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四回

積仇恨喚鷲

一臨江



第二十二回

凌雲劍

氣月下

決雌雄



朱鳳竹繪

第二十三回
惡貫滿盈
難逃一死



第二十四回
危中得
勝全仗
吉祥

第二十五回
佛地招蒼徒範福



朱鳳竹繪

第二十六回
建蝶離家
藝成十載



第二十七回
鬼女查
英雄一
場水戰



總捕馬寓

第二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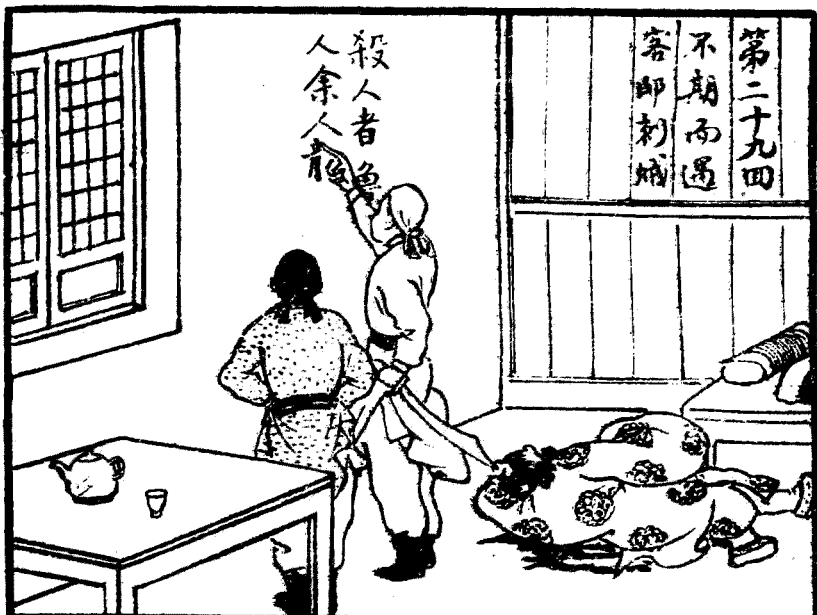
俊羅芳急
魚沼逢兜



君平

第二十九回
不期而遇
客即刺婿

殺人者
人余人也



第三十四回
守冰霜
故老空門



朱鳳竹繪

第三十一回
誰名盡
王僕逞凶



第三十二回
遺事論
師力奇
人方語



新編俠
義小說

大明奇俠傳

張崇典著

第十七回 得秘訣離師作嬌客 施巧計縱婦戀奸夫

話說鬧海神鰲魚成龍。設酒款待胡三姑姑。酒至半酣。說出一番話兒。在席的人聽了。都是深敬胡三姑姑俠義可風。小子一掉筆兒。又得從頭寫起。說在相離濟南府城南城城外十餘里。有個小小村集。喚做鑛鐵村。村上的人家。全是鑛刀槍武器的舖子。自來齊魯之境。民風强悍。使槍弄棒的。到處皆是。擴悍一流。更是一言不合。便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算不得一回事。民風既好武。這種鑛刀槍武器的舖子。都得鑛造考究。互相爭勝。要是有個鑛練能手。舖主全得重金羅致。爭相延聘。鑛鐵村上的這種舖子。更比他處考究。村上望衡對字。有兩家大舖子。很有名。一家喚做齊利興。通稱齊家老店。舖子前高懸一口明晃晃的刀兒。尙是祖上的手澤。却爲精練成功的好刀。雖有顧客出了重金。向店中購賣。也不肯脫手。一來保存先人遺物。二則借此作爲幌子。好比

目下的商標一般。因此又有人將齊利興舖子。喚做了單刀齊家。這一來。到鑛鉄村買武器的顧客。凡是買單刀。都向齊利興購買。一歲之中。鑛出的單刀。便也獨多。在齊利興對門的一家舖子。喚做武有成相傳也有三代。通稱都是武家老店。鑛練出的刀槍劍戟。恰是出色當行。不下於齊利興。可是營業的比較。却此盈彼絀。不如齊家老店發達。尤其是鑛出的單刀。稀有顧客。都作成了齊家老店。有時齊家的單刀。不夠銷售。私向武家。拿幾口未鑛店號的刀去。顧客也道好。拿了就走。要是鑛上武有成店號。顧客却嚷着不要。甯願稍待時日。候齊家鑛成了再買。把個武有成的舖主武達。氣得乾睜白眼。引爲大辱。向各處延聘能手。煅鍊純鋼單刀。一意和齊家店爭勝。那知講求實際的人。究敵不上徒慕虛聲的人多。結底仍是勝不得齊家。反受齊利興的舖主齊國珪。挪揄。在前五年上春間。齊家店中。又新收了一個十三歲的學徒。姓畢。單名一個鍊字。黑滲滲一張油臉。雖是年輕。恰是力大。進店拜了師父。第一年上。很能用心學習。生性也甚靈通。一學便會。一說就知。齊國珪倒是歡喜。暗下向人誇讚。這個畢鍊。將來又是

齊家店中一個好手話兒傳入武達耳中更是納悶誰知畢鍊到了第二年上忽地性情大變。白天懶得幹事。到了夜深人靜他却偷偷摸摸的拿了上好鋼鐵任意煅煉。都不依成法。宛似兒戲。齊國珪怎不要惱怒。屢次的警戒於他。兀是悛不知改。有幾遭恨極了。欲將畢鍊攆回家去。他又苦苦哀求。國珪臨了念他質地好。終是未加驅逐。忽忽過了三載。畢鍊已是十六歲了。畢鍊的一手本事。確是不錯。鑄造出的刀劍。不輸幾個老輩。國珪甚是器重於他。在理學手藝的成規。有學三年幫三年的定章。畢鍊當然難免此例。到了十九歲春間。循例滿期。國珪特地設了一席酒。請畢鍊上首坐。自和幾個老輩下首陪飲。賀他成功。酒至半酣。國珪便提出聘書。滿意畢鍊一口應許。在店出力。畢鍊却離座而起。向齊國珪雙膝跪下道。俺承你老人家培養了六載。本應替你老人家効勞一世。叵奈俺家母親。在二年前。已和俺配了一門親事。早允許了那家。在此處滿期之後。即在那家幫做。聘銀早已收受。請老人家原諒這個。說完話兒。在地上梆梆的叩了四個頭。齊國珪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良久纔道。你母親給你定的那一家親。

兒。畢鍊答稱便是對門武有成武達的女兒。國珪一聽這兩句話。頓刻大怒。面色一沉。冷笑了道。原來是那家。好得很。齊某自悔瞎了眼兒。錯去了一個好女婿兒。說着離席而走。這一席酒。便不歡而散。次日畢鍊也一肩行李。回家去了。對門的武達。瞧得清楚。好不欣喜。原來武達在知道了畢鍊手段不弱之後。輾轉尋思。得知畢鍊尙有一母。畢鍊却又事母甚孝。便得了一個計較。他本有一個女兒武媚兒。長得也有六七分姿色。年已十七。尙未字人。便親至畢鍊家中。和畢母相見。願將女兒給與畢鍊。畢母原因家境窮困。畢鍊日漸長成。無力議婚。既有這個好岳家。怎不允許。武達却命畢母暫勿宣揚。私下定了這門親事。不時就暗給銀兩衣米。補助畢母。待到畢鍊六載滿期。畢母方始和畢鍊說明。囑他不能相允齊家。接受聘銀。畢鍊深感武達補助其母。重青於他。知己之感。義不容辭。這次便拒絕了齊國珪。次日回家不久。武達已接踵而至。袖出金銀。囑畢家母子準備一切。卽欲擇日送女成婚。兩下忙碌了數天。到得吉日。武達便將女兒送去成婚。洞房之夕。畢鍊見新人武媚兒。長得俊樣。更是心感武達。燕爾之餘。武媚

兒却向畢鍊道。一待滿月。就得上你岳家做事。終須用出六載苦功。在齊家店學得的。本領。相助了俺家。把武家老店的名聲。高出齊家店。畢鍊捧着媚兒嫩頰。親了一下道。娘子放懷。齊家舖子中的煉師。俺都不在眼內。娘子可還不知道一件事呢。俺已學得齊家老店的真秘訣。便連齊老頭兒也沒知這個訣竅。媚兒笑着道。這話哄誰。我可不信。他家沒有知道秘訣的人。你從那兒學得的呢。畢鍊在高興當兒。便一個字不打謊的說出。原來他在進了齊家店學藝的第二年上。一天無意之間。在堆置廢物的堆中。檢得了一本破碎書本。畢鍊原是識得幾個字。見破碎的書面上。寫有齊氏手錄。隨手展開。仔細一瞧。却是煨煉秘訣。怎樣規火候。怎樣加焯瀾。都條陳分明。纖細羅列。喜得畢鍊心花怒放。便日夕暗暗研究。日間恐人起疑。趁着夜深。依訣試驗。因此屢受齊國珪的責罵。經了五載苦功的試驗。鍊成了一口刀兒。便知成功。媚兒聽了這一回事。仍是笑着不信道。依你講。還是得的齊氏秘訣。怎的此本秘訣。不由齊國珪珍藏。却給你從廢物中檢出呢。畢鍊笑道。這却俺也不解。好得有憑證在着。說話之時。一伸手在枕

底拔出一口尺餘的短刀。寒森森光閃閃映人毫髮。媚兒是武器舖主的女兒。那有不知好歹的理。見了那刀。不禁喝了一聲好。端的不錯。依我瞧來。竟比齊家做幌子的那口刀兒好。畢鍊笑道。好眼力。合似畢某的娘子。兩人一笑之間。分外繾綣起來。小子却須交待畢鍊所得的那本書兒。乃是齊國珪的祖父齊遠山所記。當年的遠山的是一個超羣拔粹的煨鍊名師。齊家店前的那口刀兒。便是遠山所鍊。祇因遠山的兒子小山娶了媳婦兒之後。很不能盡孝道。遠山一氣之下。在臨死的時候。將生平記下的煨鍊秘訣。沒有交給小山。日子一久。此書到了廢物堆中。合該畢鍊幸運。得了此書。待到滿月之後。畢鍊和媚兒同至岳家。便留在那兒。將畢母也遷到了武家老店。畢鍊開始相助了武達。煨鍊刀劍。却將五載苦功。私下煉成的那柄短刀。懸在店前。作爲幌子。此刀一掛。竟將齊利興的那口刀兒。比下去。咧。說也奇怪。從此齊家店的營業。一年衰敗一年。把個齊國珪。氣破了肚子。眼看着武家興旺發達。奪了他昔日的威風。再將武家店的出品。細細研究。確較昔日更精。探聽之下。說是畢鍊別出心裁。用新法煨鍊而成。

越發悶悶不樂。這年國珪的兒子齊章法娶了一房媳婦。却是米家村米豐登的女兒。闔名兒喚做米巧娘。長得人也俊樣。性兒溫柔。且是乖巧過人。嫁了過來。小夫妻倆相敬相愛。甚是和篤。巧娘見他的公公長日價愁眉不展。喚聲嘆氣。私下盤問章法。知了底細。巧娘便嗔章法不長進。姓畢的人既是俺家舖子中的學徒。他有能耐。想出新法煨煉。你也是一個漢子。就該用些心思。在出品上考究咧。章法向巧娘吐了一口道。娘子祇會有嘴說人。要是你有能耐。將姓畢小子的煨煉法兒探得。俺在十二歲上。便下苦功。學習到得如今。整整八個年頭。自問不比姓畢的弱。得了他的訣竅。準使他不如俺。巧娘笑道。你這幾句話兒。把我朦住了。姓畢的在俺家舖子學出的本領。就有新法。也不離舊規。還有什麼訣竅哇。章法却道。姓畢的在俺家舖中學藝。行動透的怪異。有好幾次了。給俺在沒人處撞見。他終在低了頭。偷瞧什麼。見了俺時。又慌慌張張的藏着跑掉。問他也不肯實說。因此俺却疑他一定有訣竅。詭稱新法罷咧。巧娘沉吟了一回。嗤的笑道。你要我探出姓畢的訣竅。事兒也不難。可是你辦不到哇。章法笑問緣由。

巧娘臉兒一紅。湊在章法耳上。如此這般的說着。章法哦了一聲道。娘子你能。巧娘點頭道。祇要你願。章法雙膝跪倒在巧娘面前道。娘子真能。俺也真願。巧娘笑着扶起章法。從這天起。巧娘便濃裝艷抹。扎扮得似花兒一般。他的俏樣兒本是受看。再加一裝飾。越發俊俏。時在店舖門前。穿鶯掠燕似的走俏步。滴溜溜的眼風兒。却飛向武家店內。在畢鍊黑臉上亂轉。這一來。頓把畢鍊引得心蕩。日子不久。竟是兩下眼波兒傳情。恰似有了心一般。沒有半個月。畢鍊竟是私下溜入了巧娘房中。羅襦解處。魂消真個在興高的當兒。巧娘倏的嬌笑了。道。畢郎。真的別在俺們娘兒們前打謊。依實的說。你可是武達的女婿。畢鍊不禁失笑道。好姐姐。怎的說。俺不是武家的女婿。倒是姐姐的女婿。巧娘啐了一聲道。打量人還不知。你們武達的女兒。從小就有個女婿。在武家一處。沒多一年。就死了。纔送給了你。畢鍊慌道。沒有這回事。巧娘笑道。有與沒有。都和我相干。祇是武家舖子有了你。這個好女婿。發達得很快。我聞俺公公道。畢鍊的本領。確是不错。有新法兒想出。我就暗笑俺公公。真是個呆子。偏會受人哄。畢鍊問道。怎

的受哄。巧娘道：你打量人家都是呆子。那裏有什麼新法。你能想出。門前懸那的口短刀。定是他處買了來。作爲幌子。抬高了你本領。可是不是。畢鍊不禁失笑道：那有這種話。刀兒却是畢某煉成。新法却是舊法。你可猜得了一半。巧娘暗暗失笑。又裝做不信道：更是屁語。那有照了舊法。煉得這口刀兒。畢鍊脫口道：依實的和姐姐說。這口刀還是在這兒煉成的呢。巧娘吃驚道：你的話兒越說越不對了。我可不要聽咧。說着一併腿兒道：替我滾罷。下次休來。畢鍊這一急。比了什麼都慌。忙道：好人。快別如此。俺令說真話。在這當兒。將根底兒一齊說出。巧娘倒抽了一口涼氣。他的本領原是這兒偷了去的。便宜了這個小子。我又給他偷了去。更佔便宜。索性搖着頭道：你這種話兒。更是一片哄人話兒。畢鍊真急道：姐姐再不信。俺將那本書給你瞧。便知俺是真是假。巧姐不由的暗喜萬分。便逼着畢鍊。明天晚上帶來。好在他們父子兩個。買料去了。沒人知道。畢鍊戀奸情熱。到了次夜。又來私會。果將那本書兒帶給巧娘瞧。看巧姐瞧了一瞧。順手塞在枕下道：誰耐煩瞧這種書兒。和你說笑罷咧。畢鍊更是不疑。正和巧娘熱鬧。

當兒。驀地房外衝進了齊家父了。將兩人揪下榻兒。舉刀待劈。畢鍊和巧娘苦苦哀求。齊國珪早將畢鍊右臂挾住。齊章法刀兒揮處。將畢鍊的大拇指食指斬去。這一來。頓使畢鍊成了廢人。雖是留得性命。可不能再行煅鍊刀劍了。原因煅鍊刀劍。運動淬鍊。令恃拇指食指。兩指損去。便無能爲。畢鍊當時痛倒在地。却給齊家父子昇在武家門首。回身入內。巧娘將齊遠山的秘訣書兒交出。父子兩個頓時大悅。巧娘却搶了一口刀。便待自刎。章法伸手搶住。慌問原因。巧娘泣道。我已失身於他。怎能苟活。累你家蒙醜。國珪和章法。雙雙跪倒道。這是你的一片苦心。替俺齊家出力。你若一死。俺們父子兩個也不願活咧。巧娘原無必死之心。借此落場。從此齊家父子遵着祖傳秘訣。鑄刀鑄劍。重振舊業。武家老店。却因畢鍊拇食兩指已斷。秘法又是失去。雖能口中傳述。使他人從他學習。究要遜色不少。日漸又是營業不振了。武達氣憤而死。武媚兒也因畢鍊自取其禍。連累他家。竟落髮爲尼。不上一年。武有成舖子歇閉。畢鍊憤走他鄉。從此齊利興稱霸了鑄鐵村。營業蒸蒸日上。可是齊章法的對待米巧娘。却一天淡似一天。

齊國璋也不將媳婦兒瞧在眼中。不久竟給章法娶了一個妾。喚做柳鶯兒。長得妖妖
嬈嬈。煞會媚人。章法寵愛無比。將米巧娘更瞧低了。巧娘這纔真的氣苦。待欲自盡。又
給齊家父子攔阻。送回了米家。反說他怎樣和人有奸。怎樣在家吵鬧。米豐登在氣惱
頭上。也將巧娘攆走。不準回家。齊家父子交去了人。脫却己累。早走得老遠。米巧娘一
肚皮冤苦。無從聲訴。自悔當時不合生這種主意。害了武家。臨了受此難堪。他本蓄意
求死。到此更是去死愈近。在一所林子跟前。解帶自縊。欲知米巧娘生死如何。且待下
回交待。

第十八回 米巧娘兩番遇救 魚大郎一計成功

話說米巧娘被夫家退回。母家拒絕。一肚子冤苦。無從伸訴。進退無門。便在樹林跟前。
解帶自縊。正將帶兒扣上樹枝。伸頸套入之時。早給一人自後拉定了道。嫂子幹什麼。
巧娘回頭瞧視。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娘兒們。身上却是鄉村人裝束。便拭淚道。姑娘休

來攔阻。除掉一死。沒有他路可走。那個娘兒笑道。癡嫂子。世上有成千成萬的小路。大道。那一條不能走。你偏向死路上走去。可不是冤透了人。巧娘聽着。不由的暗唾了一口。人在背晦的當子。自盡死路。還得遭人家說不是。便憤憤的道。姑娘可不知我的冤苦呢。死了乾淨。那個娘兒又笑道。嫂子肚中的冤苦。我本不知。祇要你說得明白。自能給嫂子找一條生路。走巧娘便將始末情由。說了個詳細。那娘兒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受了這樣冤苦。不設法報復。反要自盡。癡嫂子的。是錯啦。還不要緊。俺便是胡三姑姑。你可知道。巧娘不禁啊啞了一聲道。姑娘便是胡三姑姑嗎。小婦人的冤苦。全仗姑姑咧。說着。早已拜倒。原來胡三姑姑在鑛鉄村米家村一帶。頗頗有名。他是單身兒一個。人在破廟中留歇。說是賣唱的娘兒。在初到米家村的時候。有幾個混混。見他長得俊樣。又是孤身宿在破廟內。一天傍晚。同去了六個人。滿想熱漉漉的鬧一下子。那知人家厲害。一個個跌得面目青腫。手脚痛楚。逃了回來。從此沒人敢去惹事。胡三姑姑反去相干那些不平之事。這一來。胡三姑姑頓刻響了起來。他在這兒地面。已有月餘日。

子有人問他姑姑不向熱鬧的大市口賣唱。在這兒小村集能有多少錢掙。胡三姑姑答稱。俺要掙錢。也不向這兒來啦。人家便知道他另有原因。詢問於他。老是不肯說。問他是那兒人。叫什麼名兒。他也搖頭不答。那些人都目他是個奇人。這天胡三姑姑救了米巧娘。將巧娘從地下扶起了道。俺本待離了這兒。既碰到嫂子。又得多留一天。咧當下攔了巧娘。同至那所破廟之內。問明了齊利興的內裏情形。到得晚上。胡三姑姑扎束停當。喚巧娘先行安睡。他便出了破廟。施展夜行術。不多時。已到鑽鉄村齊家老店後牆。飛身躍上。翻登屋面。找至齊章法臥房之上。輕身躍落。見室中燈光未滅。伏身窗前。舐破紙窗。向內瞧去。却見章法的愛妾柳鶯兒正在洗足。章法蹲倒了身子。替鶯兒揩抹。胡三姑姑氣望上衝。嘴中噓溜溜一聲鬼叫。室中的柳鶯兒嚇得變了面色。道大郎聽聽。陰慘慘的什麼叫。章法站起身子笑道。有什麼叫。還不是鳥兒麼。說着話時。窗外又是噓溜溜一聲。接着室中的燭兒。竟是搖搖欲滅。原是胡三姑姑在窗外運了一口氣。向破處吹入。做成的鬼張致。這一來。柳鶯兒嚇慌了。赤着水淋淋一雙脚。逃上

睡榻鑽入了被窩中。抖個不止。章法也有些害怕。喝了一聲。自壯胆兒。在牆上摘下一口刀。走至窗前。將窗兒開啓。伸頭向外瞧視。迎面黑影兒一晃。一陣風沙。迷了雙目。不能睜視。哽脖子上覺得冷涼的一來。章法疑是刀兒着了嗓子。不禁哎喲一聲。翻身倒地。嚇暈了過去。實則胡三姑姑原沒帶刀。冷涼的一來。却是胡三姑姑一支手。在一口水缸中浸了下子。在章法的脖子上。一叉。竟把他嚇暈了。胡三姑姑便躍入室中。拾起章法的刀兒。好姑姑一掙章法禪兒。起刀在他膀間一揮。早去了這們一段。回身便走。找到齊國珪室外。他又換了一個花樣。舉手在房門上叩了幾下。室中的國珪。尙未安歇。拔門啓門。却不見有人走入。國珪好不詫異。擊了燭臺。出房察看。脚下一絆。翻身跌倒。火兒熄滅。眼前漆黑。國珪正待扒起。背上早給胡三姑姑一腳踏定。按着頭兒。嚓嚓的兩下。已將國珪雙耳削去。國珪也就痛暈過去。胡三姑姑纔將刀兒丟掉。翻上屋面。自回破廟。走至巧娘臥處。已不見了踪跡。胡三姑姑不由的怔住了。連喚幾聲米大嫂。也沒答應。便知有變。出廟找尋。却在廟前一條岔路口。檢得一支鞋兒。明是巧娘所穿。

胡三姑姑便向岔道上找去。原來米巧娘在胡三姑姑走後，一個兒那裏敢睡。又沒有燈火。這種廟宇，本就陰森森的所在，更兼破舊荒涼，越發透着陰魅魅。米巧娘不由的害怕萬分，再也不敢在內安睡。摸出了破廟，守在廟外，待胡三姑姑回廟，不防三姑姑未回，却先來了一個米巧娘命宮中磨竭的畢鍊。畢鍊在武家老店歇之後，離了鑛鉄村，混了一陣，累得金盡衣敝，便又暫回鑛鉄村。一打探之下，纔知他的老母已隨了武媚兒，在一座青蓮庵中做姑子了。畢鍊白天也沒臉前去。這天晚上，便向米家村而來。青蓮庵原和那所破廟相近。畢鍊行經破廟時，瞥見廟前站了一個女子，先吃了一驚，疑是鬼魂出現。米巧娘驀地見了畢鍊，不禁脫口喊了一聲「哎喲」。畢鍊纔認清不是他人，正是累他家破人窮的米巧娘。冤家路狹，分外眼紅，惡狠狠奔近巧娘身，起手一掌，將巧娘打了一個斛斗，跌倒在地。鞋兒便丟了一支。畢鍊原欲即將巧娘害死，一個轉念，却將巧娘挾在脅下，飛向青蓮庵前去。巧娘早就昏了，任畢鍊挾至青蓮庵門前。畢鍊見庵門已閉，舉手叩了一陣子。庵中的女尼，尙未完夜課，沒有安睡，開門啓視。

見畢鍊衣衫破碎。挾了個女娘。一怔之間。畢鍊已是奪門而入。奔上佛堂。畢母和武媚兒。正跪倒佛前誦經。畢鍊心上一酸。淚如雨下。將巧娘擲在地下。跪伏在畢母之前。放聲痛哭。畢母見兒子這般狼狽。又見他帶來了米巧娘。不禁怒叱道。此是清淨佛地。你將這種淫賤婦人帶來作甚。我已沒有你這個兒子了。快給我滾了出去。畢鍊哭着道。俺們都受了賤婦的愚弄。方才恰給俺撞見。帶至此處。待問母親和娘子。怎樣處止此人。洩俺們憤氣。武媚兒冷笑一聲道。姓畢的。你快帶他出外。俺們兩個出了家。不問俗事的了。你去怎樣擺佈他。俺娘兒倆都不相干。畢母也是這般說。畢鍊見婆媳兩人拒絕了他。祇得挾起巧娘。出了青蓮庵。巧娘已是蘇醒。張口呼援。畢鍊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將頭掙倒在地。扼住巧娘咽喉。堪堪胡三姑姑趕至。一腿飛處。畢鍊已跌了出去。三姑姑將一支鞋兒給巧娘穿上。畢鍊扒起身子。他却認識胡三姑姑。拍腿便跑。巧娘含淚起立。三姑問知前情。笑着道。原來就是畢鍊。這小子也真的冤苦了。不能怨他咧。當下仍和巧娘回至破廟。即將怎樣處置齊家父子的事。說給他聽了。巧娘泣

着道。小婦人的冤苦。雖已稍伸。可是後日就難咧。胡三姑姑笑道。俺帶嫂子走就是。巧娘沒得話說。反問三姑姑待上那兒去。胡三姑姑答稱。找個人去。却不說出找什麼人。次日。兩個兒認了姑嫂趕路。一路上仍是賣唱。這天纔到了醉仙居。魚成龍石賓。丁氏弟兄。都覺胡三姑姑可敬。祇是三姑姑的身世。仍是不肯說明。小子也得攔他一下。且待日後交代。看官們莫說小子賣俏哇。閒話休多。書歸正傳。胡三姑姑和米大嫂。喝了一回兒酒。不及終席。告辭而走。魚成龍取出一百兩銀兒相送。三姑姑也不稱謝。拿了就走。丁人虎又咕着道。俺的眼中瞧出。這個胡三姑姑。端的脫不了江湖上式樣兒。他的話。準是一百個哄人。誰又見來。人龍却道。這且休論。石兄此番拜望魚哥。原有正事相懇。成龍便問何事。石賓說出大麻湖的始末。成龍一拍胸子道。石大哥放懷。全在小弟身上。石賓稱謝。重又歡飲。待到席散。已在初更。一宿無話。到得次日。丁氏弟兄。也隨同了石賓魚成龍。雇了兩條小船。直向大麻湖前去。舟行一日夜。這天清晨。已是到了大麻湖中。魚成龍便命搖入蘆葦深處。沿岸過去。那時恰值任老頭兒坐着浪裏鑽。向

水寨而去。石賓瞧見了浪裏鑽，便對成龍道：「那條便是賊船。」成龍道：「來得好。」便命抄上前去，攔在浪裏鑽迎面。石賓待到船頭接近，躍上浪裏鑽，金鋼揮處，梢上的嘍兵中鏢落水。那條浪裏鑽便在水中打旋。魚成龍嘆的聲躍至船梢，拾槳鎖住船兒道：「石大哥，留下一個活口，好探消息。」石賓道：「是。」祇將鏢兒向任老頭兒揚着道：「你敢呼喚，便送性命。」任老頭兒一縮脖子，聲張不得。魚成龍道：「湖面上不便停留，仍向原處去罷。」說着，飛揮輕槳。那條浪裏鑽似激箭一般，飛入了蘆葦深處。那條小船也隨後搖入。石賓纔喝問天白：「你們水寨中，在前天擒得的五個娘兒們，現在何處？」他們怎樣了？」任天白聽了這幾句話兒，心頭轉是安定了不少。遂將他的來歷說明。石賓等方才明白。魚成龍却拍掌道：「有啦。俺們怎不如此這般，混入水寨。」石賓和丁氏弟兄都稱使得。卽和任天白商議，要他相允。任老頭兒却道：「祇須小妾到手，不要誤了老朽。」全憑四位安排。當下魚成龍改裝了船戶。丁氏弟兄却算任老頭兒的姪兒，保護了他前去的人。却因石賓的面目，已給他們認清，不便同去。和兩個原船上的船戶，守在蘆葦中等候。一面教了任

老頭兒幾句話兒。四個人坐了一條小船。直向大麻湖湖心前去。到了湖心。瞥見那首靠岸。有條小船蕩出。船梢上一個漢子。輕揮着槳兒。迎將上來。魚成龍早亮着嗓子喊道。前面的大哥。俺們是牛兒集任先生的船。借問元帥的水寨在那兒。那條小船原是巡哨船兒。聽成龍這般說。毫不動疑的道。你們自己船來的嗎。元帥派出的船隻。和你們錯過了。來來來。隨了俺家同去。成龍答應一聲。隨着那條小船。一路留神水路。認清方向。從交魚灣岔進內湖。到了蘇節水寨前面。那條巡哨船兒上的小頭目。令喝停候。他却靠近蘇節大船。跨上船去。魚成龍和丁氏弟兄。細細一瞧。見水寨扎成梅花式。大小戰船。四圍密佈。旗幟飄揚。十分威肅。倒也暗暗吃驚。不多時。那個小頭目出艙喊道。元帥相請任先生。魚成龍將小船靠近大船。停下。揚聲道。老先生的銀包。給俺提上去罷。說着一縱身。躍上大船。丁人虎先行跨上。丁人龍攙扶着任天白。口中却喊着叔父小心了。便一同踏上船去。四個人即待先後進艙。早給艙門前兩個守卒攔阻着道。元帥相請任老先生一人。餘人不用入內。任老頭兒早由魚成龍教就。便哈着腰道。老頭

兒年邁了。脚步不便。這是兩個姪兒。向是陪着同行。指着魚成龍道。他是船子。替俺提銀兩入內。便須出外。說着一陣咳嗽。丁人虎早握着拳兒。在任老頭兒背上輕輕敲着。人龍却伸出一手。在老頭兒胸口摩撫。兩個守卒見了這般形景。不禁笑道。老頭兒這般不中用了。好好下去罷。丁氏弟兄便扶了任老頭兒下艙。魚成龍提了銀包。隨後走入進了中艙。便是蘇節理事之處。艙門跟首。兩傍分站八個梢長漢子。各執利刃。挺立護衛。見四人到了近前。將刀一舉。又攔住了道。任先生一個兒進見。任天白大聲道。忒地這般鬼張致。老朽早已說了。兩個是俺姪子。一個是俺船家。都是自己人。又沒有官中人員在內。到此擒你們元帥。阻三阻四的作甚。蘇節在內聞話。喝讓他們入內。纔得走入中艙。卽見蘇節靠着一張桌子而坐。身材並不高大。身上穿着紫色錦袍。頭載萬字巾。脚上一雙魚皮靴子。小圓兒臉。濃眉秀目。相兒長得不錯。任老頭兒搶步上前。打着一躬道。元帥在上。小老任天白。準如台命。攜來三百兩銀子。贖取小妾。魚成龍喝着。一聲。銀兩在此。早將銀包。向蘇節面門擲去。蘇節閃避之間。丁氏弟兄各已亮出短刀。

躍至蘇節左右。喝聲休動。各將蘇節兩臂挾住。待到艙外守衛之人。聞聲搶入。見明晃晃的短刀。已架在蘇節的脖子上。任老頭兒却軟倒在椅上。魚成龍揚着手中短刀道。你們快將彭家寨的五位娘兒們。和任老先生的姨娘送出。俺們便饒了你們元帥的性命。蘇節聽了這幾句話。不禁哈哈大笑。虎無喪人意。人有喪虎心了。魚成龍等通沒理會。早有小嘍兵奔至程氏大船上稟報。程氏大大吃驚。卽向孔氏求救。孔氏聞知有人到來。擒住了蘇節。知道定是石賓請人到了。便笑慰程氏道。大娘休慌。若是彭家寨的人物。俺不令他們難爲。元帥就是待俺前去瞧瞧。當下卽和程氏一同到了蘇節大船。走入中艙。一瞧來者四人。俱不相識。原因丁氏弟兄。祇和林英玉彭鳳珠。在最高峯時相見認識。和孔氏却沒有會過面。因此各不相識。蘇節却向程氏道。大娘你瞧瞧俺們一片好心。倒成了這一來。豈不可笑。孔氏接口道。元帥放懷。有老身在此。當下便向魚成龍等笑着道。英雄等從那裏到來。老身便是孔氏。山西燕石賓。卽是老身的女婿。孔氏說了這幾句話兒。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十九回 歷劫餘生羣英聚首 出奇故事四座低頭

話說孔氏說明石賓是他東床嬌客。丁氏弟兄和魚成龍聞聽之下。猶恐有詐。丁人虎搶先喝道。既是彭家寨的媽媽。俺們石大哥的嫂子。怎不出外和俺們相見。孔氏知道他等懷疑。急將鳳珠英玉抱病甚重。幸得此間元帥情重。如此這般。哄得任老先生到此治病。那知任老先生却和三位英雄改裝到來。俺家的石公子又到那裏去了。却不回來。丁氏弟兄和魚成龍聞知底細。趕忙鬆了蘇節。向他道罪。任天白更怔住在椅上。遂由丁人龍將一切情形。稟明孔氏。又向任天白道。老先生放懷。且請留此診病。待到了結。安送先生和尊寵同回便是。任老頭兒唯唯應允。蘇節一面命手下安排筵席。一面請孔氏帶同任天白。前去視病。且知石賓尚在湖濱蘆葦中等候。卽挽魚成龍前去。邀至相敘。任老頭兒隨孔氏到了程氏大船上。診視林英玉彭鳳珠。先和愛妾嬌嬌見了面。嬌嬌盛稱甚得優待。囑他好好診治。任老頭兒見玉人無恙。心上大喜。便盡心替

林彭兩人治症。切脉畢後。任老頭兒纔憶及來此準備贖人。祇帶銀兩。未攜藥箱。便命打發嘍兵。趕往牛兒集。任醫家中取去。這時石賓已由魚成龍邀至水寨。和蘇節相見。蘇節立命開筵。又請任老頭兒一同飲宴。宴畢。丁氏弟兄和魚成龍告辭回去。石賓便留在水寨。等候林彭兩個病愈。再行啓程。林彭兩個。幸得任醫悉心診治。兩人先後告痊。已是滯延了二十餘天。任天白見已事畢。便請告回。蘇節相贈了一百兩銀兒。命嘍兵送任醫。嬌嬌兩人上岸。歡然回去不題。石賓等隔了一日。也拜謝告辭。蘇節撥一條大船。相送他們。到了山西韓家莊附近登岸。石賓先行趕至韓家莊。和衆人相見。叙說未了。孔氏等人已至。韓能命管家撥三百兩兒。賞給相送的嘍兵。石賓也修書一封。交與嘍兵帶回。衆人到了此時。重又團聚。各自心安。隔了一日。林英玉便產下一雄。呱呱墜地。發音洪亮。頭角崢嶸。的是英物。三朝設宴。十分熱鬧。正在暢飲之時。陸地飛仙司馬平。翩然到來。見衆人無恙。禁不住掀髯怪笑了多時。又連傾三大觥。陡的怪目一翻。道了聲何雲亮吓。却又縮住不言。毛定珍趨至司馬平膝前跪倒。將何雲亮等三人夜

屠毛家莊。全莊死於非命之事說出。要求司馬平報仇雪恨。司馬平不禁打了一個哈哈。將定珍扶起道。何雲亮呀。這一來。你就大錯了。待至來年最高峯上。毛姑娘當衆宣出此事。準使相助何賊的人。散走大半。他此次邀請能人相助。全將毛姑娘一人。作爲他幌子。他暗下這個毒手。已是自相矛盾。行俠仗義的人。那一個再肯相助於他。衆人聞言。都點頭稱是。楚玉却問司馬平。此番又邀到了何人。司馬平道。又有三個能人。一是江西萬里鵬朱柏老人。一是江南苦頭陀了了大師。一是雲中鳳朱三姑姑。石賓便笑着道。道長說了朱三姑姑。俺便記起了徐州相會的胡三姑姑了。此女行踪詭異。不知究是那一路人物。司馬平一翻怪目道。胡三姑姑嗎。他便是朱三姑姑的師妹。他們都是峨帽神尼的徒兒。尙有兩個同門。一是徐三姑姑。卽爲雲母山擒龍聖手追風子徐朗大法師的妹子。一是金三姑姑。這四個人。都有超羣的本領。就中胡三姑姑。最稱慧黠。常在人間遊戲。行踪的是詭奇咧。韓能笑道。怎的這們巧。他們四個兒。都是行三。司馬平道。傳聞不是都行三。原因他們四個兒在藝成之後。各立三條主意。終身遵

守。隱去其名。各以三姑姑爲號。惟上冠姓氏。以示分別。講到四個人的外號。朱三姑姑號稱雲中鳳。飛行本領。可稱女俠中手屈一指。胡三姑姑號稱青女狐。因他變化莫測。狡黠多能。徐三姑姑號稱閃電娘娘。劍術最精。來去如電。金三姑姑號稱小伽藍。常作道姑裝束。丰神俊秀。飄飄欲仙。微聞形止不檢。頗涉淫蕩。却是美中不足。衆人聞言。亦皆稱是。酒席將闌。廳外吹入一股寒風。燈燭搖蕩之中。當筵站定了一個道人。醉顏酡然。拈髭笑道。小道遲來。理該罰酒。說着話兒。便將席上的餘酒。傾倒一空。此人正是醉道人趙虛舟。司馬平一翻怪目。霍的站起了道。師弟來得倒巧。俺也到此未久。此番有多少能人。給你網羅到手。趙虛舟半睜醉眼道。世上有多少能人。肯受人網羅。小道祇聘到了一尊人物。便夠壓倒元白。你猜是誰。說着話時。又有一陣微風吹入廳上。司馬平却笑着道。你快說罷。究是那一個。值得師弟誇張。趙虛舟拍掌笑道。人已到了眼前。你還不知道嗎。司馬平和衆人都吃了一怔。驀見正中一席酒的桌子下面。鑽出了一個身不滿三尺的矮老頭兒。鬚眉如銀。禿頂上一圈髮兒。却又烏黑如漆。發着洪鐘般。

話聲道。不作座上客。反成席下狗。韓家公子。莫道老頭兒不知禮數。司馬平早搶至矮老人面前。雙膝跪下道。弟子不知老人家法駕到臨。有失遠迎。這纔是不知禮數呢。韓能和衆人見司馬平這般敬重於他。不由的全行離席。上前致敬。司馬平却對大眾道。這位便是人稱一陣風的前輩老英雄張玄子。衆人方知張玄子煞是名不虛傳。廳下有着不少耳目。他到了桌子下面。竟一個人沒有知道。這不是驚人本領嗎。韓能卽命重設筵席。款待張玄子。趙虛舟司馬平又將何雲亮夜屠毛家莊的事。說給張玄子聽了。玄子兀是不語。祇和趙虛舟兩個搶酒喝。喝夠多時。張玄子纔將身上所穿的大布袍袖。抹了抹油嘴道。何雲亮這般這般可惡。難怪你要和他過不去。醉趙拉俺來此。說你說不定在這兒。倒給他猜準。俺本到山西有件事幹。這裏有不少英雄在着。很好很好。老頭兒便得借重咧。司馬平等詢問何事。張玄子一搔禿頂道。這兒離太原不遠。可是有個蓮花洞。韓能接口道。有一個蓮花洞。玄子拍着桌子道。便是要請到這個這個所在。幹一件事。待老頭兒瞧瞧。那幾位有緣前往。說着轉着他一對精神飽滿的眼珠。

在寸長睫毛之內。射向席人衆人。第一個便瞧中了楚玉。接着石賓。韓能。彭月泉。鳳瑤。毛定珍。葉青芙。鳳珠。邱剛兄妹。他道都有緣。都有緣。却指着神機妙算子彭如賓道。祇是這一位無緣。不必前去。如賓暗暗睡了一口。微笑不語。司馬平一翻怪物道。不知你老人家要幹什麼事。還得早些說明。張玄子便整衣危坐。說出一番話兒。原來蓮花洞中。藏有一個賊人。叫做馮道成。此人原是碌碌之輩。不是爲重。在他身上。却有一件異寶。張玄子雅能覘氣。初時馮道成在洛陽犯罪。被禁獄中。玄子於北邙山上。夜見寶氣亘天。起自洛陽城中。次日便入城探訪。纔知發在獄中。時道成已定死刑。玄子因離秋決的日子尙遠。又向他處雲遊。待至相近行刑之日。玄子重至洛陽。滿想在馮道成受刑之前。取他身上一件異寶。那知入城一瞧。寶氣杳然。不禁大駭。探聽之下。方知馮道成已被能人在獄中偷出。遠走高飛。不知去向。玄子十分懊喪。知道另有高人到此。得去了此寶。在出城之際。恰和趙虛舟相遇。邀他相助。司馬平。玄子詢問司馬平何在。趙虛舟屈指一算道。說不定在山西韓家莊。玄子本欲上五台山一行。便和趙虛舟同向

山西一到了晉境。張玄子早又瞧見了寶氣。便知馮道成身上的異寶尚在。頓又起了希冀之心。循着此氣而去。纔到了太原蓮花洞所在。便知馮道成藏在蓮花洞中。這天晚上。玄子悄悄的一個兒。蹺入蓮花洞。仗着藝高胆大。諒那無能的馮道成。定能擒拿到手。且是不要喪他性命。祇要異寶得到。便是。玄子一股勁兒的欣然直入。行未數十步。突的眼前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玄子一怔之間。纔覺得有異。入洞的當子。怎的洞中異常光明。此時却又漆黑。好在身畔帶有夜明珠兒。便在懷中取出。托在掌上。早又光明四澈。洞燭一切。玄子仗着珠光。大踏步入內。口中却喊着馮道成快來見我。不防喊到第三聲時。迎面捲來一陣狂風。煞是奇異。震得洞壁上的塵土飛揚。小石亂落。風兒過處。接着便有一條大蟒蛇。雙目如燈。紅舌亂捲。向玄子昂首睜視。玄子一運罡氣。喝聲疾時。口兒張處。一股金光。飛向蟒蛇頸上一旋。金光同時。大蟒已無。地下却有一條紙剪的蟒蛇。分成兩段。玄子卽知洞中尚有他人在內。不祇馮道成一個。諒那行使紙蟒之人。便是救出道成的人了。心上這般念着。脚下仍未止步。驀聞背後一聲無量佛。

回頭一瞧之間。呼的聲不見人影。掌上的一顆夜明珠兒。却已失去。玄子頓然大怒。運着罡氣。發出一道金光。在洞中亂舞一陣。不見什麼妖異。便大聲喝道。搶珠賊逃往那裏去。再不出時。飛劍取爾首級了。話聲未畢。陡聞一股腥臭味兒。直刺鼻管。旋有一道黑氣。迎面衝來。玄子急將金光抵住。叵奈腥臭味兒。煞是難忍。玄子知是左道傍門使的穢法。恐污劍光。便給黑氣逼退。出了蓮花洞。不免自覺可笑。異寶未得。反先失了一颗寶珠。怏怏而回。到了次日正午。邀趙虛舟同往。二入蓮花洞。依舊空入寶山。未獲寶物。原因到了洞中。一無動靜。四處搜尋。也不見馮道成踪跡。趙虛舟笑道。定是昨晚給你一鬧。把他們鬧走啦。玄子却因寶氣未滅。知道沒有離開此處。却一時給他們藏過了。無從找尋。祇得重行退出。計算之下。非得多人相助。難於成功。和趙虛舟說了。虛舟卽道。韓家莊上。且去走遭。那邊很有幾個能手。說不定司馬平也在那兒。玄子道好。纔一同到了韓家莊。衆人聽了張玄子的一回事。雖覺可奇。却是很有些兒糶糊。司馬平早搶先問道。老人家所說的馮道成。身上有件異寶。不知這個異寶。什麼名目。可說給

俺們知道。支子道。這件寶物。名稱消麵蟲。在唐朝時代。有個吳郡人陸顥。原是世代儒者。陸顥自幼很嗜麵食。那知越是多食。身子却越是瘦小。待至既冠。爲太學生。一日。忽有胡僧三個。潔具酒食。登門請見。顥卽出會。胡僧等自稱生長蠻貊。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感動四夷。他們便航海而來。欲在中華瞻文物之光。因先生歲冠襜裾。莊容肅儀。却爲唐之真儒。甚願結交。陸顥謙謝。胡僧卽出酒食共飲。盡歡而散。陸顥亦不以爲奇。越十餘日。三胡僧又造陸寓。出金帛贈顥。陸顥纔覺可疑。拒而不受。胡僧却道。因先生儻居長安。似有饑寒之色。略以補助先生僕馬之費。沒有他意。請勿相疑。顥無法相拒。祇得收下。及胡僧等去。事聞於太學。太學中諸生。皆至陸寓。警告於他。道。胡人皆嗜利之徒。常因爭鹽米之微。自相殘殺。那有輕將金帛補助於人。且是太學中諸生甚多。怎的獨厚於你。定將不利於爾了。陸顥大驚。惶然無計。諸生命顥匿身他處。避其再來。陸顥便匿居渭上。杜門不敢出。隔了月餘。三胡僧又追蹤而至。直登陸顥寢室。顥大驚失色。胡僧却欣然道。先生在太學中時。我們不能盡將隱情奉告。現在此

處隱僻。當據實說了。我等追隨先生。却非偶然。實欲相求一件事兒。於君無害。於我們大有利益。陸顛慨然道。既是於我無害。請道其詳。胡僧詢顛道。先生可是性嗜食麵。顛點首道。是。胡僧笑道。先生不知食麵者。不是先生。乃是先生肚中的一條虫兒。今有藥一丸。請先生吃下。便當嘔出此虫。我們卽出重金。向先生購買此虫。不知先生可能相允。陸顛答稱。肚中若有此虫。那有不可。胡僧大喜。遂出紫色藥一粒。命陸顛吃下。頓飯時刻。顛便吐出一虫。長二寸許。色青。其狀如蛙。胡僧道。此名消麵虫。却是天下的奇寶。陸顛不信。詢問怎樣知道。胡僧答稱。初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跡得從先生而發。始來請見。結交。後見寶氣移至渭水上。尋踪而至。先生果已遷居於此。因此虫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麥自秋季始種。須至隔歲的夏季成熟。實受天地四時的令氣。此虫便也嗜食麵了。先生肚中既有此虫。便須食麵。胡僧將信將疑。乃取麵斗餘。傾在虫前。虫竟食之立盡。顛始深信。更詢胡僧此虫可作何用。胡僧答道。天下的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虫更得中和精粹。更是寶中之寶。語竟。卽將虫置入一小盒中。復將小

盒鎖入金篋。將篋置在陸顛寢榻下道。明日當來易取。遂告別而去。次日胡僧以大車十輛。盡裝金玉絹帛。舉以獻顛。約值數萬。易虫而去。陸顛自此大富。治田園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華服。遊於長安。號稱豪士。惟終不知胡僧以此巨金易虫何爲。越歲餘。胡僧又至。謂陸顛道。先生亦願偕我同遊海中。一探海中的奇寶。以之誇稱於天下嗎。先生好奇。諒願同往。陸顛大喜。卽偕胡僧俱至海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逞意氣慘遭毒手 雪仇恨活擒兇徒

話說陸顛隨胡僧至海濱。結茅爲居。一日。胡僧以油膏傾銀鼎內。又將小盒中的消麩虫。放入鼎中。鼎下用桑條火焚燒。燒至七日七夜。奇香發越。火不絕燦。薰見海波翻騰。聲如鼎沸。陸顛正在驚駭之間。瞥見海中忽現一個童子。短髮分披。身穿青襦。雙手捧一玉盤。盤中皆徑寸明珠。珠光燁燁。耀眼生花。踏波登岸。將盤珠獻與胡僧。胡僧竟厲聲叱斥童子。惶然駭懼。逡巡退入海中。隔頓飯時刻。海中又現一個俊美女子。穿霞綃

彩衣佩玉珥珠。翩翩出水。手中捧一紫玉盤。盤中有大珠數十粒。上前來獻。胡僧又怒叱之。女子捧盤而去。隔不多時。海中又現一個女子。頭戴碧瑤冠。披五色衣。雙手捧一絳色巾。巾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以此來獻。胡僧始笑而受之。卽止鼎下。焚火。女子遂退。海波亦平靜。胡僧笑顧陸顯道。至寶得咧。說着話時。將鼎中的消麵虫取出。仍藏小盒中。此虫雖經火中煉。七日夜。跳躍如初。陸顯更驚。旋一胡僧將海中獻出的珠兒。吞入肚中。謂陸顯道。先生勿懼。但執我衣帶。同遊水府。顯遂執僧衣帶。從而下海。海水壁立。豁開數步。無滴水沾衣。鱗介之屬。但辟易而去。乃遊龍室。入蛟窟。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所獲已是不少。胡僧遂與陸顯偕出。謂陸顯道。此行所得。已能致億萬的財帛了。又以珍寶數件。贈送於他。陸顯卽在南粵售去。得金千鎰。由是益富。後竟不仕。老於閩越。終世富甲巨室。胡僧的富有。更不待言。今馮道成腹中亦有此虫。豈不是件異寶。俺雖不願富稱敵國。却願得了下海神珠。一遊龍宮蛟窟咧。衆人聽了張玄子這段神話。更是相顧稱奇。祇有一人。却哈哈大笑。便是玄子說他無緣同

往蓮花洞的彭如賓。邱剛也不信玄子所言。見如賓大笑。定有原因。便向如賓詢問。何故大笑。如賓笑道。俺笑他老人家恁地胡鬧。所說的一件事兒。却是前人的書籍中所記。明是空中樓閣。那有這等異事。且是馮道成肚中有此奇寶。另有能人。已將道成藏入蓮花洞。早該取出消麵虫。入海取寶去了。怎的尙是留在蓮花洞中。等候他老人家刼取呢。俺意瞧來。馮道成身上祇有妖氣。老人家却認做了寶氣。如賓一席話。席上的邱剛。楚玉鳳環三個人。却譁笑稱是。張玄子却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們的話兒。雖是不錯。可知欲取消麵虫。先該有吐虫的藥。方能到手。且是不能硬幹。好將道成殺死。在肚中找出此虫。必須用藥吐出。方爲有效。將道成藏在蓮花洞的那人。定是尙未煉成藥兒。故將道成先行藏匿。免爲他人得去。俺也知道那人。定是一個左道傍門的妖道。欲得道成。先須殺了惡道。方能成功。如賓兀是不信。散席之時。已在天色微明。張玄子和司馬平。趙虛舟三人。却不須安歇。先往五台山一遊。約在傍晚歸來。同上蓮花洞。石賓。韓能。毛定珍。楚玉鳳。珠姊妹等人。都回寢室暫睡。祇有彭如賓。却不肯服輸。欲和

張玄子鬧個玩笑。便悄悄的在一個莊丁跟前。詢明上蓮花洞路徑。原來韓家莊種那蓮花洞。本就相離不遠。如賓問知底細。提了一口劍兒。跨騎逕行。沒多時間。早已到了蓮花洞。如賓翻身下騎。見一並共有五個洞兒。却不知馮道成藏在那一個山洞之內。且從第一洞走入。洞中並不十分黑暗。依稀可辨路徑。如賓執劍在手。曲曲折折的。將進去。行了里餘光景。當前有一石室。室門洞開。入室瞧視。闐無聲息。如賓即將劍兒。在石壁上四處亂叩。察聽聲兒。虛實以辨。有無複壁。叩至一處。聲兒發空。却是一方桌面大小的青石。如賓將劍兒插入石縫。使勁點動。砉然一聲。石壁頓現一個門戶。如賓大喜。一躍入內。纔知又是一條狹徑。向前行去。未滿三四十步路程。前面已是無路可通。祇有衣箱般大的一口石櫃。櫃中却有微聲發出。仔細察視。才見櫃面鑿有數十個小孔。就孔向內瞧視。黑沉沉不能見物。俯耳在孔上細聽。分明人的鼾聲。如賓靈機觸動。卽就孔口問道。櫃中的敢是馮大哥。卽聞櫃中有人答道。俺便是馮道成。被禁在此。你是何人。前來找俺。如賓答俺稱是救大哥來了。怎樣救你出櫃。俺却無從下手。馮道

成在櫃中道。你真的前來救我。快在櫃脚上有個虎頭的所在。一手用力按住虎頭。一手扳那櫃面。便能將俺救出。趕快這樣幹着。莫給惡道士撞來。連你的性命。也要不保了。如賓便在有虎頭的櫃脚上。一手按住。一手揪着櫃面。果是毫不費力。將櫃面掀起。馮道成即在櫃中扒出。如賓瞧他一付油灰臉兒。濃眉倒弔。雙目乾枯失神。骨瘦如柴。更覺張玄子的話兒不確。那有這樣人物。身上懷有異寶。明是受了妖氣。去死不遠的人了。馮道成見如賓將他救出。却是素未會面的一個公子爺兒。扒在地下。叩了一個頭道。拜謝公子相救。但請公子快和俺家走罷。免得惡道到來。反遭毒手。連累了公子。不是鬧玩的事。如賓笑道。慌着什麼。惡道到來。有俺送他性命。你在洛陽獄中。怎會到了此處。你須和俺說明。馮道成一吐舌子道。公子爺好大口氣。惡道能使妖法。十分厲害。俺們還是早離此處爲妙。說着拉了如賓。望外便跑。到了石室裏面。如賓却站定了道。石室中很是寬大。惡道若來。俺有仙法取勝於他。如賓一句戲言。馮道成信以爲真。便也停步不行。就鬧出了岔兒。如賓逼着道成說出此緣由。道成答稱他在洛陽獄

中本也不想再活。那知一天晚上。睡夢中驚醒。却見一個紅臉長髯的老道人。低聲和他說道。老道前來救你出獄。你且不要聲張。當時他喜出望外。那裏再敢聲張。旋見老道伸手在手脚的鐵鐐上。輕輕摩撫。鐐便開脫。卽將他馱在背上。逃出獄中。乘夜出了洛陽城。逕將他擒至此處。和他說道。你肚中有一寶物。老道特將你救出。便是爲了此物。惟因藥兒尙未配就。你須在此藏匿一時。他因心中害怕。屢次圖逃。仍給老道擒住。將他鎖閉櫃中。日給三餐。苟延性命。如賓聽了這幾句話兒。才信張玄子的話兒不虛。急道俺們走罷。正待走出石室。驀聞室外一聲無量佛。走入了一個紅臉長髯的老道人。如賓知道卽是此人。便一挺寶劍。向老道分心便刺。老道閃身避過。如賓連砍三劍。都未砍中。老道人一揚袍袖。喝聲疾時。早從袖中撒出一股黑氣。腥臭異常。如賓哎啊一聲。中惡倒地。寶劍脫手。恰是拋在老道脚傍。老道彎腰拾起。起劍向如賓心坎刺了一下。如賓便送了性命。馮道成仍給老道關閉石櫃之中。如賓的屍身。却給老道棄在山洞外面。如賓的乘騎。却是韓能的駿騎。生性通靈。見了如賓的屍身。便掙斷繫索。奔

回韓家莊。揚聲哀嘶。莊丁見了。知是彭如賓乘坐而去。此時人尙未回。馬却自歸。蹬蹄長嘶。通身汗下。煞是奇異。便入內稟報韓能。韓能等起身未久。聞報吃了一驚。急出外。瞧視石賓。楚玉。邱剛三個。相隨出外。那馬見了韓能。前蹄屈倒。哀嘶一聲。目中淚落。韓能等毛骨悚然。韓能便手撫馬頭道。彭公子到那裏去了。快送俺前去。說着。翻身上馬。那馬霍地轉頭。放開四蹄。到了如賓屍身跟前。韓能見如賓挺臥地上。不由的魂飛天外。痛淚直流。躍落馬背。仔細瞧視。見如賓臉色發青。雙目炯炯開着。猶似未死。一撫口鼻。早已氣絕。胸前鮮血。殷紅一片。韓能淚如雨下。一瞧此處什麼所在。纔知卽是蓮花洞。頓時恍悟。自知能力低微。不敢入洞。便挾了如賓屍身。跨馬回至韓家莊。陳屍廳上。內外衆人。一齊舉哀。孔氏。葉青芙。彭鳳珠。彭鳳環。都是哭暈數次。彭月泉也是老淚縱橫。痛子慘死。楚玉聞知如賓死在蓮花洞外。便嚷着要去報仇。搶着金棍。拔步待跑。這一來。邱剛拔出扑刀。彭鳳環一抹珠淚。葉青芙柳眉倒豎。都要趕奔蓮花洞去了。韓能和石賓急將他們攔住道。妖道本領高強。不可造次。且待張玄子。司馬平。趙虛舟三人。

歸來。從長計議。再替如賓報仇不遲。葉青芙等祇得按住憤氣。韓能一面命人購買棺木料理喪事。一面暗命鳳珠姊妹留神了他們的嫂子青芙。別任他出了意外。待到張玄子司馬平趙虛舟從五台山回至韓家莊。見素綵飄揚。大吃一驚。入內問知底細。司馬平一翻怪目。大嚷可惱。目中淚珠已不絕的流下。趙虛舟却捧着酒葫蘆搖頭。張玄子在禿頂上連打了數下道。老兒誤人。老兒誤人。俺正因瞧見這位公子。氣色不佳。纔說了聲與他無緣。那知他私自前去。遭了人家毒手。俺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老兒真是誤人不淺了。說着捧了如賓屍身。竟放聲痛哭了多時。給彭月泉勸住道。死生有命。諒是小兒命中所說。你老人家不必哭了。徒亂人心。且計議着今晚怎樣去捉拿蓮花洞妖人。張玄子一抹淚道。主意早有。祇須如此這般。定能擒得妖道。替彭公子報仇雪恨。當下卽由張玄子分派停當。到了晚上。衆人便帶着應用物件。分了三起。悄悄的到了蓮花洞口。依着定計進行。張玄子一個兒由第三個走入。司馬平楚玉由第一洞走入。趙虛舟由第五洞走入。石寶韓能鳳環三人。守在第二個洞口。毛定珍葉青芙。

邱家鳳守在第四個洞口。彭月泉邱剛率領二十名莊丁分伏暗處。張玄子到了洞中。卽高聲喊道。大胆惡道。快來受死。呼聲纔畢。黑氣早又腥臭撲鼻。玄子在五台山上。先採了避毒草兒。塞了鼻孔。却不肯放出飛劍傷老道性命。原欲將他生擒活捉。好在如賓靈前祭奠。張玄子煞會作怪。口中一聲哎喲。翻身倒地。頓見眼前雪亮。一個紅臉長髯的老道。手中執着一柄利劍。向玄子心口刺下。迸的一聲。老道的寶劍尖兒。早已斷去寸餘。老道吃了一驚。回身便跑。玄子用罡氣內功。嚇逃了老道。起手掌向着前面虛空拍去。老道便栽了一個斛斗。玄子上前踏住。猛見老道一回頭。張開闊口。口中這一股黑氣。却比袖中的厲害。玄子鼻中雖有避毒草兒。也覺眼前一黑。險些翻倒。急自鎮定。已給老道逃入了第二洞。轉入第一洞。將石櫃中的馮道成挾出。跨出石室待走。恰和司馬平楚玉師徒兩個相遇。司馬平一翻怪目。喝聲妖道休走。起青蛇劍便刺。老道將斷去劍尖的劍兒。往上一迎。鏗的一聲響。老道手中祇剩了半柄劍兒。楚玉一金棍已向下三路捲去。老道縱身避過。司馬平的青蛇劍。又到了面前。避過劍時。棍兒又到。

累得老道通身是汗。又因一手挾了馮道成。更是費事。老道便又一張口兒。噴出黑氣。司馬平和楚玉鼻中都有避毒草塞住。怎奈黑氣厲害。楚玉忍受不住。翻倒在地。手中金棍飛出。恰擊中了馮道成的腦袋。撲的聲腦漿迸裂。老道長歎一聲。將道成屍身擲在地下。一縱身逃出石室。司馬平一邊追着。口中却高聲喊着。妖道那裏走。老道急忽奔出第一洞。脚下一絆。跌了一個斛斗。鑼聲響處。鷄狗血兒和着棍棒齊下。老道不能施展妖法。便給莊丁拿住。司馬平回至石室。拍醒楚玉。一同出外。張玄子聞知馮道成已死。不住的點頭道。死了乾淨。死了乾淨。便押了老道。回至韓家莊。張玄子道。待老兒訊問。於他是什麼人物。玄子便高坐堂皇。喝命推上妖道。早有楚玉邱剛兩人。各拖老道一脚。拖到玄子座前。一聲吆喝。將老道憑空掀起。一二丈高。倒栽葱跌下。纔按跪在地。玄子第一句話兒。便問他白天有一個人到蓮花洞前來。是不是給你殺死。老道一點頭兒。楚玉邱剛分在左右面頰上。脆生生打了一下。老道的紅臉。越發紅了。玄子點頭道好。你生平害了多少人。今晚被擒。合該你惡貫滿盈。老兒瞧你也是一個人物。

終有一個姓名。也得和俺說上一聲。別給外人道俺們沒能耐。殺一個無名小卒。老道哼了一聲。又給楚玉邱剛各打一下頰兒。老道憤憤的道。既已被擒。要殺要剮。任憑你們擺佈。俺黑煞神上官寶。死在你們手中。也不算屈咧。張玄子顧着衆人道。你們聽着。他便是上官寶。終該知道他在江湖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何雲亮還是他的小輩咧。楚玉聽了何雲亮三字。一張大口。咬住了上官寶左耳。便撕。轉眼之間。左耳咬落。右耳也給邱剛咬下。葉青芙蛾眉倒豎。寶劍劃向上寶官心口。胸前頓刻大開門。鮮血直流。葉青芙一伸手。挖出血淋淋一付心肝。盛入盤中。上官寶屍身倒地。邱剛楚玉各執一腿。分向左右。撕成了兩個半爿。葉青芙已哭倒在靈前。衆人也悲傷了一陣。青芙慘呼一聲。彭郎慢去。賤妾來也。青鋒出處。劃向咽喉。紅光直現。翻身倒地。衆人大吃一驚。欲知葉青芙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積仇恨喫驚一線紅 巧安排偷奔七星灘

話說葉青芙慘呼一聲彭郎慢去。賤妾來也。拔出寶劍。向頸便刎。鳳珠姊妹。本在一傍留神防守。驀見青鋒出匣。四條粉臂齊出。搶住青芙臂兒。頭上浮皮已是帶去了一條鮮血長流。青芙又昏暈了過去。待到蘇醒。扶入內寢。鳳珠姊妹百般譬喻。青芙死志甚堅。孔氏却因青芙已是有孕在身。便以嗣續爲重。尙非死時。勸慰其媳。青芙纔熄死念。自如賓死後。韓家莊上衆人。都是不快異常。未隔數日。司馬平趙虛舟張玄子三個。與衆告辭。約期後會。楚玉毛定珍邱剛兄妹。石賓彭月泉孔氏鳳珠姊妹。葉青芙等人。仍在韓家莊安身。忽忽一月。韓能替他新生的兒子。題名永年。過了新春二月。彭鳳珠產了一個女兒。却是粉粧玉琢。容顏恰似其母。鳳珠和英玉。早已指腹爲婚。英玉生一男兒。鳳珠生一女。孩。正是一對。石賓替他女兒起了一個名兒。單名璞字。日後這個石璞。便是韓永年的妻子。到了蒲節。葉青芙生了一個遺腹女。青芙更是心灰。題名露華。此女日後卽爲韓能次子的妻室。入後再題。有事便長。無事便快。桂苒光陰。又是新秋時節。毛定珍。楚玉。石賓。韓能。邱剛。兄妹。彭鳳環。七人。同向山東而去。一路無事可表。到了

泰山附近的雷神殿。尙是八月初七。相離最高峯決戰之期。還差八日。司馬平本人猶未到來。待至十三晚上。司馬平和趙虛舟同至。楚玉見無他人。不由的慌道。師父和師叔所請的能人。怎的都未到來。司馬平笑道。他們上最高峯時。或須中秋晚上纔來。你可不用着慌。但是這番決戰。不似上年易與。你們都得留神。哇。話聲方畢。忽聞嬌滴滴的聲兒道。敬遵師父吩咐。衆人一怔之間。空中飛下了一個俏尼姑。身穿淺黃禪袍。朱紅禪裙。臉如滿月。唇若塗硃。細眉俊目。手中執了一柄雲帚。含笑上殿。司馬平一瞧。却是娃娃灣小雷音的養仙姑白蓮貞。欣然出接。先謝了相助盛意。纔給衆人介見。到了次日。武進天寧寺的神手將智化禪師。和鄭州赤火靈神毛豹。先後到來。入晚。又有五台山石賓的師父癩頭和尚。和葉青芙師父紅葉仙慧通大師的師兄。大佛寺淵空大師。聯臂降臨。邱剛楚玉兩個。越發有了勁兒。這一晚。兩人通未入夢。好容易待到天明。楚玉悄悄的偕同邱剛。飽餐一頓。不利衆人言明。兩個兒直奔最高峯。到了峯頂。楚玉將上年交戰的情形說出。兀是十分得意。猛可裏半空中金光落處。峯頂現出一人。正

是司馬平的仇人何雲亮。楚玉陡的氣望上衝。舉金棍攔腰打去。何雲亮也認識楚玉。知是司馬平的徒兒。毛定珍的丈夫。見金棍飛來。毫不避讓。撲的聲。棍中雲亮腰肋。震得楚玉虎口酸麻。何雲亮冷笑一聲。順手一劍劈去。三不知的邱剛。橫刺裏起。扑刀一撩。却有千斤蠻力。叮噹一聲響。雲亮的一口寶劍。竟脫手飛去。邱剛一翻扑刀。便點咽喉。同時楚玉一棍。向雲亮前陰點去。兩個獸子的兩下子。都是雲亮致命之所。好雲亮縱身一躍。刀棍落空。雲亮化成劍光。飛向楚玉邱剛。這一來。頓使楚邱兩人。嚇黃了臉兒。束手待死。堪堪劍光將落頂門。天空飛下一線紅絲。向雲亮劍光鉤去。雲亮隱落劍光。紅絲頓又不見。邱剛楚玉撒腿飛逃。雲亮又待放劍。却見一線紅絲。飛隨了楚邱二人而去。雲亮不由的暗暗吃驚。不敢造次。快快的拾取墮劍。下山而去。到了山脚之下。却有他的門人八臂哪吒。賈金鐘。和着九天魔女卞綠雲。賽羅刹弓有容。紫面狐謝靈芝。劍靈聖母齊瓊員。五人在彼等候。金鐘見雲亮劍上露着怏怏之色。便問所以。雲亮即將在峯頂相遇。楚邱二人。欲將飛劍傷他們性命。不料來了一線紅絲。爲師的便不

敢造次。收回劍光。金鐘詫道。一線紅絲。師父怎的胆怯於他。雲亮縳着眉兒道。你那裏知道這一線紅絲的厲害。海內具此本領的人。祇有四川宗慶報國寺的鐵面大師了。緣和尚一人。不論什麼劍光。給他紅絲鈎住。便可送了性命。爲師怎敢和他對抗。且是了緣和尚相助了司馬平。俺們這邊便受虧不少咧。好在俺們有立地成佛南宮顯前來相助。足夠抵敵了緣的了。金鐘吃驚道。師父不是曾上報國寺會面了緣。陳述司馬平和智化的罪惡。他已相允除此二人。怎反相助了他們。雲亮憤然道。了緣定受他們蠱惑。纔至如此。今宵不殺司馬平和智化。誓不爲人啦。紫面狐謝靈芝道。你老人家一共請了多少能人。來此助戰。雲亮得意着道。連着立地成佛南宮顯。共有十二位能人。任憑惡道厲害。這番定要跌翻在俺手中。盡報了前仇。謝靈芝等不由的磨拳擦掌。欣喜萬分。隨着何雲亮。但候黃昏月上。便要分一個你高我下。決一死戰了。這且按下不題。且說楚玉邱剛兩人。逃下最高峯。回至雷神殿。見殿上又多了一個大和尚。面容肅然。端坐殿上。餘人却向他們兩個微笑。司馬平已發言問道。楚玉你和邱公子到那裏

去的。楚玉向邱剛瞧了一眼道：俺們上最高峯。遇見了何雲亮。給俺們打逃咧。衆人不禁失笑。司馬平臉色一沉道：受了了緣大師相救之恩。不快拜謝。反敢欺哄爲師嗎。楚玉纔變了面色。邱家鳳和毛定珍。一同趨前。分向楚玉邱剛說明了緣大師。在最高峯上。瞥見他們將受何雲亮喪害。暗中相救了你們性命。速向大師稱謝。邱楚兩人。方知何雲亮的劍光。忽地收回之故。急向了緣大師。叩頭道謝相救之恩。了緣却對司馬平道：此番決戰。貧僧瞧來。凡是不善劍術的人。毋庸上峯助戰。免得傷了性命。司馬平點頭稱善。屈指計算能具劍術的人。却有了緣大師。智化禪師。淵空大師。赤火靈神毛豹。賽仙姑白蓮貞。醉道人趙虛舟。癩頭和尚。和了自己。目前已有八人。更有未到的一陣風。張亥子。鉄堂金剛。藍天福。江南苦頭陀。三個。共有十一個了。自估能力。足夠和何雲亮等一決雌雄咧。這時却惱了一個女英雄。便是飛天龍女彭鳳環。睜圓了一雙俊目。氣憤憤的道：師父錯啦。既是不善劍術的人。不能上最高峯交戰。早該和俺們說哇。也免得長途跋涉了。今已到了這裏。弟子可拼着一死。上最高峯開開眼界。照你們會劍

術的人。是不是長有三頭六臂。有與衆不同的能耐。衆人聞語。不禁大笑。連那岸然的鐵面大師了緣和尚。也微笑了一下。司馬平也知道鳳環性燥。若加阻止。定是不依。眉頭一縐。便笑着道。鳳環你莫憤怒。爲師的却有一件要事。更較最高峯決戰危險。除了你一個。沒人敢幹。鳳環不禁欣然道。什麼危險事兒。師父祇顧和弟子說來。司馬平道。此時不能宣出。待爲師臨行之時。便有秘語告知。鳳環祇得悶在肚中。司馬平原是使的狡獪。欲使鳳環不上最高峯。三不知的說了一句。除了你一個。沒人敢幹。這話聽在鳳環耳中。果是得意。兩個沒有成算的。楚玉邱剛。却暗下不服。便是韓能和石竇。也覺司馬平出言太過。有自誇其徒之意。祇有邱家鳳和毛定珍。已知司馬平用意。不在心上。到了傍晚時候。司馬平將鳳環招至殿後僻靜之處。道。今宵最高峯決戰。俺們的人。都是起凡入聖的人物。何雲亮定是失敗。他們敗下之將。必向最高峯下七星灘那兒逃命。你在二更時分。暗伏在七星灘的大樹上。若有逃者到來。你在樹上發暗器。喪他們性命。你可有這個胆力。鳳環不迭的道。有。司馬平又囑咐於他。須要小心。纔暗笑而

出鳳環兀是得意萬分。將至前殿。却見側首一條黑影。在面前閃過。一怔之間。又見牆上也是黑影一閃。心上正在狐疑。邱剛突在身後穿前而過。回頭向鳳環一笑。鳳環便疑方才所見的黑影。便是邱剛。那知不然。側首裏的黑影。却是石賓牆上的黑影。便是韓能。鳳環通沒理會。忽覺小肚子發漲。便奔牆陰。蹲身之間。突在破缸後。跳出一人。却是楚玉。鳳環一張粉臀。早和楚玉打了一個照面。慌得鳳環急提小衣踉蹌而走。楚玉也含笑出殿。到了初更相近。司馬平便和了緣。淵空智化。癩頭和尚。毛豹。白蓮貞。趙虛舟七人。各化劍光。飛向最高峯而去。韓能笑向石賓道。俺須偷上最高峯。瞧一番熱鬧。話聲方畢。忽見飛回了一道劍光。劍光隱處。却是司馬平向毛定珍道。最高峯上。你却要去走遭。定珍點頭道。便是師父不回。賤妾也要上最高峯。一宣何賊的罪惡。咧。司馬平便命定珍攜了他的袍袖。同化劍光而去。楚玉不禁大笑失聲。問他笑些什麼。他又不答。邱家鳳笑道。敢是大娘走了。你便沒了管束。準備出外作鬧嗎。楚玉給家鳳點破心事。掙紅臉兒強辨。霎眼之間。韓能和石賓。已是不知去向。楚玉也提了金棍。忽

忽出外。鳳環結束停當。笑吟吟的向家鳳說了聲俺們再見。脚不點地的飛出雷神殿。家鳳正暗笑鳳環嬌痴。一照殿上。人已走盡。連他的哥哥邱剛。也不知在何時跑了。家鳳喚聲哎喲。卽疑邱剛和楚玉一路上同去。怕他們鬧出岔兒。祇得檢點了身上。攜刀出了雷神殿。向最高峯找去。這時殿上的供桌下面。却鑽出了邱剛。原來邱剛欲上七星灘。早料到他的妹子家鳳。定要攔阻。脫身不得。便在司馬平等去的時候。待着沒人注意。鑽入供桌下躲藏。家鳳果然中計。竟出外找尋。邱剛纔欣然的蹺出雷神殿。却不知路徑。七星灘從那兒找去。邱剛又不免着慌。驀的記起了司馬平和鳳環說話之時。明明說那七星灘在最高峯下。最高峯的路徑。白天和楚玉走得一遭。路經依稀能認。便向最高峯前去。竟給他找到了峯下。暗念七星灘在什麼所在。祇得伏身樹上。但待峯上的何雲亮逃下。出其不意。取他腦袋。這時的一輪皓月。朗照天空。映得山林澗石分外清澈。邱剛瞧見山石上映着他的影兒。一拍頭兒道。那便不妙。給何雲亮瞧見了影兒。便有防備。當下一縱身。躍下樹兒。找尋藏身之處。沿着山脚走去。又恐家鳳撞見。

偷偷掩掩的驚行鶴步。環峯而走。驀聞一片斷斷續續的滴水聲。循聲向前。旋覺脚下有異。低頭察視。瞧見山土滋潤。不似先前堅硬。脚踏上去。滋滋有聲。微見水濕。微風過處。頸間受了一陣冰涼的細雨。邱剛吃了一驚。抬頭向天瞧視。仍是月明如鏡。絕無雨意。更覺奇異。山中的風兒。本是不絕。一陣陣的風兒過處。終來着細雨。打在邱剛的頭面上。卽一片斷斷續續的滴水聲。却接密了不少。邱剛仔細瞧視。見山壁上都有細小的山泉。懸壁點滴。風中的細雨。便是壁上的山泉。給風吹落而下。宛似細雨了。邱剛一意留神。瞧看了山壁。却又忘了脚下。突然滂的聲響。水花飛濺。一脚已跨入水中。險些身子躺下。慌的提腿倒退。左脚上已是一靴兒水。淋淋漓漓。邱剛纔見面前一片都是水。原來這兒的水。便是山壁上流下的山泉。涵積而成。歲月愈久。地勢更形下陷。成了一個水灘。灘的面積。却也不小。邱剛遙遙望去。在月光之下。很是清晰。祇見前面水中。却有幾個高出的石尖兒。露在水面上。一數却有七個。天上的月影。映在水中。七個石尖。也似閃閃發光。水波掀動。却像石尖在波中移動一般。煞是好玩。邱剛兀是不知此

處水灘。卽是土人所稱的七星灘。邱剛在灘岸上蹲了一回。無意間瞥見一條黑影。倒映山石上。邱剛便伏地蛇行。向發影處瞧去。却見一棵大柏上。躲着一人。正是楚玉。頭兒不住的一俯一點。恰在磕睡。邱剛便拾起一塊小石子。向樹上飛去。拍的聲。正中楚玉面前的樹枝上。石子滴溜溜墮地。楚玉已矍然驚醒。回手一撈。又撈了個空。金棍已不知在何時失去。楚玉哎喲一聲。從樹上躍下。游目四矚。未見人影。開口便罵。邱剛不禁哈哈大笑。飛奔至楚玉面前。道大哥休怪小弟無禮。這廂賠罪。楚玉見是邱剛。笑着道。原是大哥和俺作鬧。却將俺的棍兒藏在何處。邱剛慌道。棍兒小弟沒拿。楚玉笑道。你別哄俺。將俺棍兒藏過。你自己的刀兒也藏過了。邱剛聞言一怔。伸手一拔。背上。刀也已失落。不禁喊道不好。俺的刀也丟了。話聲未畢。月光之下。但見一道白光。直奔邱剛。一道金光。直奔楚玉。兩人嚇得拍腿便逃。驀聞背後有物墮地。回頭瞧視。却見一條金棍。一口扑刀。都在地上。邱楚兩人相視一笑。明知都受了他人戲弄。疑是鳳環。便回身拾了刀棍。喊道。鳳姑娘在那裏。却有一人接口道。鳳姑娘在這裏。早見叢草中躍

出了石竇向兩人謝罪。邱剛笑問石竇刀在何時拿去。石竇笑道：「你在路一腳水的時候，便是俺動手的當子。」楚玉忽瞥見石竇肩背上簪了一朵絹花兒，透的詫異，將花拔下，詢問於他。石竇一見絹花，知是鳳環之物，不禁失聲道：「偌也受了鬪妹的作鬪啦。」便聞鳳環笑道：「快留神候着罷，不瞧見最高峯上已在動手嗎？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廿二回 凌雲劍氣月下決鷓雄 匝地鞭光山前增聲勢

話說石竇說了聲，俺也受了環姑娘作弄啦。接着便聞鳳環道：「你們瞧罷，最高峯上已在動手喇。」石竇等三人留神找去，却不見鳳環藏身何處。向最高峯上遙望，果見金蛇紫電，銀光朱霞，各色的劍氣，凌空飛舞。石竇便和楚玉邱剛道：「俺們躲着守候罷。」楚邱兩個都道好。即在叢草中伏下不題。且說最高峯上，在司馬平毛定珍飛至峯頂的時候，趙虛舟、智化禪師、了緣大師、淵空大師、癩頭和尚、赤火靈神、毛豹、白蓮貞，七個先一步到了峯頂。靜悄悄不見何雲亮一方的人物。待司馬平帶了毛定珍到來。司馬平一

翻怪曰。厲聲喝道。何雲亮快來領死。話聲未畢。峯下一連飛上了七條劍光。劍光隱處。何雲亮正在七人之內。司馬平一瞧其他六人。也都相識。一個是立地成佛南宮顯。一個是茄門中出奇人物。頂上三花茄瑜。一個是陝西陝關的斬蛟客東方尙。一個是風火金身張蓮仙。一個是掌中雷了一禪師。一個女的。却是小伽藍金三姑姑。這六個人。的是數一數二的能人。這時鉄面大師了緣和尚。合掌當胸。打了一個問訊道。貧僧此番到來。但願雙方言歸於好。免開殺戒罷。風火金身張蓮仙。却不識了緣的厲害。指着了緣叱道。禿驢休得假慈悲了。何雲亮也接口道。大師戒行素稱嚴正。此番怎的惑於讒言。庇護惡道。了緣面色一沉道。本師却是險中了你的讒言。冤屈了他人。現有毛定珍在此。待他宣說一番。究竟是誰的不是。毛定珍本躲在白蓮貞身後。此刻便一躍而出。將何雲亮夜屠毛家莊的事宣出。何雲亮吃了一驚。急道你這賤人。恩將仇報。混淆黑白。俺和你拚了罷。說着話兒。一道金光直撲毛定珍。司馬平飛劍抵住。風火金身張蓮仙。袍袖拂處。兩道風火劍光。一紅一黃。同向司馬平飛去。智化禪師和淵空大師的劍。

兒已先後飛出。抵住了張蓮仙風火二劍。立地成佛。南宮顯一張口。飛出一道丈餘紫電。寒森森好不厲害。了緣大師念聲善哉善哉。早有一線紅絲。從鼻中飛出。和南宮顯的紫電纏在一處。同時頂上三花茄瑜。拍後腦。便見一道銀光。從泥丸宮沖出。直上雲霄。在空中行了一個盤旋。茄瑜手向毛定珍指去。口中喝聲疾。那道劍光好不飛快。望定珍頂門直落。堪堪相離尺許光景。說時遲。那時快。癩頭和尚一揚破衲袖兒。念聲阿彌陀佛。將袖兒掩護了定珍頂門。茄瑜手向癩頭和尚指去。那道劍光便奔癩頭。和尚一挺脖子。那道劍光嗤的聲中了癩頭。紅光冒處。茄瑜的劍光。竟給癩頭上的紅光沖上了雲霄。這邊趙虛舟白蓮貞兩道劍光飛處。那邊斬蛟客東方尙。掌中雷了一禪師的劍光也出。堪堪相抵。那邊小伽藍金三姑姑。一瞟俊目。看見這邊的赤靈神毛豹。背着雙手。煞是安寧。正抬了頭兒向空瞧視。便待出其不意。將他刺死。給這邊人一壯聲勢。冷下裏一道劍光。飛奔毛豹前陰。滿想出其不防。難於招架。那知毛豹也在打算。他雖是抬頭瞧着空中。却留神計算着何雲亮那邊的人。祇剩金三姑姑一人。尙未發

出飛劍。見他低着頭兒。似在發怔。却不知金三姑姑正在暗算於他。他却一昂頭兒。發出飛劍。直落金三姑姑頂門。在金三姑姑低頭發劍之時。正是毛豹昂頭發劍之時。一取敵人下部。一取敵人上路。兩個兒各思出人不意。取得勝利。那知險些兩人都受了暗算。金三姑姑的飛劍。飛至毛豹前陰。相離尺許光景。毛豹方才黨得。欲待收回飛劍相抵。已是不及。便跌翻身軀。望峯下滾去。金三姑姑恰黨得意當子。毛豹的劍兒。已向頂門上落下。金三姑姑哎喲一聲。不由的碌碌滾下山峯。可是金三姑姑的飛劍。仍向毛豹追擊。毛豹的飛劍。仍向金三姑姑追擊。堪堪都在危迫之時。峯上飛下了一紅一白的兩道劍光。白光抵住了毛豹飛劍。紅光抵住了金三姑姑飛劍。毛金兩個。便同脫了危難。重行上峯。這邊已多了一個一陣風張亥子。那邊也多了一個追鵬漢焦宗義。相救毛金兩個人。便是焦張兩個。這時張亥子的劍光。抵敵了焦宗義。毛豹的劍光。抵敵了金三姑姑。最高峯上十七位能人。使着十八道劍光。在皓月之下。但見五色炫爛。舞在一團。兀是難分高下。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東南角上飛來兩道金光。兩道白

光相助何雲亮來擊司馬平。司馬平一口劍怎能抵敵五人。不免暗暗吃驚。驀地洪鐘般一聲苦也。却見半空中落下了一個窮和尚。頭戴開花僧帽。露出了光頭。腳穿爛草芒鞋。瞧見了黑脚。身上穿一件千孔百眼的破禪衣。腰繫一條舊草繩。一雙凹目常流淚。滿口時嚷苦哉。手中執一枝黑鉄如意。向空亂揮。司馬平一瞧大喜。正是江南苦頭陀來咧。何雲亮却吃驚不小。怎的此人也肯相助於他。不防苦頭陀飛起鉄如意。向何雲亮當頭落下。何雲亮急起飛劍招架。那裏招架得住。相助雲亮夾擊司馬平的。四道劍光便捨了司馬平。相救雲亮。五道劍兒圍攻一柄鉄如意。兀是不能取勝。司馬平就此一道劍光直奔雲亮咽喉。雲亮急喊一聲我命休矣。霎時間一陣暴風陡起。星月無光。却是風火金身張蓮仙。使的左道傍門。在那暴風過後。便有一團團火球向司馬平陣上飛來。神手將智化禪師。手捏真武訣。猛喝一聲。風火頓熄。在這當口。何雲亮左肩上已中了司馬平一劍。翻身倒地。司馬平正待連下一劍。喪他性命。眼前霍地一亮。却有一個身長丈餘的道人。月白道袍。銀盆大臉。渾身白素。手中拿一口寒光閃閃的

寶劍攔住了司馬平的青蛇劍。醜道人休得妄開殺戒。道爺在此。還不住手。司馬平一瞧此人。不由的倒退了一步。急行收劍打躬道。原是謝風道長。貧道有禮了。這個謝風道人。却是一個劍仙。人稱來去無形子。爲當今首屈一指的大俠。謝風見司馬平向他行禮。便笑着道。得休且休。何苦冤深仇結。俺此番到來。原要你們言歸於好。免給世人笑俺們到了這個地步。還不能捐除意氣。和愚下人一般。蝸蠲蠻爭呢。且是息息怒氣。評個理兒罷。謝風說着。卽喚這邊人收了劍光。司馬平陣上的人。也將劍光收下。張亥子。了緣大師。癩頭和尚三個。全和謝風相知。都來行禮。謝風打了一個哈哈道。不用說啦。誰的理長理短。醜道人請得你們三位到來。瞧料雲亮定是理短。好在他已受了傷。請瞧貧道分上。兩下釋仇罷。了緣正色道。咱早請兩下言歸於好。叵耐他們不識好歹。定要動手。道長來此相勸。司馬平諒能順從。祇是雲亮詭計多端。難保他日後不起陰謀。道長若能將他點悟。不再作惡。兩下纔能相安咧。立地成佛。南宮顯冷笑了一聲道。祇有你們說人家爲非作惡嗎。何雲亮今已受傷。你們還不肯干休。定要他的命嗎。

休得多言。俺們再拚一個死活罷。赤火靈神毛豹。醉道人趙虛舟。賽仙姑白蓮貞。三口飛劍早已飛起。那邊立地成佛南宮顯。小珈藍金三姑姑。風火金身張蓮仙。四口劍兒抵住。來去無形子謝風。因司馬平那邊所邀的人。都是端方正肅的高人。便知何雲亮於理不合。卽不願再行相助。便道你們既是無意言和。貧道未能相強。敬先告辭。說着身兒一晃。人已不見。最高峯上。重又劍氣凌雲。共決雌雄。這時已過三更。東南角上又飛上了兩道劍光。相助何雲亮。可是司馬平陣上。祇須一個江南苦頭陀。飛舞着一柄鉄如意。一個了緣大師。施展着一線紅絲。已足對付何雲亮陣上一般人。雲亮肩上受傷。不能助戰。眼見這邊的人。漸將失敗。那知司馬平陣上。忽又添了一頭猛虎到來。便是雲母洞的鉄掌金剛藍天福。他的劍光到了峯頂。分外厲害。恰似一條火龍。在空中張牙舞爪。雲亮陣上的風火金身張蓮仙。小伽藍金三姑姑。掌中雷了一禪師。斬蛟客東方尙等的飛劍。都自揣刀弱。不敢和他交戰。祇有立地成佛南宮顯。頂上三花茄瑜兩人。尙能對付。司馬平陣上來了一個藍天福。聲勢愈盛。江南苦頭陀知道不妨事的。

了。先一個兒悄悄的走掉。一陣風張亥子。煞是有勁。一口飛劍。在雲亮陣上。似遊龍般。東探一爪。西甩一尾。鬧得雲亮陣上衆人心慌。金三姑姑知道不是路。三十六策走爲上着。先自跑了。接着張蓮仙東方尙了一禪師。先後逃去。連那首惡何雲亮。但司馬平陣上衆人不防。偷下了最高峯。單有南宮顯。茄瑜兩人。兀是不肯退走。各用全力。和司馬平等拚個死活。司馬平在轉眼之間。失去了何雲亮。知道逃去未久。卽與智化禪師。趙虛舟。張亥子三個。分東南西北四路追趕下山。毛定珍也悄悄的奔下最高峯。了緣見司馬平已走。不欲喪害南宮顯。茄瑜性命。卽收回了劍光。喊道。二位居士。何苦替惡賊費這般精力。如今何雲亮已是逃了。司馬平也追趕去了。二位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頂上三花茄瑜。瞋目叱道。俺們茄門中人。給你們凌辱夠啦。今宵一死而已。說着。劍光便撲了緣。不由的惱怒了藍天福。怒嘯一聲。震驚四山。起鉄掌向茄瑜面門劈去。茄瑜不及閃避。起左臂迎掌招架。這一來茄瑜便吃了一個大虧。天福的鉄掌。着了茄瑜臂上。克的聲。臂骨早斷。痛澈心肺。茄瑜翻身倒地。天福一腿飛處。把茄瑜踢下了最高峯。

南宮顯一聲虎吼。那條紫電劍光。直奔天福。天福却不慌不忙。起劍架住。淵空。白蓮貞。毛豹。三口劍兒。同時並進。攻取南宮顯上中下三路。任憑南宮顯本領高強。到此再難招架。雲眼間紅光崩現。鮮血長流。屍身倒在山石上。分爲三段。了緣和淵空。都念了聲阿彌陀佛。天藍福却道了聲再見啦。自回雲母洞。淵空向癩頭和尚笑道。咱們同上五台去啦。癩頭和尚一點頭兒。兩人同化劍光而去了。緣。毛豹。白蓮貞三個。也先後離了最高峯。各自回去不題。且說何雲亮肩頭受傷。逃下最高峯。且逃且是回頭瞧着。可有敵人追趕。猛不防斜刺裏躡出了邱剛。一扑刀攔腰劈來。雲亮在白天曾受邱剛的虧。知道他的蠻力強大。不敢起劍招架。閃身避過。驀覺腦後風緊。霍地躍過一邊。却見楚玉一金棍落空。正待運用飛劍。喪兩人性命。頂門上呼的一聲。山西燕石賓一鎗從空打下。雲亮方才避過。邱剛扑刀。楚玉金棍同時並進。雲亮招架開去。石賓金鎗又至。三不知的飛天龍女。彭鳳環。却在一棵大樹的空穴中躍出一雙峨眉子。向雲亮下三路刺來。這一鬧。把個何雲亮脫不了身。二因肩頭受傷。三則羞憤交加。精神散亂。一時不

能運用飛劍。止在慌張之際。恰值八臂哪吒。賈金鐘。九天魔女卞綠雲。賽羅刹弓有容。紫面狐謝靈芝。劍靈聖母齊瓊貞五人趕到。這五個人。因何雲亮囑咐在前。喚他們休上最高峯助戰。免遭飛劍傷害。但待三更過後。在最高峯下等候。便是。此時五人趕至峯下。向上一瞧。不見劍光。便知已是息戰。却不知勝敗如何。正待上峯一瞧究竟。風中傳來一片刀劍擊刺之聲。便循聲前來。瞥見何雲亮受了包圍。各出刀劍。上前助戰。雲亮大喜道。你們別放走了這幾個人。俺去去便來。說着躍出圈子而去。這邊雲金鐘戰住了石賓。卞綠雲弓有容雙戰彭鳳環。謝靈芝迎敵邱剛。齊瓊貞抵住楚玉。九個人戰在一處。兀是難分高下。忽地趙虛舟從西山趕下。便問何雲亮。瞧見沒有。楚玉答稱向東走的。師叔快去拿他。趙虛舟望東追去。楚玉的本領。原是最低。和齊瓊對敵。尙覺不夠。夾着答話之際。手中略慢。給瓊貞捉得破綻。一劍直點咽喉。楚玉起棍架開。瓊貞一腿飛處。把楚玉踢了一個點斗。金棍脫手飛去。瓊貞和楚玉尙未躍起。又是一劍刺去。待取楚玉性命。不防斜刺裏一點寒光。直奔瓊貞面門。瓊貞欲思閃避。已是不及。面

門上早中了一枝弩箭。瓊貞忍痛拔出箭兒。楚玉已在地上躍起。拾了金棍。重和瓊貞交戰。這時彭鳳環一個兒獨戰卞綠雲。弓有容兩個。氣力漸見不加。忽地韓能突然出現。解了鳳環之圍。鳳環有了助手。勇氣頓增。韓能一條軟鞭。煞是厲害。霎眼之間。弓有容中鞭身亡。卞綠雲驚慌之間。給鳳環峨眉子刺中前心。結果了性命。韓能便相幫助楚玉。鳳環便去相助邱剛。戰不多時。齊瓊貞給楚玉一棍。點中小腹而死。謝靈芝也死在邱剛扑刀之下。此時祇剩了一個八臂哪吒。賈金鐘。抖擻精神。獨戰五人。絲毫沒有懼色。韓能見他越戰越勇。便躍出圈子。扣準弩箭。一箭飛去。正中金鐘右目。金鐘痛吼一聲。手中略慢。左肩中了石賓一鎗。腿上吃了楚玉一棍。支持不住。翻身跌倒。刀劍亂下。頃刻身亡。在這時候。却見毛定珍。挾了何雲亮飛奔而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惡貫滿盈難逃一死 宿仇未報計出萬全

話說石賓韓能楚玉邱剛彭鳳環五人將九天魔女卞綠雲賽羅刹弓有容紫面狐謝靈芝劍靈聖母齊瓊貞八臂哪吒賈金鐘五人殺死後忽見毛定珍飛奔而至挾了一人正是罪魁禍首的何雲亮滿臉鮮血雙目已被挖出祇剩兩個空洞煞是怕人楚玉卽問怎樣給你擒住定珍將雲亮擲在地上略止喘息說出一番話兒原來毛定珍在最高峯上追下借着天空皓月照耀得大地通明瞧那山中路徑很是清晰却不知何雲亮從那一條路上逃去沉吟之下躍上一棵最高的松樹四面瞭望瞥見正南山徑有一條黑影向前飛奔相離已有二三里路程定珍自揣追趕不及又恐費了脚步捨命追去要不是何雲亮更覺冤了陡的得了一個主意便在松樹上大聲喊道何師父不要向那邊去哇有埋伏的吓山中傳聲四應合該何雲亮惡貫滿盈他在七星灘脫逃之後却是向東而逃忽聞有人呼喊不要向那邊去有埋伏的便不敢向東逃轉向南方逃去不防定珍又在亂喊這兩句話兒雲亮正在狐疑之際遙見前面一人飛奔而至雲亮眼兒尖銳早瞧見來人便是一陣風張玄子自知不是玄子的對手忙折向

西路而逃。定珍在松樹上且喊且瞧。見南方山徑上的那條黑影忽地轉回。他祇瞧了遠的黑影。却沒留神。尚有一條黑影已向西路而去。便認定轉回的那條黑影。定是何雲亮了。那知却是張玄子咧。定珍卽躍下松樹。向南方迎上前去。堪堪相近。纔瞧清來人。原是張玄子。好不喪氣。玄子見了定珍。便問瞧見何雲亮沒有。定珍答稱正因不見他的踪跡。用了疑兵之計。如此這般。不期和你老人家倒會面咧。張玄子哈哈一笑道。原來便是你在呼喊。俺還認做雲亮陣上的人呢。既是如此。你守在這兒。俺化了劍光。在空中察視罷。說着。一道劍光騰空而起。在空中盤旋。定珍便躲在山石之後。歇息一刻。驀見何雲亮急急忽忽前來。背後却有智化禪師追至。定珍大喜。一躍而出。攔住雲亮去路。原來雲亮逃向西去。正值智化在西路追了一程。不見雲亮踪跡。原路折回。恰和雲亮相遇。便大喝一聲。惡賊那裏走。雲亮見了智化。回頭便跑。智化原待活擒了雲亮。便不施飛劍。在後緊緊追趕。雲亮且逃且在盤算脫身之計。可是心慌意亂。沒了主意。萬不防毛定珍又突然而出。攔住了去路。雲亮大怒。惡很很使劍刺擊。定珍早已定了主

意。葵花刺暗藏掌中。到此時候。手掌揚處。數十道細小金光。直撲雲亮面門。這種葵花刺。原是雲亮傳授給定珍的暗器。雲亮那有不知之理。見定珍手掌揚時。他已縱身一躍。躍高二丈有餘。那知張玄子在空中盤旋已久。在雲亮躍上之際。玄子隱去劍光。身子一晃。人在雲亮頂門之上。一個雲中鶴展之勢。說時遲那時快。玄子左臂揚處。兩個手指。早將雲亮雙目挖出。血淋淋望口中便送。一抹嘴躍落地上。何雲亮早從空跌下。昏暈了過去。定珍即將他的袍帶兒解下。緊緊繫定。這時趙虛舟恰也到來。張玄子道。首惡既得。俺們回去咧。趙虛舟道。七星灘上尙在廝殺。不知怎樣了。定珍詢問和誰人交手。趙虛舟道。俺祇認識一個八臂哪吒。買金鐘。尙有四個婆娘。不知是誰。定珍聽有買金鐘在彼。便將雲亮挾了便跑。道。買金鐘也是妾的仇人呢。說着向七星灘趕來。到了七星灘。纔知仇人都已被殺。卽和石賓等五人。拽了何雲亮回至雷神殿。司馬平。張玄子。趙虛舟。智化禪師。邱家鳳。都已先在殿上。雲亮漸漸蘇醒。兀是大罵不止。司馬平卽向衆人詢問處治雲亮法兒。楚玉搶先答道。再讓弟子和邱大哥分屍了罷。張玄子

嘻着嘴兒道。他一付心肝。索性給俺嚐了罷。韓能笑道。且待毛大娘祭了先人。以慰地下幽魂。司馬平點頭道。卽在殿上設了香案。將雲亮心肝挖出。祭奠一番。纔由張玄子拿去吃盡。屍身却給楚玉邱剛分成百數十塊。丟在山中。讓鳥獸食盡不題。這時天已微明。衆人也不覺疲倦。談到頂上三花茄瑜。給鉄掌金剛藍天福。劈斷一臂。踢下山峯。諒難保全性命。可惜立地成佛。南宮顯也枉送了性命。司馬平不由的吃驚道。要是茄瑜不死。後患尙須慎防。從此茄門子弟。更和俺洪門子弟。勢不兩立呢。智化也道。甚是。張玄子却笑道。這都是他們自取殺身之禍。和故意陷害不同。茄門子弟。怎能再來尋仇。趙虛舟笑道。論他什麼。任他們尋仇也罷。言和也罷。俺們理上不欠缺。於心無愧。就是如今首惡旣除。事便了結啦。彭鳳環却冷笑了一聲道。彭家寨的仇人。可沒有了結呢。石賓笑道。那一個又是姑娘的仇人。鳳環俊目兒一睜道。你們都忘了嗎。齊瓊貞的叔父齊奇。率了齊家莊上嘍兵。將彭家寨燒成一片平地。累俺一家沒處安頓。投奔了山西。若不爲了投奔山西。俺家哥哥的性命。也不致喪在青龍洞了。彭鳳環重提舊

事就中韓能和張玄子都覺不安。司馬平一翻怪目道：「依環姑娘主見怎樣？」鳳環就嘆
嚇一笑道：「弟子沒有什麼主見。但想趁在山東地面，便待金水壩一行將齊家莊攻破，
也算洩了仇恨。衆人齊聲應道：「願聽環姑娘指揮。」同往攻打齊家莊。鳳環一扭頭道：
「那可不能，須得師父調排。」姑娘可不敢做什麼指揮。司馬平笑道：「你又卸了肩兒啦。這
事俺來辦罷。」張玄子却道：「小小一個齊家莊，也不夠你們鬧。老頭兒可能免去了罷。」智
化也道：「貧僧從此告辭。」趙虛舟搖着酒葫蘆道：「俺也免去了。」鳳環那裏肯容三個人走。
急道：「三位師父別瞧低了齊奇。他的莊上很有不少人呢。須得相助弟子一番。」方容
他去。智化等三人推辭不脫，祇能相允。這天上市鎮飽餐一頓，便向金水壩前去。一行
人計有陸地飛仙、司馬平、聖手將智化禪師。一陣風張玄子、醉道人趙虛舟、山西雁石
賓、無情太歲邱剛、邱家鳳、毛定珍、楚玉、彭鳳環、韓能十一個人，騎着十一乘馬兒，一
路上很使傍人惹眼。老小男女，俊醜不一，又混着兩個道人，一個和尚，都覺有些不倫不
類。這天傍晚，到了一個小市鎮上，石賓覺得來過的了，仔細一認，早見前面一竿酒帘。

隨風飄蕩。正是醉仙居。不由的大喜。和衆人說明。司馬平笑道。今晚的東道主可得到。咧。當由石賓搶先趕至醉仙居店前。翻身下馬。鬧海神鰲魚成龍。恰在店內。見石賓到來。歡然相接。餘人先後停騎躍下。和魚成龍相見。成龍立命設筵接風。成龍的叔父魚昆。却不在店中。未和衆人會晤。飲間。成龍詢問石賓等何往。石賓據實答覆。魚成龍沉吟多時。纔道。近聞齊奇莊上。到有一個宋室的皇子。拜齊奇爲師。齊家莊的聲勢。頓增了百倍。且聞齊奇壽誕。期在八月十九。各路水陸人物。到有不少。依俺瞧來。兄等暫在這兒玩幾天。待過齊奇壽辰。容易得手。張玄子一晃腦袋道。不趁他們熱鬧當子。熱鬧一下。那纔窺透。楚玉拍掌道。着着着。反正要他們家破人亡。在他正壽一天。鬧個落花流水罷。司馬平一翻怪目道。俺門還是喬裝改了姓名。前往慶壽罷。到了莊中。殺翻齊奇。放火燒莊。一走了事。石賓笑道。俺却有一個計兒在此。如此這般。幹他一遭可好。衆人點頭稱妙。待他們依計施行不題。且說八月十八那天。金水壩齊家莊上。已是十分熱鬧。水陸兩路的綠林人物。前來慶壽。已有不少。聖手天王齊奇。和着他愛婿黑煞神。

金雄。嬌女母夜叉齊湘綺。接待來賓。更有金雄的父親鎮八方金鼎新。接待遠道的水陸英雄。論資望原是金鼎新有名。各路的人物他都相識。前幾天在莊上的宗室皇子。却因齊奇慶壽。各色人兒都有。恐褻瀆了皇子的尊嚴。先已回了金陵王府。這天傍晚時分。齊家莊外。來了四個漢子。一式的短衣紮束。抬着十六色禮物。送入莊中。將禮單呈入賬房。齊奇和金鼎新都在那兒。見有禮到。一面命莊丁招待來使。一面打開禮單。瞧着。却是十六色燭酒雞鴨等物。下面具名的人兒。却是醉仙居魚昆。率姪魚成龍。同具。齊奇詫異着道。醉仙居魚昆。叔姪兩個。素無往來。怎的此番有禮來了。金鼎新打了一個哈哈道。別說魚昆叔姪。便是城中的官兒。往日和你有甚往還。此番也送上一份厚禮呢。如今你是某皇子的老師了。誰不願和老哥親近。齊奇聞話。煞是得意。打發了賞金。不多時。四個來使進內道謝。又稱店主魚昆。明天親來拜壽。齊奇少不得謙遜幾句。來使退去之後。莊丁入報。莊外現有大麻湖水寨的蘇寨主。陶寨主。同到。齊奇打了一個哈哈道。這兩個人兒也會到來。道俺出接。金鼎新也一同出外。接入了水

底神猿蘇節。水中仙陶伯器。設筵款待。這時在齊家莊上的各路人物。到有齊奇的結義弟兄。李家堡雙刀將李勇。一枝花李慶父子。兩個徐州道上的黑虎祁玉。雪彌陀祁珠。兄妹二人。白龍山的鉄頭鷹朱顯。鬧殿神王倉。玉美人蔣明達。奪命鬼徐超。金水壩頭陀寺的花羅漢法明。鄱陽湖水寇鄧熊。鄧豹。鄧虎。鄧彪四弟兄。茄門五鳳中的羅三太太和小伽藍金三姑姑。也在其內。更有大同田家莊活關羅田山虎。命他長子閃電神田俊。二郎神田正前來。尙有賽仁貴黃人瑞。和青毛獅子李泰山等人。要是一個個寫來。定使看官們取笑。說小子開人名單了。閒話休多。書歸正傳。且說一宵過去。到了十九那天。齊奇在壽堂上受賀。正在大開筵席之時。莊丁入報魚爺到。齊奇知是魚昆叔姪來了。出外接入壽堂。却是魚成龍一個兒。替齊奇拜過壽。卽道家叔魚昆有些兒身子不爽。未能親來。給老人家上壽。齊奇連稱當不得。喝杯水酒罷。魚成龍向兩傍一瞧。見慶壽的人兒恰是不少。筵席早已排就。都在紛紛入座。便笑着道。今天你老人家萬壽之期。晚輩沒有別的孝敬。昨天恰得一班江湖玩耍的人。在小鎮上賣藝。端的不

錯。小輩便招在家中。和他們談了價兒。今却守在莊外。老人家若肯賞一個臉。便喚他們進莊獻藝。熱鬧一遭。齊奇欣然道。怎不早說。當下卽命莊丁出外。傳入江湖玩耍班。不多時。帶進了一夥人。却是兩女五男。就中一個矮老頭兒。搶步進了壽堂。一晃腦袋。向齊奇磕了一個頭道。莊主爺福壽無疆。小老頭兒代令班夥計拜壽哇。齊奇一擺手。道罷了。下去揀好的玩來。重重有賞。老頭兒喏了一聲。退出壽堂。喝道。孩子們留神。莊主爺重重有賞哇。說着話兒。便將身上一襲藍布袍兒脫下。同時四個少年漢子。各把藍布長袍脫去。五個人亂七八糟的玩了一趟拳脚。都是花拳繡腿。不成家數。壽堂上喝酒的人都瞧了魚成龍暗笑。怎的引荐這種玩藝兒來此丟臉。祇是女賓席上的小伽藍。金三姑姑。却不住的向老頭兒細瞧。更有羅三太太。也在端相一個黑紗裏了眉兒的黃臉女子。暗暗含疑。這時老頭兒一晃腦袋道。翠姑娘。上場耍個彩罷。便見一個俏女兒。站立當場。起三指按地。雙足例豎。使了一個順風旗式。老頭兒一聲吆喝。那個黃臉女子。縱身一躍。躍上翠姑娘倒豎的一雙金蓮上。卓立不動。頓刻博待一聲連

環大彩。在彩聲之中。瞥見翠姑娘雙足微伸。黃臉女子懸空翻了一個筋斗。雙手按在翠姑娘金蓮上。他的身體也倒豎在空中了。這一來。壽堂上喝酒的人都點頭稱好。翠姑娘和黃臉女子。又連玩了幾個花色。都是新奇出衆。末了一套。黃臉女子端立在地。翠姑娘縱身躍上肩頭。先將雙手按在黃臉女子的頭上。身子倒豎。入後脫去一手。臨了。祇剩一個大拇指。支持了全身重量。在空中緩緩的轉一個圈兒。轉至半個圈兒。彩聲喝得應天價響。却把簷下架兒上的一頭鸚鵡驚飛。恰是湊巧。斜刺裏飛將過去。在翠姑娘倒豎的脚兒一撞。力兒雖小。翠姑娘一怔之間。身子便倒跌而下。衆人齊吃一驚。却幸沒事。翠姑娘跌下之時。早有一個黑臉漢子接住。沒有受損。祇是黃臉女子頭上的一方裹額黑紗。却給翠姑娘慌急之際。抓在手中。黃臉女子急將黑紗搶回。背個身兒包紮。衆人通不在意。祇有羅三太太却瞧出了弊病。他本注意黃臉女子。此時見他黑紗脫去。露出了了一個雪白的粉額。和他黃臉大異。更覺起疑。又見他搶了黑紗。背人包紮。越發有異。猛可裏陡的認定這個黃臉女子。便是他的仇人。不禁面上變色。便

待發作。小伽藍金三姑姑。原和羅三太太同席。見他神色有異。便問所以。羅三太太附在他的耳上。說了幾句話兒。金三姑姑一扯羅三太太衣角道。快隨我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危中得勝全仗青萍 避地不遑詫生綠酒

話說小伽藍金三姑姑。一扯羅三太太衣角。說了聲隨我走。羅三太太便隨了他。走入後面院子站定。金三姑姑低聲話道。你真認清那個黃臉女子。便是毛定珍嗎。羅三太太點頭道。那會不認清楚。正是這個賤人。金三姑姑一蹬脚道。我也識得那個矮老頭兒。也是毛定珍等一夥中人。他在八月十五晚間。在最高峯上動手的人。羅三太太大吃一驚道。如此說來。他們此番改裝到此。定是不懷好意。快須告知齊莊主。囑他留神纔是。免得臨時措手不及。受了大虧。金三姑姑卽命一個莊丁。將齊奇喚入後院。和他說明所以。齊奇又驚又怒。急請金鼎新入內商議。鼎新沉吟了一回道。別誤認了他人。

金三姑姑和羅三太太同道沒有錯誤。鼎新笑道：「既是他們不懷好意，也難怪俺們歹毒。祇須如此這般便可了結。」齊奇等都道好。立即施行。原來外面的那夥江湖玩耍班兒，却是一陣風張玄子、山西燕石賓、無情太歲邱剛、楚玉韓能和着毛定珍、邱家鳳七個人，改裝而來。飛天龍彭鳳環，却因齊家莊上的人都認識於他，故未到來。毛定珍用荷葉水洗了臉，變了臉色。滿想沒人瞧破，偏有一個羅三太太認得分明。再加上金三姑姑又瞧破張玄子、張玄子等反沒有留意。這時但待莊外司馬平等動手，他們便要殺死齊奇，放火燒莊。正在一套套的玩着，壽堂上奔來一個莊丁，向張玄子抱拳笑道：「掌班的，俺家莊主爺說你們玩得好，現命賞下一席酒飯，結你們吃喝了再玩。」玄子欲待推却，邱剛、楚玉早接口道謝道：「酒飯設在那兒？」相煩管家引領。韓能、石賓相視縐眉。邱家鳳和毛定珍却向邱、楚兩個瞋目而視。楚玉、邱剛通不理會得。莊丁又笑答道：「酒飯設在後院，請隨俺去。」楚玉、邱剛大踏步隨着入內。張玄子等也祇能同道內院。果見一席酒菜，安排端整。七個人坐下便喝，飲未三杯，七個人先後倒地。眼睜睜見齊奇、金

鼎新羅三太太。金三姑姑。各執刀劍。前來動手。身子複蒙汗酒所困。不能轉動。伸頸候殺。齊奇把手中的劍兒。指着毛定珍道。你這忘恩無義的賤婢。在爾身上。害去了多少人性命。此番自投羅網。合該你的報應到了。俺先取你的心兒瞧瞧。說着挺劍便刺。猛可裏側首躡出一人。將齊奇寶劍攔住。一瞧却是鬧海神鰲魚成龍。齊奇不由的氣望上衝。厲聲向成龍罵道。莊主爺和你魚成龍。往日無仇。不該勾結匪人。趁俺慶壽日子。到來不懷好意。成龍呵呵笑道。莊主錯啦。魚某不知這夥人在那兒開罪了老人家。便欲喪害他們性命。齊奇冷笑道。你難道還不知這一夥人是誰嗎。成龍又打了一個哈哈道。小輩要是知道是誰。也不問你老人家了。齊奇見成龍定欲詢問。便道這一夥人都是俺們的仇敵。話聲纔畢。羅三太太一躍上前。起劍向毛定珍刺下。血光奔現。一人倒地。却見羅三太太的一顆白髮頭顱。早已不在頭上。齊奇金鼎新金三姑姑同吃一驚之際。瞥見一道劍光。又向齊奇飛來。金三姑姑急用飛劍抵敵。魚成龍知道不妨事了。便對齊奇笑着道。老人家得罪啦。說着一挺扑刀。兜頭劈下。金鼎新却跑入壽堂。向

堂上喝酒的各路人。一抱拳道。水陸英雄。都在這裏。老朽請衆位評個理兒。衆人都停盃起立。問道。金老英雄有何見教。鼎新憤然道。現有醉仙居魚成龍。借慶壽爲名。勾結外來匪人。喬裝江湖玩耍班。來此圖害齊莊主。現在後院交手。誰是誰非。敢求公論。金鼎新一席話。惱怒了各路英雄。齊道魚成龍無禮太甚。喧嚷之間。都已亮了兵器。就中急壞了水底神猿蘇節。水中仙陶伯器二人。他們也是受了魚成龍石賓相招。來此臥底。作爲內應。此刻見司馬平等未到。計謀先已破露。深恨成龍等有失。他們兀是不知毛定珍等七人。已被蒙汗藥酒迷翻。到此時間。見齊家莊上的莊丁。都已一律的長槍腰刀。爭先向後院殺入。蘇節和陶伯器便攔住後院去路。蘇節道。莫鬧。莫鬧。齊莊主壽誕吉日。刀槍相見。煞是不夠朋友啦。且待俺們拉個場。給齊莊主魚大哥釋仇雪恨罷。莊丁們一時不能衝入。不願多事的人。又順了蘇節的口風。齊道莫鬧。由俺們拉個場罷。金鼎新雙手亂搖道。衆位英雄。可知道羅三太太從中和解。竟給魚成龍殺死了。鼎新這一句話。激得衆人齊動了真怒。大聲喊殺。休要放走了魚成龍。蘇陶二人正在

沒法攔阻之時。那知司馬平彭鳳珠。智化禪師趙虛舟四人。早從莊後混入。在後院救了毛定珍等七人。殺死小伽藍金三姑姑。齊奇却給他瞧見了彭鳳環。情知不妙。便施出他的看家拳兒。一手八卦掌。將魚成龍打了一個大筋斗。再也不敢迎敵。司馬平等幾個撒腿便逃。彭鳳環欲待追趕。已是不及。給他跑掉了。司馬平因外面聲勢汹汹。急和衆人衝出後院。恰和外面衝進的人相遇。司馬平大聲喊道。此番到來。專找齊奇復仇。和各路英雄都不相干哇。各路的人聽了復仇兩字。那些有識的人物。便一個個悄悄的走了。金鼎新怒吼一聲。起刀向司馬平便劈。司馬平青蛇劍望上一迎。將鼎新的刀兒削成兩段。同時齊奇的女兒齊湘騎。鼎新的兒子金雄。兩條鐵棍齊出。抵住了司馬平青蛇劍。雙刀將李勇。一枝花李慶父子兩個。雙戟趙虛舟。黑虎祁玉。雪彌陀祁珠。和楚玉邱剛交手。韓能獨戰玉美人。蔣明達。鐵頭鷹朱顯。鬧殿神王倉三個。智化禪師一口戒刀。抵敵了鄧氏四弟兄。花羅漢法明。煞是饒雄。石賓魚成龍。毛定珍。邱家鳳。四個兒戰他一個。尙難取勝。彭鳳環却給金鼎新戰住。祇有一陣風張玄子。不和衆人混。

戰東一把火。西一把火。各處燒將起來。頓刻之間。齊家莊上火光燭天。呼聲動地。司馬平見齊奇已。莊已焚燒。不願多喪他人性命。更結冤仇。且戰且喊道。誰再迎敵俺們。莫怪道爺無情。放飛劍了。說着話兒。身子一晃。跳出圈子。化成劍光。在空中盤旋。這一來。雙刀將李勇等人。不免胆怯。發一聲喊。頓向兩傍退去。閃開了一條路兒。韓能等便衝出了齊家莊。落荒而走。也沒人敢來追趕。行了里許。回身站定。瞧見齊家莊的火勢。尙未稍殺。這時司馬平和張玄子一先一後。隱去劍光。落下平地。魚成龍笑着道。此番好險。彭鳳環却氣憤憤道。齊老畜生給他逃掉咧。司馬平笑道。也夠他受了。魚成龍道。今且休論。俺們回去罷。張玄子趙虛舟智化禪師同向鳳環笑道。此刻可容俺們走了罷。鳳環微笑不語。張玄子哈哈一笑。身兒晃處。微風輕起。人已不見。智化和趙虛舟各道一聲。後會有期。同化劍光而去。司馬平等回至醉仙居。魚昆詢問一番。卽命設筵暢飲。席間魚成龍笑道。初時俺一個兒攔阻齊奇之時。毛大娘的性命。險些喪在羅三太太手中。幸得你們到來。用飛劍殺死老婆子。司馬平一翻怪目。說聲奇啦。俺們殺入

後院之時。老婆子早已身首分離。却見一道劍光。和金三姑姑相鬥。倆們便相助了他。將金三姑姑殺死。烏亂當子。轉眼便不見那道劍光。不知此是何人。救了定珍性命。毛定珍等聞言。纔知另有能人。暗助了他們。却不知是誰。正在猜疑之間。忽見魚成龍和石賓。起立離座。欣然的道。胡三姑姑那裏到來。衆人向外瞧視。見店外走入了兩個年輕女娘。一個英秀神清。一個俊麗異人。含笑上前。司馬平霍地站起。笑着道。胡三姑姑到此。莫非和你師妹金三姑姑報仇嗎。說着話兒。一抽青蛇寶劍。胡三姑姑嗤的一笑道。醜道人煞是瞧低了姑姑。不是姑姑居功。齊家莊上若沒有姑姑到來。你們此時。那兒有興喝酒哇。司馬平一翻怪目。打了一個哈哈。向定珍道。胡三姑姑便是救你性命的恩人。快去道謝罷。定珍急趨前跪下。胡三姑姑雙手扶住了道。俺們好好兒喝酒罷。不用這個樣兒。姑姑助了外人。殺死師妹。雖是他有應死之罪。姑姑可不夠義氣兩字咧。魚成龍雙手捧上一杯酒道。事已過去。莫再題他。胡三姑姑接酒一飲而盡。一面添上兩個座兒。給胡三姑姑米巧娘坐下。由石賓給韓能等介見。纔斟酒重飲。這時席上

忽現了一個空位兒。檢點是誰。却是不見了水底神猿蘇節。疑他方便去了。那知久候不回。魚成龍覺得奇異。詢問店中夥計。可瞧見蘇爺出外。都道沒有一個吹火的小夥計。却覓近成龍身前。在他耳上輕輕說道。蘇爺吩咐過俺。你老尋找他時。命俺囑咐你老。不要找他喝酒。待胡三姑姑走後。便能說明緣由。魚成龍聽了這幾句話。諒那蘇節和胡三姑姑定有什麼過節兒。不能相見。便不再找尋。默然歸座。胡三姑姑喝了一會兒酒。笑向成龍道。今天恰是巧得很。在齊家莊前經過。瞥見熱鬧得很。姑姑前聞有個什麼宗室的王子。拜了齊奇爲師。齊奇陡的發威。縱容着莊丁們在外胡攪。姑姑便讓米大嫂在林中等候。姑姑覓入莊中。原待瞧瞧那一個沒出息的王子。去拜齊奇爲師。不料却見你老和齊奇交手。那個老婆子。姑姑也識得他是個厲害角兒。瞧他要喪那一位毛大娘的性命。纔飛劍殺了老婆子。入後見衆位都走了。姑姑回至樹林。帶了米大嫂來至此處。真又巧啦。在這兒又瞧見了一個舊交。可是他偏不和姑姑會面。那也太不夠朋友啦。成龍肚中已是知道胡三姑姑所說的話兒。卽指蘇節座上除了司馬平

韓能石賓邱家鳳四人聽出了話風。餘人都覺胡三姑姑的話兒奇異。魚成龍便道：「姑姑可是和蘇大哥有些兒……」胡三姑姑拍的聲放下酒杯。蛾眉微豎。一點頭道：「姓蘇的朋友。姑姑却要會他一會咧。座上的水中仙陶伯器。霍地離座。指着胡三姑姑道：陶某和蘇某原是結義弟兄。有什麼事兒和陶某說來便是。說着瞋目按劍。胡三姑姑嗤的一笑道：「好一個結義弟兄。可是他的帳兒不能和你清算。且是此間也非算帳之地。陶大爺請安隱着喝酒罷。別裝着兇相兒。嚇俺娘兒們罷。」三姑姑這幾句話說得煞是捉狹。陶伯器怒火上升。冷笑了一聲道：「既知此處不是算帳之地。蘇某也有託足所在。你有能耐。便該上大麻湖找他吓。胡三姑姑一縮脖子道：「啊唷嚇死姑姑了。誰不知道大麻湖是所龍潭虎穴去處。姑姑可沒有吃了大虫胆兒。散去送死哇。成龍等見他們說上氣了。便紛紛解勸。一面將陶伯器按坐。一面向胡三姑姑疏通。和蘇節究有什麼仇恨。可能說出給衆人評個理兒。該是蘇節不是。便當使他請罪。胡三姑姑笑道：「你們都是獸子嗎。姓蘇的若無不是。早該和姑姑見面。不用躲躲掩掩啦。什麼事兒問他。」

便知姑姑可不願奉告呢。說完話兒。連喝了三大杯酒。向衆人一拱手道。姑姑去也。改日再見。霍地離座。拽了米巧娘。脚不點地。跑出醉仙居。轉眼去遠。魚成龍。縐着眉兒。苦笑。他這一去。大麻湖中。可不得安靜吧。不知蘇大哥和他到底爲了甚事。陶伯器道。俺也不知蘇大哥那裏去了。成龍笑道。蘇大哥快要來了。那個吹火的小夥計。覓近成龍身前道。胡三姑姑已走。可要請蘇爺到來。成龍急道。你既知道蘇爺在那兒。快去請來。小夥計便飛奔入內。不一刻。蘇節紅着臉兒。自內走出。成龍等恐蘇節動怒。未敢動問。陶伯器却是忍耐不下。正色向蘇節道。大哥今天你錯啦。往日自負是條漢子。這番藏身掩避。吃婆娘恥笑。端的犯了他什麼。須得給俺說明。蘇節點着頭道。卽是老弟不問於俺。俺也要說將出來。給衆位發笑一下咧。蘇節說至這兒。一舉酒杯喝盡。正待說明之時。忽地吹火小夥計。急急入內道。蘇爺你瞧哇。那個又來了。蘇節哎喲一聲。飛也似的逃向後面而去。這裏衆人。見蘇節這般樣兒。都覺詫異。楚玉更嚷着道。胡三姑姑祇是一個女娘兒。有多大能耐。蘇大哥恁地胆小了。定珍瞋目向楚玉道。不用你胡

言亂語。說着話時。衆人的目光。齊向店前瞧視。却不見胡三姑姑到來。魚成龍喝問吹火小夥計道。你道胡三姑姑又來了。人在那兒。小夥計的頭兒搖着道。俺沒有說。胡三姑姑又來了。原因先前俺詢問蘇爺。何事迴避胡三姑姑。蘇爺答稱俺的生性畏見姑娘們。因此躲開。俺此刻瞧見灶上老王的媳婦兒來了。俺纔說了一聲那個又來了。不想蘇爺真的又跑掉。衆人聽了小夥計的話。不禁哄然失笑。司馬平一翻怪目道。蘇寨主真可稱驚弓之鳥。快些和他說明。免他担驚。小夥計又進裏面。把蘇爺重行請出。這一番蘇爺的臉兒。更是紅赤如火。自覺羞顏。衆人也不去取笑於他。但促他快說原由。蘇爺便說出一番話兒。却是可驚可笑。欲知後事且聽下回。

第二十五回 佛地拈花狂徒艷福 獄門行善吉士良緣

話說水底神猿蘇爺。二次入席。說出一番話兒。小子便得從頭寫來。原來胡三姑姑。本是金陵城外太平村人氏。他的父親胡明。在上元縣縣衙做一個禁班頭兒。生性爽直。

急公好義對待獄中人犯。從不願苛索陋規。私刑勒逼。真是公門中天下第一號的人物。出了名的胡好人。他的妻子蘇氏。一年產生了一個女孩子。未足三個月。一病身亡。蘇氏先前原產有一個男孩。祇是早已死去。好容易產了一個女孩。他又身亡。胡明那時已有五十相近的年紀。不願再娶。將那個女孩子寄養在鄰家一個姓陸的佃戶那裏。不料未滿三月。陸佃戶的婆娘。又得病死掉。胡明好容易找到了一個寄乳的人家。說也真巧。沒上一月。那個哺他乳的媳婦兒。又得急病身死。這一來。太平村上的人。都道胡明的女孩子。是掃帚星降世。那家招接了他。便有禍事晦氣。雖是胡明的做人沒錯。可是這個女孩子。竟沒人敢收留寄乳。胡明好不着慌。祇得帶往獄中。待出銀雇一個乳母哺養。恰也湊巧。這天發下一批案犯。却是三個女尼。爲了好情發露。被捕到官。那三名女尼。都在本城水月庵中修行。一名法慈。一名法緣。一名法曇。三個之中。法曇年齡最稚。姿色却也最俏。法慈年齡較長。在未落髮前。原是一個大戶家中的侍妾。生性淫蕩。幹了私情事兒。給那家大戶強行替他落了髮。送入水月庵爲尼。庵中本有一

個老尼和兩個徒兒便是法緣法曇。隔上三年老尼圓寂了。庵中事務便由法慈主持。不久法慈思凡春心發動。勾搭了本城的一個敗落子弟孫三。那孫三却長有一副好胎貌兒。端的唇紅齒白。貌兒俊樣。且是身材結實。本錢足夠。法慈和他禪參歡喜。如獲至寶。便將他留養庵中。好得孫三赤窮一個光棍。有了吃喝。穿着不用他花錢。且讓他法門常渡慈航。那有不願巴結之理。死心眼兒的躲在水月庵中快活。又見法緣法曇長得都勝法慈。更存着得隴望蜀念兒。不久便和法緣勾搭上了。法慈明知不問。免得鬧出岔兒。孫三胆兒更大。得空又去和法曇鬼混。法曇却是冷若冰霜。不去睬理於他。數次之後。孫三心也冷了。祇和法慈法緣淫狂無度。將法曇丟下。一天恰是炎暑。日間火傘高張。異常酷熱。入晚尙是沒有涼爽。孫三在法慈雲房中混了一會。煩熱得不能安睡。便捲了一條涼蓆出房。待在殿前簷下歇睡。行經慈曇房前。聞房中一片水響。心上一動。截破紙窗。湊眼瞧去。借着燭光。瞧得分明。見法曇白羊般身子。浸在浴盆中。煞是驚心觸目。一股兒慾火直達所以然。忽地雪股分處。陰溝渥丹。顯露眼簾。孫三褲檔

已濕了一片。這時法慈也因房中悶熱。睡不安穩。出房乘涼。瞥見孫三弓了身子。就窗
瞧着。便躲在一傍偷瞧。旋見孫三放下涼席。一捋褲兒。脫成精光。法慈一怔之間。猛聞
撕的聲。紙窗破處。孫三手指挖入窗格。撥去屈成。窗兒陡開。孫三已一躍入室。法慈暗
喚一聲短命的。不夠朋友了。趨至窗前。悄悄瞧去。正聞法曇氣急敗壞的道。孫三還
不走。要喊。叫了。赤條條的身子。却給孫三摟在懷中。轉眼之間。法曇已給孫三按
倒榻上。一段風光。悉露眼前。驀地桌上的燭兒點盡。房中漆黑。便不見後文。但聞法曇
隱隱吞泣。法慈也嚙唇而退。從此孫三一個兒占盡了春色。兀是得意萬分。夏去秋來。
各處的庵廟寺院。舉行孟蘭勝會。水月庵雖是一所小尼庵。香火也較平日爲盛。更有
一班青皮。專會湊了熱鬧。調笑上廟燒香的娘兒們。這天水月庵中來了一個城外的
小媳婦兒。雖是鄉村婦女。倒也長得白白胖胖。一張嫩臉。很有幾分姿色。在進城當子。
就撞見了兩個混混。一個瘦條子香灰色面皮。鼻上微有幾點麻的。一揚手中的黑油
扇兒。指着小媳婦兒。向一個矮胖子灰黑臉兒的道。老郝。你瞧瞧。人家一身油水。可比

你俏得多了。老郝拍的撻打了那人一下腦袋道。黃麻皮慣將老爺子比娘兒們透的晦氣。黃麻皮哈哈一笑。扇兒在小媳婦兒圓丟丟的屁股上一帶。又在老郝的大屁股上捏了一下道。老郝你的又比他錯多了。小媳婦兒急得臉兒通紅。又不敢罵。低着頭兒。將一雙半大脚兒移得飛快。一口氣奔到了水月庵。回頭瞧去。一對混混。嘻着嘴。接脚跟到。小媳婦兒好不喪氣。走入庵內。法慈笑着道。李大姑娘來還願嗎。他老人家的病兒怎樣了。說着接過香籃。李大姑娘停着喘氣。退坐一邊的椅兒上。手指兒揮着脚上灰塵。答道。多謝師父。俺媽好的多了。今天原來還願的一進城兒。便碰見了兩頭野狗。追着俺一路亂咬。要是菩薩有靈。準叫這兩支瞎了眼的野狗瘟死他咧。說到此處。瞋着眼兒。向老郝黃麻子乾瞪了一下。法慈已是會意。微微一笑。老郝却一縮脖子。向黃麻子道。朋友聽見了沒有。如今年頭。菩薩多麼忙。野狗跟了大姑娘。他也得管帳呢。你在人家的圓丟丟上撞了一下。留神了哇。菩薩顯靈呢。黃麻子哈哈一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撞一下子算不了一回事。你瞧着罷。俺們城外候着賞牡丹花咧。

說完這話。兩人頭也不回的望外便走。可把那個李大姑娘嚇黃了臉兒。眼見這兩個混混。出城守候於他。回去之時。撞在他們手中。準是不得安寧。燒完了香。賴在庵中。竟不敢走了。法慈是瞧料了六七分。笑着道。大姑娘敢是怕人欺侮。李大姑娘便將兩個混混的無賴樣兒說了。怕他們候在半路。和他斯纏。說着。撲籟籟淚兒滾落。法慈倒覺不忍起來。一轉念兒。笑道。姑娘休慌。俺來和你打個主意。李大姑娘急問怎樣。法慈道。請個人送姑娘回去罷。他稱謝道好。法慈退入裏面雲房。和孫三說了。要他相送李大姑娘。孫三本是淘氣脚色。一口允下。隨法慈出外。法慈笑向李大姑娘道。這位孫施主。便住在庵後附近。他是個熱心漢子。請他送姑娘回去。萬無一失。李大姑娘向孫三道謝之後。便提着香籃。一同出庵。孫三一路上遇見熱識的本城青皮。都招呼了同行。遠遠的隨在李大姑娘之後。出縣城時。天已近晚。行了里許。漸漸冷僻。猛可裏道傍躡出兩人。遮住李大姑娘去路。正是老郝黃麻子二人。李大姑娘身子驚退之間。老郝已撲將過來。後面的孫三等瞧得分明。孫三大喝一聲。朋友幹麼。三脚兩步。搶至李大姑娘

身前遮住。餘人一個圈兒圍住了黃麻子。老郝郝黃一瞧風色不對。尙幸孫三等人都是一路上貨兒各自相識。黃麻子笑着。一揚臉道。孫三哥好久不見啦。俺們都是一家人。還鬧什麼虛局兒。這個婆娘。煞是潑賴。俺們沒去犯他。他反給人沒臉兒。孫三哥要是中意。便給你先抽一個頭兒。孫三向黃麻子臉上吐了一臉的臭沫道。這個李大姑娘。和俺孫三表親。你太不夠朋友啦。說着便要揮拳。餘人因兩面都是一鼻孔出氣的人。便也不鬧什麼虛花。將孫三止住。連笑帶罵。將黃麻子老郝兩個推走。孫三和餘人送李大姑娘到家。少不得居功自大。李家無奈。破費了酒食。給他們飽餐而散。黃麻子和老郝受了這場虧。記下孫三仇恨。隔得幾天。黃麻子和老郝又會在一處。談及前事。不免惱恨。老郝道。孫三小子多時沒見他的面。不知在那兒混。身上光鮮得多了。黃麻子道。俺也在此想。更有一件。那天庵中沒有他人。怎的來了孫三小子。硬稱和他表親。相送雌兒回去。透有怪異。難道孫三也在庵中嗎。老郝一拍掌道。遮莫孫三小子和庵中女尼。有什麼風流事兒。這天恰巧在庵內吧。黃麻子猛然醒悟道。着着着。庵中當家

的師太你該記得。原是一朵破爛蓮花。哇。孫三這副胎貌兒。還不合他胃口嗎。老郝不迭的點頭道是。黃麻子一拍桌子道。孫三果有這件事。俺們的一口烏氣。便有洩處啦。俺們兩下留神着罷。探得了確實底兒。方可動手哇。黃郝兩個計議一番。便不時在水月庵前後左右。察看風色。法慈原是一個內家。見老郝黃麻子鬼眉邪眼的樣兒。便覺不妙。和孫三說了。孫三更吃一驚。明知他們有意尋仇。怕他們糾結羽黨。闖將進來。却不是鬧玩的事。便和法慈商妥。暫離水月庵。待他們捉不到真憑實據。死了這條心。因此老郝和黃麻子。在水月庵前後察看了好幾天。從沒見孫三影踪。街坊上又不見他的人兒。便認定他藏在庵中。便糾集了一夥混混。在一天晚上。敲開庵門。一擁入內。留幾個把守前後門戶。黃麻子領前搶入裏面。法慈高聲喊叫捉拿強盜。老郝向他吓了一聲道。俺們來捉拿奸夫孫三小子的。法慈冷笑一聲。便任他們奔入雲房。搜尋黃麻子。等在三個雲房中。搜尋多時。沒見孫三影兒。明知走了。可沒了一個下場。法慈等三個。却惡很不肯甘休。攔住了一夥混混。高聲喊叫鄰居。快來捉強盜哇。混混們一瞧

不妙。說聲走哇。臂兒揚處。法慈法緣法曇三個光頭。早跌在一處。黃麻子等奔出庵門。不由的叫一聲苦。但見本城巡檢史的銜燈。照耀庵前。軍丁們刀槍在手。竟似拿強盜一般。一夥混混回身待走。那裏容得他們逃。吆喝聲中。一個個頸上有了練兒。捉將官裏去。問成罪名。收禁獄中。孫三又得毫無顧忌的留在水月庵中。和三尼荒淫。黃麻子等出獄之後。纔知在巡檢衙門報告盜劫水月庵的人。便是孫三。更覺忿怒異常。越發不肯甘休。便暗暗定計。分頭進行。孫三却不知他們的刑期已滿。出了監獄。這時的法曇。大腹便便。將近臨盆。終日價詐病。躲在房中。恐人瞧破。法慈法緣。也是提心弔胆。着實担驚。轉是孫三沒事人一般。這天晚上。孫三在法緣房中留宿。兩個兒雲雨方畢。忽聞隔壁的法慈。直着嗓子喊法緣道。你們聽見沒有。後門上有響動啦。孫三和法緣留神聽去。却絲毫沒有聲息。孫三笑着答道。安心睡罷。別鬧鬼了。那兒有什麼響動。法慈哼了一聲道。你們別託胆。方才聽得分明。吱吱軋軋的響動。孫三打了一個哈哈道。吱吱軋軋嗎。不是後門上。俺們房中哇。你也能算個內家嗎。這還聽不清。法慈便沒有話。

說法緣和孫三也摟抱入睡。夢境正酣中，突然驚醒。孫三和法緣頂上走了三魂六魄，動彈不得。轉眼之間，早給黃麻子老郝兩人按住，綁在一處。原來黃麻子老郝撬開了水月庵中的後門，輕輕掩入。正值法慈聞了聲響，詢問法緣當兒。三不知的孫三，偏答了風流話兒。法慈也認爲誤會，不再查問。黃郝兩個聽那孫三的話聲，從法緣房中，便將法緣的房門也輕輕撬開，便把他們捉住。頓時胆壯氣雄，由老郝開了庵門，招來保正。將法慈法曇一併看守。天明送入縣衙，待至上元縣升堂審問。孫三無從狡賴，供認不諱。縣官兒勃然大怒，立命重杖五百。未滿五百杖數，孫三早已氣絕身死。也是他縱淫佛地的惡報了。法慈等三名發監收禁。那知法曇到了監中，沒上兩個時辰，一陣腹痛，竟產下了一個男孩子。可是落地便死。胡明便得了一個主意，一面命女禁子好生服伺法曇，一而稟明了縣官兒。過得數天，胡明便將他的女孩子給法曇哺養。法曇因胡明十分仁慈，也盡心哺乳胡明的女兒。隔了多時，法曇等奉諭還俗，發堂擇配。胡明花了銀兩，將法曇領去。安頓在太平村家中。在胡明心內，原不想將法曇作爲妻子。但

待他女兒長大。再給法曇嫁一個誠實漢子就是。可是法曇深感胡明不嫌他老大。却願委身於他。後經鄰人玉成。胡明便無妻變作了有妻。他的女兒也變了無母有母。咧法曇的俗家原是趙姓。從此便稱趙氏了。在胡明的女兒三歲上。趙氏又生了一個男兒。胡明好不欣慰。村中的人也都道胡明好善之報。胡明益發兢兢業業。不敢稍作惡事。替男孩子取了一個名兒。叫做天錫。替女孩子也取了一個名兒。叫做月姑。從此一家四個。安樂度日。光陰迅速。轉眼之間。胡月姑已是七歲了。小模樣兒長得好俊。且是生性靈俐。胡明和趙氏都萬分鍾愛。一日正是花朝。胡明從縣城回家。行將家時。見月姑和一個女尼。站在門前。月姑的一支小手。却給女尼攜在手中。月姑瞥見胡明。卽指着道。師父你瞧。俺家爺爺來咧。你和他說去。這時胡明已行近門前。含笑問道。說什麼吓。說着話兒。向女尼上下打量。但見他一身灰布的禪衣禪裙。黃鞋白襪。潔淨無塵。目如秋水。神清飽含秀氣。顏如白璧。精瑩穩厚端莊。不由的肅然起敬。那女尼先向胡明打了一個問訊道。胡施主倒來得巧。貧尼本欲一會施主咧。胡明卽請女尼入內。詢

問來意。不防趙氏在內奔出。拉了女尼。惡狠狠望外推出。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六回 追蝶離家藝成十載 神猿施技愧出大言

話說胡明將女尼邀進裏面問話之時。趙氏忽地出外。惡狠狠將女尼推出。胡明忙加攔阻道。大娘休得無禮。趙氏眼兒一瞟。胡明道。他早上和我會面過了。你道他和我說些什麼話。他一味的胡話道。俺家月姑娘什麼具有俠骨。什麼恐防夭折。須得拜他爲師。隨他而去。隔上十年。送月姑回來。你道這些話兒。明是哄人。我那裏容得他如此。你又招他入內。可知道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嗎。胡明方才明了趙氏動怒的原因。便笑着道。大娘別忙。俺也沒讓師父將月姑帶去哇。女尼笑着道。施主不從。貧尼原不能相強。大娘却道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雖是有感而發的話兒。可也不能一概抹然。大娘且是過來人哇。這幾句話兒。觸了趙氏心病。又驚又羞。不由的紅了臉兒。胡明恐趙氏惱羞成怒。女尼受虧。急在懷中掏一錠銀兒。授給女尼道。這些些給師父收了。作爲香

金罷女尼笑着不受。翩然退出。胡明也不在意上。過了幾天。月姑突然失蹤。胡明夫婦四處訪尋。杳無下落。便疑月姑失蹤。和前幾天的女尼。定有關係。可是也不知女尼存身何處。什麼法名。在附近的尼庵中訪問。也沒見踪跡。只索罷休。不知月姑在失蹤的那天。他本在附近游玩。忽見一只彩蝶。有手掌般大小。在月姑面前翩翩飛過。月姑童心未除。瞧彩蝶兒好玩。且是飛得甚低。便展開了一方帕子。上前撲蝶。煞是奇怪。連連撲去。休想撲得一路兒。向前飛去。月姑不知不覺的隨了彩蝶。一路前去。入後彩蝶飛入了一家低小的竹籬裏面。月姑見籬門開着。心上不捨。失去彩蝶。便追入籬門。見那彩蝶在花前飛舞。月姑瞧得清切。將帕兒用力撲下。蝶兒被撲落地。月姑大喜。伸手捉去。轉眼之間。已不見了蝶兒。地上祇有一方黃絹帕子。不由的怔住了。月姑明明蝶兒落地。怎會不見了。好不懊喪。回身走出籬門。不禁驚駭萬分。原因一路隨蝶而來。此刻却迷了來時路徑。不知從那兒回去。一個小孩子家。不免哭將起來。驀聞背後有柔和的聲兒道。莫哭莫哭。月姑回頭瞧去。正是前幾天的那個女尼。不禁破涕爲笑。懇求女

尼送他回家。女尼笑着不語，攜了月姑小手，同入一間小室。室中祇有一個蒲團，壁上橫掛着一口劍兒。此外一無長物。女尼在袖中取出一方黃絹帕子，笑向月姑道：「你瞧你瞧，說着話兒，將帕子望空丟去，轉眼間變成了彩蝶兒，在空中飛舞。」月姑笑道：「原是師父玩的戲法，好玩得緊。」女尼笑道：「你若愛學這個法兒，便傳給你。」月姑欣然願學。女尼道：「你要學此法兒，便須留在這兒學習，不能回去了。學會這個，更有好玩的教你。」月姑貪着好玩，卽允不願回去。女尼便正色道：「既是願留在此，便須拜我爲師，聽我說話。」月姑卽恭恭敬敬的向女尼拜了四拜道：「願聽師父吩咐。」說着，却跪地不起。女尼喚他起立。月姑仰着小臉兒，兩個漆黑的小眼珠兒，向女尼臉上瞧着，問道：「先得師父和弟子說明師父的法號。」女尼笑道：「此刻你不必詢問，入後終能知道。」快站起罷。月姑不敢再問，快快起立，便求女尼傳授法兒。女尼笑道：「你要學習法兒嗎？還早還早，須待在這個蒲團上，安安靜靜的坐上三個月，纔能傳授法術。」月姑又覺着慌道：「弟子在這兒家裏沒有知道，如何是好？」女尼笑道：「不妨事的，你學會了本領回去，家中人歡喜還不

及你安心好了。月姑究竟是年幼。又見女尼和藹可親。不似歹人模樣。且能傳授本領。便留在女尼那兒。女尼便先將導引氣息的訣兒。傳給月姑。久而久之。月姑再也不願學習。帕兒變蝶的幻法。專從真實功夫上練習精氣神三寶。七年苦功。已是身輕如燕。天蹻若龍。轉眼光陰。又是三載過去。胡月姑已是十七妙年華了。瞧他美人兒的體態。風吹得倒他的工夫。却已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一天恰恰又是花朝。女尼便對月姑道。你到這兒。可有多少年了。月姑笑道。師父忘了嗎。弟子在十年前花朝的後三天。隨着蝶兒來到此處的。吓。女尼點着頭道。明天便好回太平村了。月姑雙膝落地。叩頭道。師父十年辛苦。弟子得有今日。本宜常侍師父左右。可是十年以還。和家中不通音信。却是日夜懸念爹爹和媽。不知怎樣呢。師父即准弟子明天回家。待見過了爹媽。再來侍奉師父。女尼笑道。你去了不用再來了。爲師的也要離開此處。雲游無定。更不知那一天和你會面呢。月姑不禁淒然流淚。重行下跪道。師父的法名。如今可能和弟子說明了嗎。女尼笑道。今天晚上。便當和你說明。你可不知在此十年之內。爲師的更有兩個徒

兒收着。今晚也要到此。讓你們會會面兒。免得他日在外。各不相識。鬧出岔兒。月姑聞話。更是欣然。這天到了晚上。月姑和他師父在平日練劍的花園中。悄立月下。月影花光。恰是清絕。猛見一紅一青兩道劍光。先後飛至。劍光隱處。早有兩個輕裝繫束。苗條的女子。跪伏在女尼身前。女尼笑着扶起了二人。指着月姑道。這個便是你們的大師兄胡月姑。又指着一個青衣的道。這個黃芸仙。指着一個紅衣的道。這個金蘭兒。都是你的師弟。月姑芸仙蘭兒。各自行禮之後。女尼微笑了一回。向三個女徒的面相。又端相了一回。倏地歛了笑容。肅然向三個女徒問道。你們得了本領。怎樣應世。月姑答稱。誅人神不容的惡徒。助孤弱無依的男女。非義的事兒不幹。非義的財帛不取。終身不嫁。違此三者。死於亂劍之下。黃芸仙答稱。鋤強除惡。扶危濟人。不爭無謂的是非。不開無名的殺戒。不犯淫蕩的醜惡。違犯三者。受神人天地的殺戮。那金蘭兒却笑着道。大師兄和二師兄。搶先說了去。弟子可沒有什麼說了。女尼點着頭道。你竟沒有什麼說嗎。金蘭兒嗤的一笑道。弟子也有話兒。凡是不犯於我者。不殺。力有不逮於人時。不

殊死相爭。能援人處不讓。違此三者。弟子死在……說到這兒時。蘭兒瞧見月姑面有笑容。便道。死在大師兄飛劍之下。月姑嚇得倒退了一步。女尼却仰天一笑道。焚者自焚。辱者自辱。你們各守信條。便是。月姑芸仙蘭兒同時下跪。叩問師父法號。女尼冷然道。得知師名。莫遺師羞。哇。月姑等聞諗。站起時。師父已不知去向。月姑不禁淒然下淚。芸仙也淚承目睫。金蘭兒纖眉一颯道。師兄等恁事。這般孩子氣。師父既去。俺們仗着一身本領。此後儘可橫行世上。替娘兒們吐氣啦。月姑正色道。師弟忒地胆大了。世上能人不少。俺們一些本領。在在還須審慎。千萬不要誇張本領。高強意氣。用事。黃芸仙點頭稱善。金蘭兒哈哈一笑道。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大師兄忒地胆小了。說着縱身一躍。已上高牆。道了聲後會有期。轉瞬不見。月姑不禁歎了一聲。黃芸仙也快快的道。三師弟這般樣兒。日後難免遭殺身之禍。月姑點頭道。但願他小受挫折。改變性情。便屬不妨。這時魚更三躍。月色依然清澈。黃芸仙向月姑告別而行。月姑一個兒檢點屋中師父的物件。都已取去。便是一個破蒲團。也攜帶而去。壁間一口劍兒。却依然橫

掛於上劍柄上有一條紙兒飄蕩。似有字跡。月姑急將劍兒除下。取視紙條。只見上面寫道。

月姑與芸仙他年不足慮。蘭兒性質非愚。恐入歧途。日後難免遺羞師門。月姑芸仙須隨時加以規勸。能使其改善。不枉爲師十年辛苦。寶劍一口。留與月姑佩用。莫負此劍。用以濟惡。慎之戒之。

月姑閱畢字條。又驚又喜。將寶劍出匣。瞧視寒森森一片。映照毫髮。端的一口好劍。便佩在腰間。候到天明。走出籬門。尙覺依依不捨。在門首徘徊了一回。纔向大路走去。却不知太平村在那兒。一路前去。見一個趕路漢子。迎面而來。月姑便向那人詢問太平村路徑。那人向月姑瞧了一眼。道此處相離太平村。足有一百四十餘里。月姑初時却覺一驚。十年前隨着彩蝶。走至此處。那裏有許多路程。繼而恍悟。師父有縮地之術。當年諒是施用這個法兒。便向那漢子問。太平村可是向這條大路過去。那漢子指明路徑。月姑稱謝一聲。向前趕去。待到夕陽銜山的時候。太平村已是在望。月姑脚下。更是

飛快。到得自家門首。見門兒虛掩。推門入內。恰和一人撞個滿懷。抬頭瞧視。却是趙氏。月姑脫口喊了一聲媽。展開雙臂。抱了趙氏。眼中的淚珠。不由的奪眶而出。趙氏十年不見月姑。此時驀地相逢。反吃一驚。仔細瞧明。喜出望外。哎喲一聲。勾了月姑粉頸。端相一回。纔道。月姑娘啊。可不把俺們想煞啦。說着。頰兒相偎。那眼中的淚珠兒。也淌了滿臉。兩人的淚兒。和成一片。各把衣襟沾濕。默默地擁抱了一刻。趙氏攜了月姑。同入寢室坐下。月姑便問兄弟上那兒去了。怎的不見。趙氏笑嗔的道。你還不知呢。你的兄弟。煞是淘氣。沒一天不是烏黑了不回家。爲娘的那一天不在門口守候於他。月姑笑道。他在外面幹些什麼事。趙氏繃了眉兒道。離此不遠。有個姓蘇的漢子。據你淘氣的兄弟道。此人本領高強。文武俱全。你兄弟便拜他爲師。隨他學習拳腳。爲娘的因你兄弟的身子。不十分結實。禁止他不要去。偏是你們的父親。却袒護了兒子。任他鬧去。月姑微微一笑。接着道。諒那姓蘇的師父。本領不弱。弟弟隨他學習。倒也罷了。趙氏點着頭道。好孩子。你一去十年。怎的這們心狠。沒個信兒給俺們。究的在那兒呢。月姑便將

前事纏說一番。趙氏驚喜之間。房外闖進了天錫。抬頭見了月姑。吃驚似的望外退下。趙氏早笑着道。痴孩子還不上前見過姊姊。天錫欣然道。可是月姑姊姊嗎。趙氏笑道。誰說不是。天錫搶步上前。向月姑行禮。月姑急行回禮。祇見他的兄弟。虎頭燕頤。狀貌十分英武。不由的很是欣慰。天錫却一眼瞧見了月姑腰間所懸的寶劍。詫道。姊姊離家多年。難道也學成武藝了嗎。月姑笑道。會什麼武藝。天錫道。姊姊別哄。你既不知武藝。佩什麼劍兒。月姑嗤的一笑道。這是擺個樣兒罷了。倒是弟弟的本領。怕已不小。媽和姊姊說過的了。蘇師父的本領。端的不錯咧。天錫一豎拇指道。提起俺們的蘇師父。確是十分了得。姊姊腰佩寶劍。諒也好武。明天隨了俺去見蘇師父。請他傳幾下拳脚。也好作爲防身之用。趙氏正待說出月姑已是學成本領。却給月姑暗使眼風。阻住趙氏。趙氏便含笑不語。天錫又將他的蘇師父誇張得世上無雙。天下獨一。邊說邊將師父所授的拳脚。揮拳抬腿演了不少架式。月姑暗暗失笑。點頭允他明天同見蘇師父。晚飯之後。天錫自回臥室安睡。趙氏月姑母女兩個。在房中細說別後景況。不必細表。

一宵易過。又是天明。晨點食畢。天錫便邀月姑同往。月姑却將寶劍交與趙氏收藏。身上略加結束。隨了天錫。同至蘇師父處。這個蘇師父。便是水底神猿蘇節。那時蘇節尙未入大麻湖幹那水上賣買。在太平村上收徒授藝。很有一些名兒。天錫帶了月姑。到那蘇節授藝所在。正值蘇節使着一條齊眉棍兒。五光蓋頂。左插花。右插花。葉底偷桃。枯樹盤根。一路路解數。端的有條不紊。很有勁兒。月姑暗暗點頭。待到一路棍兒使畢。蘇節將棍兒就地插去。沒入了半條。衆人齊聲喝彩。蘇節一揚臉道。你們可能拔出此棍。便有幾個精壯漢子。一一上前拔取。休想動得分毫。費了多時。仍是沒人。拔起棍兒。蘇節哼了一聲道。太平村上都是沒人兒嗎。這一句話激動了胡月姑。在傍連聲冷笑。蘇節聞聲瞧視。見是一個年輕的女娘。不由的面色一沉。正待發話。却見天錫急步趨前道。師父休怒。這個却是弟子的姊妹。特來拜見師父。請傳一些拳脚。蘇節便笑着道。娘兒們學什麼拳脚。且是他有輕藐爲師之意。月姑却趨至棍兒跟前。故意譚視一回。遲疑着道。這條棍兒真個生了根嗎。蘇節笑着應道。根雖沒有生。姑娘若有能耐。將

此棍拔起。蘇某永離太平村。不再在此授徒。月姑吐了吐舌子道。這條棍兒要用了。拔的氣力。然也太呆了。既是沒生根。兩指兒可撮將起他。蘇節憤然道。姑娘若用兩指撮起此棍。蘇某日後見了姑娘。不論在什麼所在。都願向你叩頭。月姑笑道。好嗎。說着伸出兩指。撮住棍兒。喝聲起時。早見半條陷入土中的棍兒。隨指撮起。更又好幾塊硬泥碎石。隨棍飛起。在場的人。一聲暴雷似的彩兒。頓把蘇節威風滅盡。紅了臉兒。悄悄的逃去。從此太平村上。再也不見蘇節的踪跡。不料隔了多年。竟在醉仙居中。胡月姑翩然到來。蘇節那裏肯在這個所在。和胡月姑叩頭呢。不得不避地不違了。衆人聽了蘇節這番話兒。方才明白。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二十七回 兒女盡英雄一場水戰 冤仇梟猿結舉室焚如

話說蘇節說明前情。司馬平一翻怪目道。些細小事。一言可解。偏是蘇寨主避席不見。胡三姑姑負氣而去。不免另生枝節。鬧出岔兒啦。魚成龍道。他準上大麻湖去了。蘇節

微笑道。他不上大麻湖便罷。若上蘇家水寨。管使他吃番小苦。石賓等聞言都道。這樣鬧去。更不是事。由俺們調停罷。當下計議一回。大眾決向大麻湖一行。在水寨守候。胡三姑姑到來。從中和解。蘇節自是願從。這晚席散之後。各自安歇。一宵易過。這天蘇節陶伯器引着韓能石賓楚玉邱剛彭鳳環毛定珍邱家鳳魚成龍八人同向大麻湖前去。司馬平却和衆人道別。獨向潼關拜謁他的師父金面佛馬元去了。按下不題。先說蘇節回至水寨。一面大開筵席。宴請魚成龍等八人。一面傳令水寨各處要隘嚴密防守。一連五日。未見動靜。蘇節笑向魚成龍道。諒那胡三姑姑不諳水性。不敢冒險到來。衆人也覺有理。便待告辭各回。蘇節苦苦堅留。不允放行。衆人又留了兩天。歸念很急。蘇節情知不能再留。設筵餞別。正在暢飲之間。東寨頭目飛稟蘇節。湖口有一條浪裏鑽。在寨前往來如飛。祇有一個年輕的漁婆操舟。手下喝問他幹什麼。他兀是掉頭不顧。命孩子們上前連人帶船捉拿他時。他煞是活鱗。休想近得他的船兒。有幾條浪裏鑽給他掀翻。孩子們下水鑿他的船底。也是不行。特來稟報。候寨主定奪。蘇節聞報。霍

然離座。早給魚成龍上前按住道。不消說了。定是胡三姑姑來啦。待俺前去見他。衆人都道好。蘇節立命手下備了一條小船。給成龍乘坐。成龍也不用嘍兵操舟。一個兒揮槳如飛。那條浪裏鑽。便似激箭一般。直奔東寨水口。遙見那兒果有一條浪裏鑽。在湖面上如飛來往。瞧那操舟的漁婆。背影恰似胡三姑姑。魚成龍便高聲喊道。三姑姑別來無恙。倏地漁婆回過臉兒。向成龍瞧了一眼。成龍也已瞧得分明。那個漁婆。却非胡三姑姑改裝。反覺吃了一怔。却見漁婆的浪裏鑽。迎面駛來。漁婆在船尾上一瞋雙目。喝着問道。來人敢是水底神猿蘇節。成龍脫口應道。俺便是蘇某。姑姑端的何事到此。開俺們的玩笑。成龍話聲未畢。漁婆突從那條船上。憑空躍至成龍船頭。手中一支輕槳。向成龍面門揮來。成龍哈哈一笑。身子望後翻去。一個筋斗。翻落湖中。起手扳動船舷。頭兒露出湖面。喝聲下來罷。那條浪裏鑽。船底仰天。漁婆應聲落水。好漁婆。順了翻落勢兒。一個黃鱸甩水。撲向成龍。圈回雙手。兩拳分心打來。成龍見那漁婆水中也能睜眼。出手且是不慢。便知是個內家。不敢輕忽。見他雙拳揮來。身子望下一沉。使一下

水蛇攪兒。在湖中一個旋風。滴溜溜旋至漁婆身後。左手提向漁婆臀下。右手伸抓他的夾領。祇須兩下中成功一手。便能將漁婆擒住。好漁婆初見成龍一個水蛇攪。激得湖水沸騰。一時眼兒難睜。猛覺背後水響。身子向前一挺。一個鯉魚躍水。上身早露出了湖面。成龍撲了一個空。見漁婆的兩支脚兒。在波中晃動。便使出他的水中絕技。一運氣兒。身如箭速。水聲却一些兒沒有。竄近漁婆脚下。雙臂向漁婆小腿上抱去。那知漁婆的鬼精靈。更較成龍來得。他半個身子露出水面。耳聽着水中水聲。眼瞧了湖面水紋。這時不聞水響。却見湖面上。一線波紋。飛向身前而來。便知敵人偷襲他下三路了。哎。唷。娘兒們的下三路。怎能任人偷襲。漁婆雙腿併處。身子望上躍起。身子離了湖面六七尺開外。成龍又撲了一個空。上面滷的聲。漁婆倒翻身。頭下脚上的鑽落波心。恰在成龍背兒之上。成龍的後頸。早給漁婆一手握住。接着腰臂之間。也給漁婆抓住。成龍奮力掙扎。反給漁婆借了水中勁兒。雙臂一晃。將成龍高高的擊出水面。踏波向岸。却不妨蘇節早已得了東寨頭目報告。成龍和漁婆一同翻落湖中。在水中交手。

蘇節深恐成龍有失。換了水靠。也不用船隻。竟從水底取道。直奔東寨湖口。伏在水中。凝神瞧着。瞥見成龍被擒。便上前援救。見漁婆踏波向岸。心下暗喜。悄悄的隨波消去。這一來漁婆可防不到了。水響又沒有。湖面波紋也不震動。那知蘇節已到脚下。蘇節兀是未知那個漁婆。不是胡三姑姑。便不願下毒手。喪他性命。却有意羞他一番。即將一柄短刀。向漁婆胯下輕輕一點之間。漁婆早覺有異。哎啊一聲。將手中的魚成龍。擲入波心。離岸本已不遠。他便一躍登岸。身上淋淋漓漓一身水。倒也罷了。胯下襠中。却破一洞。正在要處。漁婆氣紅了臉兒。却見水面露出了一個臉兒。說了聲蘇某得罪啦。重又沒入波中。漁婆方知鬧了多時。這人纔是真的蘇節。更覺愧恨。便指着大麻湖道。三天之內。冷姑娘不將蘇家水寨蕩平。誓不爲人啦。說着。儻身而去。原來這個冷姑娘。却是胡三姑姑的結義姊妹。單名一個萍字。父母早已去世。家住相離大麻湖不遠的冷家窪。他的一身水中本領。都由他的嫂子顏氏所授。顏氏已於去年身死。他的哥哥冷月清。便作客他鄉。一去不回。冷萍獨個兒支持門戶。冷家窪居民。都是捕魚爲生。冷

萍家中。却有二十四條漁船。推爲該處富戶。胡三姑姑在醉仙居走出之後。卽和米巧娘同至冷家窪。和冷萍會面。意欲冷萍偕同於他。前往大麻湖。和蘇節鬧頑。冷萍原是個喜動不喜靜的脚色。知道之後。却道你不識水性。隨我前去。反覺累人。不如由我一個兒前去。將蘇節擒至。交給姊姊發落。便是。胡三姑姑覺得有理。冷萍便欲前往。胡三姑姑笑道。蘇某此刻尙在醉仙居。諒有多天盤桓。且待他回了大麻湖再去。找他不遲。冷萍便待了旬餘。諒蘇節已回水寨。他卽喬裝了漁婆樣兒。駕着一條浪裏鑽。取道大麻湖。滿想擒得蘇節。那知反受侮辱。回至冷家窪。胡三姑姑聞知被辱緣由。不由的大怒異常。一面慰謝冷萍。一面却欲飛劍斬取蘇節首級。冷萍急道。你不知水性。怎能前去。胡三姑姑憤憤的道。飛劍凌空而去。祇須飛渡大麻湖。到他水寨之中。取蘇節的首級。易如探囊。冷萍纔不加攔阻。胡三姑姑喚米巧娘在冷家等候。他便化成劍光。飛向大麻湖而去。這時已在傍晚時刻。胡三姑姑的劍光。飛渡大麻湖。瞥見水寨的寨門開處。一條大船駛出。船上却是魚成龍石賓等幾個。蘇節也在船中。胡三姑姑見了這幾

個人都在船上。却不便下手。且念蘇節爲人。也是俠義一流。不能遽加殺害。自己的兄弟。又是拜他爲師。在冷家窪時。一股憤火難忍。未加三思。此刻一經細慮。殺念頓捐。祇是不給蘇節小受痛苦。冷萍面前。又難回話。不由的在空中盤旋。沒了主意。恰給船上的毛定珍瞥見劍光。指與衆人瞧看。魚成龍仰空一瞧。便將蘇節緊緊抱住。口中高聲喊道。二姑姑使不得哇。請瞧俺們情分。別和蘇寨主爲難。衆人齊聲附和。胡三姑姑更是不能發作。隱落劍光。到了船上。滿臉憤色。成龍笑向蘇節道。此番你叩了個頭罷。事便結啦。蘇節真個依了成龍。向胡三姑姑叩頭。三姑姑轉怒爲喜道。俺們本鬧着頑的。祇是俺家妹子冷萍。蘇寨主太欺侮了他。恐不能甘休呢。成龍道。可是那個漁婆。便是冷家窪的冷萍。端的名不虛傳。蘇節笑道。待蘇某親上冷家窪。給冷姑娘叩頭請罪。如何。胡三姑姑欣然道。若能如此。便可沒事。當下卽命船向冷家窪搖去。到那冷萍家中時。天已昏黑。胡三姑姑先行入內。和冷萍說明。冷萍原是直爽性兒。蘇節旣來請罪。臉上已是有光。卽和三姑姑一同出接。將衆人接入廳上。蘇節待屈膝請罪。冷萍却雙手

攔住。和衆人通過姓名。立飭下人侍候酒席。石賓等水寨中已是喝了饞別酒兒。此刻却因三姑姑和蘇節言歸於好。都覺欣喜異常。便也不加推辭。各又開懷暢飲。胡三姑姑飲至微醉。他因魚成龍尙未成家。冷萍沒有出字。悄悄的徵得了魚冷兩個的同意。卽席訂盟。衆人更是有興。這一宵待到席散。衆人都已沉醉。留宿冷家。次日蘇節自回大麻湖。胡三姑姑仍留冷家。魚成龍因訂了冷萍的姻事。須得歸稟叔父魚昆。却邀石賓等同往醉仙居。衆人因是順路。也不推辭。這天到了村口岔路。上一頭大牯牛。牛背上斜坐着一個牧牛童兒。成龍識得此童。他的父親楊大。原是醉仙居的老主顧。那楊大的兒子。一眼瞥見了魚成龍。小臉兒頃刻失色。急從牛背躍下。攔住了成龍去路。張口結舌的說話不清。成龍在他頭上拍一下笑着道。小鬼兒敢是瘋了。楊大的孩子。咽了一口唾兒。亂七雜八的說出一番話兒。頓使魚成龍面如土色。衆人齊行吃驚。原來在魚成龍等上大麻湖去了之後。醉仙居中店務。仍由魚昆一個兒主持。不防金水壩齊家莊上的聖手天王齊奇。因魚昆叔姪勾給了彭家寨。衆人在他壽辰之日。殺將

起來。齊奇脫身逃去後。知所有的屋舍。盡付一炬。悉成焦土。齊奇把魚昆叔姪恨如切齒。星夜趕奔金陵。見了他新收的徒兒某王子。哭訴一番某王子。見老師被人欺侮。勃然大怒。王子府中。本蓄有衛士多人。王子立即下諭。挑選精銳二百人。交給齊奇。囑他更招能人相助。圍攻醉仙居。捉拿魚昆叔姪。解送金陵王府。追訊餘黨所在。再行出諭。拿捉齊奇。率領二百名精銳衛士。不分晝夜。馳回金水壩。招同金鼎新。金雄。齊湘綺。和齊家莊上舊日的莊丁。更有金家莊上的莊丁。五。六百人。悄悄的齊赴瓦官村口。候到深夜。繞包圍了醉仙居。破門殺入。齊奇滿望彭家寨衆人都在裏面。一網打盡。那知僅捉得魚昆一人。詢問成龍等行踪。魚昆閉口不言。齊奇祇得放火燒了醉仙居。將魚昆押解金陵王府中去了。瓦官村的居民。平日都是深敬魚昆叔姪爲人。見他家中給人摧殘。盡懷不平。可是探明齊奇等奉了王子的命兒到來。各知勢力不敵。愛莫能助。任憑魚昆給他們拿去。齊奇因魚成龍漏網在外。終是禍水。暗命三十名衛士。在瓦官村中守候。由金雄。齊湘綺率領。日在瓦官村四週查察。楊大的兒子。瞥見魚成龍回村。深

恐成龍被擒。便攔住去路。說明情由。魚成龍驚憤交加。聞知村中有三十名衛士。由齊奇的女兒子壻率領。一咬牙兒。便待殺入村中。和金雄齊湘綺拚個死活。韓能攔阻了道。魚大哥且休動手。俺們這幾個人。欲將齊金兩人。三十名衛士。齊行殺死。也非難事。但恐消息傳出。令叔被囚王府之中。性命難保。爲今之計。俺們不必入村。且改道趕奔金陵。將令叔設法救出。再向齊金兩姓尋仇。報復不遲。這一番話兒。很有見地。魚成龍按下怒氣。退出瓦官村。石賓却恐一路上給人注目。便分爲兩起趕路。一起韓能楚玉毛定珍彭鳳環。一起石賓魚成龍邱剛邱家鳳。約在東嶽廟會齊。兩路人分道趕路。一路上無事可表。石賓等四人先到金陵。便在東嶽廟附近守候。隔不多時。韓能等四人也到。會齊之後。共商怎樣援救魚昆。韓能道。先須探明令叔被禁之處。究在王府。或在他處。方可下手。俺們且須找個客寓安身。更得分作幾起。雖是同在一寓。却不能露出相識形跡。當下計議停當。邱剛兄妹和鳳彭環作了一起。楚玉夫婦作了一起。石賓韓能作了一起。魚成龍一個兒先在南門大街上找了一個王家老鋪子住下。餘人也先

後住入。這天午後，魚成龍一個兒，覓向某王子府前，察看一看。晚上纔好偷入王府。他在王府前後左右走了一個圈兒。心中已有成竹。一眼瞥見楚玉，却在王府門首探頭伸腦，向內偷瞧。早有一個值門侍衛，在斜刺裏飛出一皮鞭，正中楚玉肩頭。楚玉正待發作，魚成龍深恐楚玉鬧出岔兒，飛步上前，拽了楚玉臂兒道：「某兄，你又發瘋了。這兒是王府，容得你游玩嗎？快走快走。」說着，不容楚玉答話，拖了便跑。楚玉見是成龍，也己一意隨他離了王府。成龍纔輕聲了道：「楚大哥，下遭別上那兒去。鬧出岔兒，不是玩的。」邊說邊行。沒多時候，相近王家舖子。兩人又分作兩起。楚玉入寓之後，魚成龍遙見韓能在寓所東首，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回身便走。成龍喻意，隨後跟去。到了一條僻靜的小巷中，韓能止住脚步，四顧無人，便向成龍道：「令叔幸未受害，確是被禁王府地牢之中。性命雖是保全，雙足受了非刑，逼供已成殘廢了。魚成龍聽說魚昆已成殘廢，禁不住心傷淚落。詢問韓能從何探得，韓能答稱在酒肆中，恰遇一個王府衛士，在他口中探出了消息。韓能成龍正在密談之際，忽聞背後吆喝一聲：「好大胆的賊子，謀劫重

犯嗎。不要走。隨俺見王爺去。說着話時。兩人的肩頭。早給一人抓住。韓能成龍大吃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俊羅芳急煞藥蓮兒

憨楚玉大鬧留春院

話說韓能成龍。在小巷中私語的時候。驀被一人抓住肩頭。喝道。大胆賊徒。謀劫重犯嗎。兩人大吃一驚。成龍抽出佩刀。韓能掣散軟鞭。一蹲身。分向左右閃開。霍地旋過身軀。刀鞭並起。却見喝話的人。不是公門捕役。却是胡三姑姑。俏生生含笑。站在一旁。魚韓兩個。收藏刀鞭。心神安定。詫問胡三姑姑。怎會到此。三姑姑輕聲了道。在冷家窪得知凶訊。趕至瓦官村。沒見你們踪跡。知是上這兒來了。才到此。走遭王府前。便瞧了魚爺。一路追隨到此。你們好大胆兒。這兒什麼所在。容得你們切切私語。瞧瞧那家門上。貼的什麼字兒。魚韓兩人。隨了三姑姑。手指瞧到左首一家門上。貼有紅紙條兒。端正正四個黑字。總捕馬寓。不禁相視吐舌。自知太大意了。三姑姑說了聲晚上再見。

姍姍自去。魚韓兩人不再停留。拔步出巷。迎面一個漢子。豹目濃眉。大鼻闊嘴。削骨臉兒。黃黑皮色。皂羅袍兒。抓地虎頭鞋。大踏步入巷。劈面和魚韓兩人擦身行過。成龍回頭瞧去。那漢恰也回頭瞧着。和成龍的目光相接。都不迭的回過臉兒。成龍走出小巷。側目瞧去。見那漢已入總捕家中去了。成龍暗叫聲險。瞧那廝體格兒。說不定便是總捕馬某。當下兩人各自返寓。準備夜入王府。相救魚昆。暮色方沉。楚玉一個兒飽餐一等。悄悄結束身上。懷着一口短刀。不和定珍言明。便奔王府。抄至府後圍牆跟首。抬頭瞧去。牆兒端的高峻。自揣難於躍登。沿牆走去。瞥見了一個角門。門前沒有守衛。蹶至門前。用手輕推。知是鎖閉。出短刀插入門隙。擦撥多時。依然沒法啓門。楚玉燥性發作。抽出門隙短刀。向角門上猛飛一腿。說一聲響。響門兒毀去半扇。楚玉從破處蹶入。瞧向前方。却是一片廣場。足有二三畝見方。這兒原是王府中衛士操演所在。若在白晝。場上都是下了班沒事的衛士。在彼閒散。一到晚上。便靜悄悄沒個人影。因此楚玉踢破了角門。也沒人覺得。楚玉順着走廊行去。走廊盡處。一道粉牆。遮了去路。牆上雖有一

個月洞門兒也關閉得緊密。楚玉瞧那粉牆祇有六七尺高。下一縱身躍上牆兒。望下一個瞧。却是一所花園。楚玉躍落園中。游目四矚。花木扶疏。樓閣參差。東一個亭兒。西一條小橋。他也沒有什麼心情賞那園中景兒。胡亂走去。穿出花園。早見朱樓高聳。珠簾低垂。燈火掩露。聲息罕聞。楚玉來時已定主意。祇須找得某王子。便知魚昆下落。諒那王子定在樓上。驚行鶴步正在找尋登樓所在。瞥見前面一點燈光。漸行漸近。閃身避在走廊柱後。旋見一個十五六歲的使女。一手提盞紅琉璃的宮燈。一手托了一只朱盤。盤中兩個小碗。碗內熱氣上騰。不知什麼東西。楚玉見他祇有一個兒。待他行近。突從柱後躍出。攔住去路。那個使女哎喲一聲。朱盤失手。兩碗粉碎。湯水潑了滿地。一顆顆蓮子在地亂滾。楚玉一揚手中短刀。喝問王爺在那兒。使女戰索索答道。王爺在留春樓。楚玉問明留春樓所在。沒法處置。使女便喝聲對不起你啦。手臂一挺之間。短刀刺進使女咽喉。鮮血噴處。身已倒地。那面紅宮燈。跌地碎滅。楚玉却依着使女所指。轉向東首行去。百數十步。又是一個院子。塔下一簇簇的芳花如錦。紅欄低護。玉樓凌空。

楚玉知是留春樓到了。升階入內。找得登樓梯子。躡足登樓。帘兒垂落。微露燈光。楚玉微掀帘兒。向內瞧去。桌上高燒金蓮寶燭。靠窗一個綠衣使女。正推開窗子。向下瞧看了一回。重又閉窗。回身向倚在榻上的一個嬌俏少婦道。小翠怎不見來。待婢子催促他去。少婦頭兒微點。綠衣使女掌了一柄燈兒。楚玉便知他要出房來了。急向側首閃避。旋見帘兒掀處。使女忽忽出房。下樓而去。楚玉煞是胆大。輕輕掩入樓中。那個少婦正背兒向外。沒有瞧見楚玉。楚玉趁機躲在一架銅屏之後。纔見榻上尚有一個臉兒白俊的男子。身上裝束。甚是華麗。側了身子。頭兒靠在枕上。面含笑容。少婦的頭兒。却低低俯下。湊近男子面頰。軟語道。好好的睡一回罷。小翠煞是可惱。蓮子羹還不送到。小環去催咧。楚玉暗呼不妙。瞧那男子。胎貌兒很俊。諒是王子了。正待躍近榻前。逼問魚昆所在。驀聞梯上一陣急促腳聲。旋見小環變貌變色的搶步進內。趨至榻前。稟道。娘娘出了岔兒啦。小翠不知給誰殺死在玉鳳樓前了。榻上男子一躍而起。惶然問道。王爺可曾知道。小環答稱沒有罷。那男子拔步待走。少婦一手拉住了道。慌些什麼。男

子一頓脚道俺的娘娘。小翠去拿的什麼東西哇。若容王爺瞧見。娘娘脫不了干。俺也沒有活命了。少婦不禁變色道。那便怎處。男子且走且道。讓俺先去收拾了那些東西。再去稟知王爺。便可沒事。楚玉聽得清楚。方知此處還不是留春樓。那廝也非某王子。先前殺死的使女。刻已破露。不知那廝是誰。且隨他下樓。尾得某王子所在。再作處置。楚玉便趁他們忙急之間。暗隨那個男子下樓。原來這個男子。却是王子的親信侍衛。叫做羅芳。胎貌兒既是俊樣。且又機智。手中膂力。也是不弱。王子很是器重於他。內院禁地。任他自由出入。他私下便和迎暉樓的尤娘娘有了苟且。這個尤娘娘。在前很得王子寵愛。憑空有個佞臣。獻進了一個姓錢的美人。竟把王府的美人兒。都比了去。從此王子常在錢美人的留春樓中尋歡。尤娘娘失了寵愛。勾上了羅芳。雲情雨意。兩下很是愜意。這晚羅芳和尤娘娘膩了一陣。羅芳聞知王子。有種秘製的藥蓮兒。原是媚藥的一種。很有功效。便問尤娘娘可有。尤娘娘答稱沒有。却能設法。便命小翠前往留春樓。賄通錢美人的使女。偷得兩服。煎湯送往。偏給楚玉刺死了小翠。藥蓮兒盡

拋地上。羅芳得知小翠被殺，深恐王子瞧見了藥蓮兒，定欲追根盤問，鬧出大禍。急急忽奔至玉鳳樓前，將碎碗、朱盤、藥蓮等物收拾過了，纔趨至留春樓下，捫衣登樓。不知楚玉尾隨在後，一同上樓。樓頭本有侍衛守着，見羅芳忽忽登樓，背後隨了楚玉，認做羅芳，引他進見王子的人，便不盤問。羅芳在房前站定，低聲問道：「王爺安睡了沒有？」帘兒揭處，一個使女喝問那一個。羅芳便道：「有急事稟明王爺。」卽聞房中笑着道：「羅芳幹麼？何事見報？」楚玉知道王子在內，他也不顧前後，懷中掣出短刀，不待羅芳答話，推開羅芳，掀帘躍入樓中，祇見一個絕世的美人兒，靠在一個黃臉的男子懷中。知道那一定是王子無疑。一個箭步躍至王子面前，伸手去抓袍帶。王子驀見楚玉惡狠狠衝入樓中，手中明晃晃刀兒耀眼，急將錢美人推開，口喊拿刺客。錢美人已嚇倒在地。王子欲待拔取壁上劍兒，楚玉早至身前，伸手抓來。王子側身避過，楚玉抓了一個空，再將抓時，房外的羅芳和四個衛士，火雜雜搶入。羅芳赤手空拳，撲向楚玉背後，攔腰抱去。楚玉初時原待抓住王子，用刀威嚇，逼釋魚兒。衛士等投鼠忌器，不能擒捉於他。此時

王子沒有抓到。衛士齊來。自知勢成騎虎的了。猛吼一聲。避去羅芳腰箍。挺刀便利羅芳。羅芳閃過一傍。四衛士四口腰刀。紛向楚玉劈去。楚玉一口短刀。上下翻飛。左逢右迎。煞是活鱗。王子這時。拔下壁上寶劍。親來助戰。羅芳飛奔下樓。召集府中衛士。一聲警報。燈球火把。刀槍劍戟。滿佈留春樓下。聖手天王齊奇。本是未離王府。此刻得了警信。倒提扑刀。和羅芳飛步登樓。齊奇瞧見楚玉。便大聲喝道。好賊子。胆敢前來送死。說着話兒。一口扑刀。早捲入了刀光裏面。楚玉已因樓中地逼。不易蹤跳施展。給四個衛士和某王子。苦若圍定。不能脫身。再加上一頭猛虎似的齊奇。心中陡覺慌張。刀法散亂。齊奇捉個破綻。飛起一腿。正中楚玉手腕。短刀脫手之間。某王子也是一腿飛處。將楚玉踢了一個筋斗。跌翻在地。衛士亂刀砍下。某王子喝道。拿下。衛士收住佩刀。按住楚玉。用繩索綁得結實。楚玉明知不能脫逃的了。也不掙扎。任他背剪雙手。推至王子座前。王子先命使女將錢美人送往玉鳳樓安歇。纔厲聲喝問楚玉姓名。齊奇上前稟道。此人卽是魚昆羽黨。喬裝江湖玩耍班的賊子。王子震怒道。本在捉拿爾等。胆兒倒

也不小。前來行刺本藩羅芳。趁機稟道：迎輝樓尤娘的使婢小翠被殺在玉鳳樓前。諒是此賊所害。請王爺明察。楚玉不待王子詢問。先自承道：那個婢女却是爺爺殺的。今既被擒。要殺便殺。不必多言。王子見楚玉性兒爽直。便溫顏了道：本藩瞧你也是一條漢子。此番到來。定是受人之愚。你的羽黨。都在何處。快快供出。本藩便當赦爾無罪。楚玉打了一個哈哈道：爺爺一個兒來。此相救魚昆。有什麼羽黨。哇。王子正待傳命用刑。突聞喧聲一片。起自樓下。齊奇羅芳。自視王子。候命待走。王子卽命二人下樓查問。何事喧鬧。早有一個侍衛。急忽忽搶入稟道：地牢中的罪犯魚昆。給一個女子殺了。守卒搶了去了。更有四五个男女賊人。在府中擾鬧。請王爺定奪。王子大怒。一面令羅芳傳命城守官兒。緊閉城門。各衛兵役。捉拿賊徒。一面命齊奇率領府中衛士。分頭追擊。齊奇羅芳奉命而去。王子震怒之間。起劍向楚玉劈去。說時遲那時快。劍近楚玉頸上。時。王子手腕上先中了一枝弩箭。王子吃了痛苦。寶劍脫手的當口。一人躍入室中。鞭影刀散。衛士的刀兒盡行脫手。楚玉早瞧清來人。正是韓能。不禁哈哈大笑。猛力掙

脫索縛。拾了一口腰刀。欲向王子劈去。韓能急道。兄弟不能胡鬧。隨愚兄走罷。說着。打開一條路。帶同楚玉。出了留春樓院子。躍登屋面。楚玉詢問他們怎樣了。韓能答稱。魚昆早給胡三姑姑救出。此時說不定已出城關。俺們都因你一人不見。纔逗遛不去。快些走罷。還須出城呢。楚玉便隨了韓能。逃出王府時。但見東西兩頭。馬步軍丁。如潮而至。燈球火把。照耀通明。韓能楚玉。躍登民屋。向南門大街逃去。韓能知道今夜不能出城的了。卽和楚玉。逃回王家客店。石賓毛定珍。彭鳳環邱剛邱家鳳魚成龍等。也因各城門有了防守。難於越出。先後回至客店。祇有魚昆。却給胡三姑姑救出了城關。投奔冷家窪去了。客店中。一行人。雖得脫險歸來。却也不敢安睡。防着軍兵捕役。前來搜查客店。更防齊奇同來。恐被指認出了。又須大費周章。這一宵上。都是懷着鬼胎。惴惴不安。却幸那般軍兵捕役。烏亂了一陣。鬧得城中的居民。都從夢中驚醒。不知何事。頓刻鴉飛鵲亂。鷄犬不寧。宛似大禍臨頭一般。入後探明真相。方始安寧。已是將近天明。軍兵捕役沒捉到一個賊人。整隊各散。文武官兒。齊向藩王府請罪。某王子倒也不將他

們難爲但命嚴守城關。盤查出城行人。如有可疑。立加拘拿。衆官員奉諭退下。這天城中出城的人。都受嚴厲盤詰。韓能等一行人都躲在王家客店。過了三天。纔分了幾起出城。石賓彭鳳環楚玉毛定珍四人。分作兩起。先後出城。這時防範已鬆。他們安然出了城。接着邱剛邱家鳳兄妹兩個。出了城關。最後却是魚成龍和韓能二人。堪堪城門相近。成龍瞥見前三天在小巷中瞧見的漢子。揚着嗓子。對幾個做公的道。別沒事人樣兒。王府中公事。不比其他。莫道上面不催。俺們便得貪懶。還須留神一二。哇。原來此人正是總捕馬濟。他見手下夥計。和把城軍兵。漸漸疏懶。便來發話。成龍便低着頭兒。忽忽出城。忙急之際。和一個做公的撞了一下。那個做公的人。受了馬濟排揎。正沒好氣。給成龍撞了一下。便把成龍出氣。一伸手抓住成龍肩頭。一手便是一巴掌。拍的聲成龍半邊臉上。已是看了一下。若在平日。成龍早暴跳如雷。此刻尙未出城。祇得耐了氣兒。含笑賠罪。那做公的架起臉兒。喝道。你這廝慌慌張張。趕出城關。幹什麼。說不定王府中的要犯。罷說着。扭住不放。早有四五個做公的人。圍上前來。幫同搜查。韓能本

已出了城門。回頭瞧見成龍給做公的扭定了不由的吃驚。站定那時總捕馬濟見夥計扭住了人。也上前瞧看。向魚成龍上下打量了一陣。問道身上搜過了沒有。夥計答稱搜過了。除有一口腰刀。和一些碎銀。沒有什麼別的。馬濟便問成龍姓名。在城中幹什麼。出探去作甚事。上那兒去。成龍答稱姓王行四。在昨天進城探友。沒有遇見。今天城却是回家去的。成龍答話方畢。韓能已奔了過來。口中喊道。李大哥恁事哇。說着又出向馬濟一拱手道。他是個莽漢子。不識好歹。冲撞列位。小的賠罪了。別難爲他罷。馬濟一伸手。揪定韓能喝道。好哇。他自稱王四。你又喚他李大。他究竟是姓王姓李。這一來。韓能頓口無言。成龍臉上變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不期而遇客邸刺賊 矢志靡他尼庵求嫂

話說韓能和魚成龍兩人的話兒。不相符合。總捕馬濟頓生疑心。喝問數語。瞧見韓能頓口無言。魚成龍臉上變色。瞧料路兒不正。向夥計一使眼色。早有兩個做公的。尺冷

聲抖出兩條鉄練。向魚韓兩人套去。韓能猛起一腿。將抖練夥計踢了一個大筋斗。同時一拳打向馬濟脅下。馬濟原本揪了韓能。此刻見他拒捕。拳兒飛來。側身閃避之間。手兒略鬆。韓能趁勢掙脫。霍地躍開丈餘。掣出軟鞭。同時魚成龍虎吼一聲。抽出腰刀。砍倒了幾個做公的。飛步出城。韓能隨後跑去。馬濟和把城軍兵跨馬追趕。魚韓兩人却是走若奔馬。轉眼已是跑得老遠。休想追得。馬濟喪氣而回不題。但說韓能魚成龍兩人落荒走了一程。見後面追騎不至。纔放緩脚步。略止喘息。揀隱僻所在歇坐一刻。成龍笑着道。可見打謊也是不易。大俺說王四。你道李大。莫怪人家起疑。韓能也自失笑道。這是俺們大意。沒有先編串同的謊話。偏受盤詰。現下楚玉等一行人。諒向徐州去了。俺們趕上去會合同行罷。魚成龍道。那也不必合他們一路走。歸根在冷家窪能會面。韓能覺得有理。兩人歇坐一回。便待趕路。忽聞鸞鈴响亮。成龍吃驚道。敢是追騎來了。兩人避入樹林。早見八九匹駿騎飛奔而過。兩人瞧得分明。爲首一人。正是聖手天王齊奇。成龍一吐舌子道。險又和他撞見。韓能笑道。光是這幾個人。俺們兩個還不

能了結嗎。說着兩人走出樹林。成龍恨恨的道。齊奇不除。俺們可不能安寧。他此刻又不知上那兒去呢。韓能沉吟了道。好在俺們也向那條路上去的。說不定他回騎當子。湊巧合俺們相遇。少不得將他結果。免去後慮。成龍點頭稱善。一路行去。却不見齊奇回騎。成龍笑道。諒是老賊命不該絕。俺的肚中。可已餓了。韓能笑道。俺也餓了。這時天色近晚。兩人便商議尋找客店安歇。又趕了八九里路程。纔到一個小鎮集。鎮名宣兒集。鎮梢祇有一家小客店。招接客商。魚韓兩個。跨入小客店時。店中的管賬先生。拾着一枝旱煙筒。哈腰接着道。兩位爺敢是歇店。成龍應道。是那管帳先生。推起滿面笑容。道。對不起得很。小店中房位。本是間兒不多。今天恰有一夥京裏下來的軍爺。齊佔了去。已是沒有空的房位。請兩位爺另投他家去罷。說完話時。裏面一片馬嘶聲。夾着人聲嘈雜。煞是熱鬧。韓能魚成龍面面相覷了一回。成龍祇得和管帳的商量道。你也知道。的這兒鎮上。除了寶店。沒有第二家客店了。俺們趕了一天路。肚中已是十分饑餓。這時天又黑暗。再也不能趕路咧。且容俺們兩側。不論在什麼所在。捱待一宵。明天一

早趕路。房飯金兒多多奉納。就是那個管帳先生。沉吟了一回。搔着頭兒道。有却有一個所在。祇是在馬棚一處。兩位爺若不嫌屈尊。當喚夥計安排鋪位。韓能眉兒緊繃。成龍却欣然道。那是很好。胡亂宿一宵。此刻先容俺們吃飽了肚子再說。說着向管帳先生的房中跨入。管帳接脚入內。一面喚夥計安排鋪位。一面喚灶上整備酒飯。不多時。酒菜都到。魚韓兩人飽餐了一頓。便由管帳的掌了燈。導入裏面。果在馬廄一傍。有所污敗的小屋。裏面席地鋪了兩個鋪位。也沒有什麼桌椅。管帳的將手中的燭臺放在地上。笑着道。簡慢得很。請兩位爺早些安睡。說着退出。韓能就地鋪上坐下。早聞馬廄中的馬兒。嘶聲喧成一片。縳着眉兒。向成龍道。今晚休想睡得安穩。成龍笑着不語。出室向馬廄中一瞧。却有八匹馬兒。也有倚臥在地。也有垂尾站着。却一眼瞧見了一匹黃馬。毛片很是光澤。覺得甚爲眼熟。好似常見一般。思索一陣。回入室中。向韓能笑道。不知京中下來的。那一夥人有匹黃馬。好生眼熟。韓能沉吟着道。黃馬嗎。隔得一刻。咳。了一聲道。別是齊奇等一夥人罷。成龍一縮脖子道着。齊老賊的那匹馬。一些兒不錯。

啦也是黃的哈哈踏破鉄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今夜可要結果他的性命了。說着便拔腰刀韓能輕聲阻止道。且別慌亂待俺先去瞧上一瞧。若是齊奇。候到睡着了。動手不遲。成龍搶着要去。韓能道。你撞見了齊奇。他識得你却識不得俺。成龍便讓韓能前去。韓能問成龍要了他的腰刀。蹶到房外。在黑暗中悄悄走出。抄過馬廐。黑暗中突和一人撞了個滿懷。那人却是店中夥計前來上廁險給韓能撞個觔斗。慌問那一個韓能隨口答道。俺是王客人要去出恭。那夥計笑道。廂所在那邊的吓。王客人上那兒去可走錯了。俺也上廁去的。隨俺同去罷。韓能祇得隨了夥計將腰刀插好。走至廁所蹲着出恭。趁機向夥計搭訕道。聽管帳先生說起。京中來的一夥人都是軍爺們。不知上那兒去的。夥計答道。俺祇知道一個老頭兒。是那夥人的師父。他們都喚他齊師父的。很是尊敬於他。南首那間最好的上房。由那齊老頭兒一個兒受用。他們都擠在幾個小廂裏面呢。韓能聞話。心下暗喜。知道竟是齊奇了。蹲了一刻。提褲而走。也不去再瞧了。蹶回小屋。成龍急問。可是韓能將夥計的話兒說了一遍。成龍欣然道。準是他

了。兩人和衣睡了一回。側耳察聽。已是靜悄悄。兩人結束身上。成龍提了腰刀。韓能軟鞭在手。趲出小屋。徑奔南首上房。成龍將靠院子跟首的窗兒。輕輕撬動。撥去屈戍。開了窗兒。兩人先後躍入。成龍便要動手。韓能附在成龍耳上道。黑暗之中。莫冤殺了好人。俺們且喊他一聲。要是齊奇。如此這般。結果了他。成龍便蹲伏身子。連喚了三聲。齊奇老賊。聲兒並不十分高大。那房中的老頭兒的是齊奇。他因魚昆被劫。三天之中。又沒有他人拿住。這天稟明王子。欲往瓦官村一瞧他的女兒齊湘綺。女壻金雄。且知魚昆等定要回至瓦官村。深恐愛女嬌婿受人暗算。一路下來。落了此店。萬不料冤家相逢。便在臥榻之前。睡夢中聞呼驚醒。一抽枕底扑刀。翻身下榻。却不開口。身子蹲下。察聽。恰值成龍喊了三聲。不見動靜。第四聲呼得略高。齊奇便向發聲處一刀劈去。那知韓能伏在一傍。瞥見一道刀光。向成龍那邊劈去。一軟鞭就地捲去。齊奇那裏防得到。軟鞭着了一下。翻身跌倒。成龍一刀劈去。連肩帶頸。砍下了一條臂兒。齊奇頓刻送命。魚成龍生恐連累客店中人。就地用手指蘸了鮮血。寫殺人者魯人魚成龍八個字在

牆兒之上。纔和韓能回至小屋裏面。出一錠銀兒。丟在地舖上。作爲房飯銀兩。方才離了那家小客店。星夜趕路。待到天明。小客店中發覺齊奇被殺。牆上幸有魚成龍留下血字。免了帶累齊奇屍身。由同夥收殮。屍棺暫寄廟宇。同夥回稟主子。日後齊奇的屍棺。由他女兒盤回原藉。丟開不題。且說魚韓兩人。一路上無事可表。趕到了冷家窪。冷萍家中。毛定珍楚玉等人。都已安然到了那裏。魚崑雖由胡三姑姑救回。兩足却已成殘廢。聞知齊奇被殺。纔洩了憤氣。過了數天。魚成龍和冷萍涓吉成婚。自有一番熱鬧。韓能等隔了幾天。纔告別北上。回至山西家中。和林英玉彭鳳珠月泉夫婦會面之後。纔知葉青芙自產下了一個遺腹女。後萬念皆灰。常存出家之想。孔氏英玉等再番慰勸。青芙兀是意志堅定。竟在八月中秋晚上。留下一書。飄然遠去。書上却稱勘破塵緣。找他師父慧通大師。返依佛門去了。其女露華。他日請鳳姑玉嫂。加以指導。他年若得機緣。或能把晤云云。韓能等都覺淒然。鳳環却責孔氏道。媽怎讓嫂子跑掉。便是嫂子去了。也該前去找尋回來。眞任嫂子丟了小孩子落髮嗎。孔氏道。好姑娘。又道娘的

不是了你嫂子上那兒去。他也沒有說明俺們那兒找去。哇。鳳環呸了一聲道。嫂子不是說找他師父去了嗎。那個慧通大師。不是在峨嵋山白雲庵中修道嗎。若到那兒找去。嫂子準在庵中。衆人都覺有理。莫玉却道。青芙姊姊具了決心。便是找到那兒。他也不肯回家的了。鳳環憤然道。待俺帶了露華姪女。親上峨嵋。定要嫂子回來。月泉怒道。你忒地胡鬧了。露華祇是幾個月的小孩子。且夕離不了乳娘。那能由你帶了去。跋涉山川。萬一有失。你能担受得下嗎。衆人都隨聲附和。勸鳳環不能造次。鳳環見衆人一窩風。如是。鼓起兩個粉腮。怏怏不語。石賓毅然道。青芙嫂子在露華沒有成人之前。這樣一走。却是太性急了。待俺明天趕上四川。相勸於他。鳳珠搶着道。我也隨了去罷。月泉夫婦和韓能等都道好。鳳環仍是不贊一詞。待到晚上。衆人各自安息。鳳環那裏睡得穩。轉側多時。莊上司更的柝聲。已報二更。鳳環倏地下榻。結束身上。打一個小包兒。繫在背上。腰間雙插峨嵋刺。藍帕勒額。黑牛皮小靴登足。輕開窗兒。吹滅燈火。跳出窗外。躍登屋上。如飛鳥一般。奔至馬廐。揀了一匹駿騎。牽至後莊門跟前。開啓門兒。恰

值莊丁韓祿巡夜到來。瞥見黑影兒便提燈照去。大聲喝問。鳳環恐他驚醒衆人。脫身不得。急躍至韓祿面前。低聲應道。是俺環姑。你別慌張。韓祿纔得瞧清。笑訝着道。環姑娘這般時候。帶了馬匹。上那兒去。哇。鳳環一個轉念。頓刻柳眉倒豎。拔出峨眉刺。向韓祿面門上一晃道。不用你多問。快將你身上帶兒解下。合該韓祿晦氣。將帶解下之後。却命他丟了燈火。兩手合抱在後。莊院的柱子上。鳳環使用他的帶兒。連人帶柱。扣個結實。韓祿慌張失措之間。嘶的聲。衣兒去了一角。鳳環喝命張嘴。韓祿拗不過他。嘴兒張處。鳳環將衣角塞入。韓祿祇能荷荷而已。鳳環纔牽騎出外。將後莊門拽上。跨登馬背。一聲嬌喝。四蹄飛翻。直向大道上馳去。待到三更過後。該是韓祿交班歇息之時。那接班的韓貴。不見韓祿到來交班。便提了燈火。前去找尋。到得後莊院中。瞥見柱上綁定一人。正是韓祿。祇見他兩眼睜得銅鈴般大。口中荷荷不已。急將帶兒鬆去。韓祿掬出口中衣角。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哭喪着臉兒。說了聲好沒來由。韓貴急詢所以。韓祿說了一遍。韓貴吃驚道。環姑娘夤夜私奔。那還了得。快去稟明公子。韓祿便和韓貴奔

至內宅門前。擊動警板。韓能夫婦和內宅衆人。聞了警板一齊驚醒。紛紛起身。韓能提了軟鞭。搶先出外。開了內宅門兒。祇見韓祿韓貴。臉色慌張。喝問何事。報警韓祿一說。所以韓能也吃了一驚。這時衆人都至。問知緣由。彭月泉勃然大怒道。賤婢這般無禮。待俺追回了。他免得在外丟臉。石賓急道。環妹的性兒。岳丈還不知道嗎。他此時去得老遠。那裏追趕得上。明天俺和鳳姑趕緊上路。到了四川。說不定他還留在白雲庵。青芙嫂子不隨他走。他準是賴在那裏廝纏咧。衆人笑道。這是準對如此。月泉頓足道。他能到了四川。倒也罷咧。俺却防他路上鬧出岔兒。給人笑話呢。林英玉道。環妹先前一個兒能到這兒。他近日更比先前老練。諒來不致發生他事。倒是他到了白雲庵。和青芙嫂子廝纏着。又青芙嫂子是性烈的人。說不定丟了環姑。私下跑往他處。環姑一發狠。再去追蹤。那可完了。鳳姑等前去。撲了一個空。不但青芙嫂子會不到面。連環妹也他去了。英玉這一番話兒。很有見地。都道所慮甚是。却沒有安策調排。一番擾攘。天色將近黎明。衆人也不再安睡。石賓和鳳珠。仍將衣服銀兩。打了包兒。準向峨嵋走遭。到

那兒再作計較。當下兩口兒飽餐一頓。跨馬上道。在這時間。飛天龍女彭鳳環。却已趕了百餘里路程。在一個小市集上打尖略息。重行趕路。一路上倒也小心在意。沒出岔兒。趕了多天路。已近陝西邊界。鳳環瞧日色未沉。便待再趕一站。正馳騎如飛的當子。驀聞有人喊道。環姑娘上那兒去。哇。鳳環吃驚之間。却見司馬平笑吟吟站立道。你太忙勒。騎下馬。叫了一聲師父。從那兒來。上那兒去。司馬平道。爲師的在潼關探望你太師父回來。此刻却要上韓家莊去。探望你們。你一個兒好大胆。待上那裏去。鳳環沉吟了道。師父你還不知。俺家嫂嫂。在峨嵋白雲庵爲尼。弟子前去找尋於他。對他說回去。咧。司馬平一翻怪目。搖着頭道。怕不能依你罷。鳳環却將齊奇火焚醉仙居。擒去魚昆。他們怎樣救回魚昆。殺死齊奇之事。和司馬平說明。司馬平長歎一聲道。齊奇雖是死有應得。可是茄門中人。和俺們結下海底深仇。欲得爲師甘心。此次你太師父。又責爲師等不該殺死立地成佛南宮顯。且是頂上三花茄瑜。雖給藍師父劈斷一臂。踢下山峯。他却沒有送命。誓和俺們勢不兩立。你那老頭兒太也託願了。怎讓你單身獨上峨

鳳環低頭不語。將私自走出的事兒瞞下。接着司馬平笑道。待爲師送你上峨嵋去罷。鳳環頓時大悅。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第三十回 守冰霜執意老空門 假神仙趁機回舊地

話說彭鳳環路遇司馬平。各述所經以後。司馬平願護同鳳環前往峨嵋白雲庵。訪他嫂子葉青芙。鳳環大悅。一瞧司馬平。却是步下無騎。不禁躊躇着道。師父沒有牲口。怎能和弟子趕路。司馬平打了一個哈哈道。痴孩子爲師要牲口作甚。依了爲師。你也不用乘騎了。鳳環大喜道。敢是師父攜帶弟子。御劍飛行。司馬平一點頭兒。鳳環喜極欲狂。便起一腿。踢那坐騎後臀。喝道孽畜去罷。馬兒吃了痛楚。長嘶一聲。頭兒微昂。尾兒高豎之間。撒開四蹄。飛逃而去。彭鳳環笑得前仰後合。司馬平也不由的怪笑連聲。遽伸一手。攜定鳳環臂兒。喝聲起時。雙足一蹬。早已直上雲霄。鳳環祇覺耳畔風聲呼呼。睜眼微瞧。身在雲霧中凌空飛馳。司馬平人已不見。祇有一道金光纏住自己左臂。向

前而去。望下瞧去。但見雲生脚下。山川田舍。茫茫無地。不由的心中害怕起來。死命閉住雙目。不敢再行瞧看。待聞司馬平喝聲到啦。睜眼瞧視。身子已站在山峯之上。四圍山色蒼茫。堪堪日落。不禁吐舌道。怪不道人稱師父。陸地飛仙。這們遠的路程。一霎兒便到。真不愧稱爲陸地飛仙了。說着。又向峯下瞧了道。這兒便是峨嵋山中了嗎。師父可知道白雲庵在那個峯上。司馬平哈哈怪笑道。你不見那兒一帶的紅牆嗎。便是白雲庵呢。鳳環抬頭瞧去。果是不遠所在。紅牆一片。映掩在暮色之中。便隨着司馬平。走向前去。覺得脚下很是潮潤。鳳環詫着道。敢是下過雨了嗎。司馬平笑道。你又不知道了。此峯爲峨嵋山最高之處。不時封在白雲堆中。那得不要潮潤呢。鳳環方始恍悟。走到白雲庵前。却見庵門雙閉。鳳環舉手叩門。便喊嫂嫂。司馬平搖首示意。鳳環纔止了呼聲。却把庵門播敲一般。打得聲震山谷。好久好久。纔聞裏面有人問道。外面那一個到此作甚。鳳環搖得手已酸了。見應門的人。尙是挨遲盤問。那裏還有好氣。憤憤的道。把門兒開了。和你說不遲。真不成是個強盜。到庵裏劫你們姑子去。司馬平不禁暗笑。

旋聞呀的聲。門兒開了半扇。當門站定一人。正是葉青芙的師父紅葉仙郭素梅。慧通大師。司馬平打了一個稽首。鳳環急待走入庵中。他也不知站立堂門的尼僧。卽是前輩女俠。却任着嬌憨性兒。伸出一手。欲將慧通大師推過一邊。搶門入內。那知推到大師身上。如山屹立。休想動得分毫。纔暗暗吃驚。縮了手臂。向慧通大師呆瞧。慧通大師邊笑邊向司馬平道。醜道人你來作甚。白雲庵中那裏有人家的嫂嫂。鳳環條地雙手按定大師肩頭。大聲說道。俺家嫂子葉青芙。臨行之前。遺書上說明到此爲尼。俺是他的小姑彭鳳環。並非外人。你別攔住門兒。容俺入內。瞧瞧嫂子便行。慧通大師笑道。葉青芙嗎。人在庵中。他是貧尼的徒兒。返依了佛門。已和紅塵隔絕。那裏還是姑娘的嫂嫂。你要瞧他也不難。好在姑娘有的是氣力。祇須將貧尼推開。便容姑娘和他相見。鳳環聽了這幾句話兒。纔知面前的女尼。便是青芙的師父。怪不道推不開了。此刻若要將他推開。定是不能。眉兒微蹙之間。突的哈哈大笑。這一來。慧通大師和司馬平都覺奇異。司馬平喝着環姑。休得無禮。鳳環笑了一陣。纔回頭向司馬平道。誰說佛門弟子

能空一切。這個師父。已是俺家嫂嫂的師父了。戒行就該高了。怎的和俺孩子們一般見識。還免不了意氣兩字咧。還說什麼返依佛門。隔絕紅塵呢。這一席話。說得司馬平打了一個哈哈道。大師這幾句話兒。却給痴孩子道着了。別逗他囉。且容他一會。嫂子。慧通大師微微一笑。讓開路兒。向鳳環道。他在後面東廂中。你去瞧瞧。鳳環不暇理會其他。趕入後面東廂。一眼瞧見室中蒲團上。盤膝坐着一個女尼。穿着灰素色禪衣。腰繫黃索。手中一串念珠。平放膝上。精光一個頭兒。頭皮烏青。頂門上香洞斑斑。頸兒低垂。目兒雙闔。鳳環蹲下身子。湊近他的臉兒瞧去。淡淡蛾眉。不是他的。嫂子葉青芙。還有那一個。見他已是這般模樣。不禁鼻中一酸。兩行晶瑩的淚兒。早已沾濕衣兒。不由的將身倒入青芙懷中。雙臂勾了他的頸兒。哽咽着道。嫂子你好忍心。俺們姊妹倆不必說。露華姪女出了母胎。未見父面。這個苦命的孩子。全仗嫂子養育成人。嫂子卽是萬念皆灰。也該將那個苦命的孩子撫養長大。你再謝絕紅塵不遲。怎的心腸鉄石。忍得遠走爲尼。嫂子難道不知爹和媽的年紀。已過半百的人。在大哥慘死之後。老兩

口兒常在悲傷中度日。嫂子走後更是唉聲嘆氣。淹淹若病。萬一有什麼不好。嫂子你能過意得嗎。鳳環話至傷心之處。哽咽得不能成語。青芙早已淚如泉湧。衣上濕了一大片。至此纔長嘆一聲道。環妹爲嫂的到了今日。已是沒奈何了。露華呢。好在有你們替未亡人教導成人。祇是不能代替子職。在翁姑膝下承歡。却是萬死莫贖。還望環妹善事堂上。未亡人死也瞑目的了。鳳環揩抹淚兒道。此番到來。原要接嫂子回去呢。青芙搖着頭道。已到這般地步。大可不必了。鳳環急道。那也不妨。回了家後。仍可將髮留起。不消數年。便好……青芙合掌搖頭道。環妹在此留宿一宵。快些回去。未亡人誓不還俗的了。說着竟低垂頸兒。重行閉目。任憑鳳環百般哀勸。青芙不聞不問。恰似木石人一般。鳳環一個轉念。頓收涕淚。厲聲叱道。嫂子上棄堂上翁姑。下遺一塊肉。任性遁入空門。可知道諸佛菩薩。那一個能容不孝不慈的人。俺好言相勸。嫂子執迷不悟。莫怪姑娘無禮了。說着話兒。抽出腰間峨眉刺。一面作勢刺下。却偷瞧青芙神色。那知青芙仍似沒事樣兒人。低頭閉目。漠然不動。鳳環一不做。二不休。又厲聲道。你這種人留

在世上沒用。姑娘峨眉刺上送你上西方佛地去罷。說着將峨眉刺在青芙臉上。連晃數下。不料青芙依舊屹然不動。鳳環不禁計窮。沉吟了一回。忽又插了峨眉刺。抱定青芙。放聲痛哭道。我在家中誇下海口。說能接回嫂嫂。如今你這樣忍心。鳳環也沒有臉面回家去了。我也在此落了髮。和嫂嫂一同清修。免去煩惱罷。青芙不禁急道。環妹豈能如此。鳳環哽咽着道。要我不落髮也容易。嫂嫂隨我回家走遭。就是嫂嫂若是不依。我也留在這兒不去了。青芙給鳳環廝纏不休。霍地推開鳳環。站起道。環妹若再相逼。青芙惟有一死了。鳳環微怔之間。一瞧青芙面容慘淡。大有決心拚死之象。急將青芙抱定了道。嫂嫂使不得。兩人正在相持之間。慧通大師和司馬平。已是入室。大師笑向鳳環道。姑娘何苦來。青芙在到此的當子。貧尼早已苦勸一番。他尙不能聽從。定婆落髮清修。如今已入佛們。他還能順從嗎。人有各志。莫去相逼於他。司馬平却道。在俗家不在俗家。都是不相干。隔上三年五載。也能隨時回家探望。家人重相聚首。環姑娘可知道嗎。鳳環看了慧通大師一眼。撓着小嘴兒。怏怏不語。青芙纔點着頭道。司馬道長

的話兒很是。難道青芙。真個永和你們沒有會面之時了。慧通大師笑道。師徒兩個。遠途到來。也該進些果腹物兒。庵中有的。是蔬菜黃飯。快隨貧尼去。喝個飽罷。鳳環和司馬平。便隨了大師。和去用齋。待至食畢。鳳環重入東廂。早不見了青芙影踪。原來青芙深恐鳳環逗遛不去。趁他廝纏。他也知道環姑的性情嬌憨。有時說得幹得。不要真個也落了髮。可就糟了。趁他們用齋當子。躍出白雲庵。暫投蓮花峯下的蓮花庵去了。鳳環在庵中找尋不見。是恐青芙真個尋了短見。不由的分外着忙。慧通大師原知道青芙不會自尋短見。定是躲開去了。便對鳳環道。青芙定因姑娘相逼於他。故雲游他處去了。不會輕生的。姑娘轉不用慌急。鳳環聞言。心下略覺安定。這一晚留宿庵中。恰和先前離家那晚。一般的轉側不能安枕。更兼窗外的風聲。倏如萬馬奔騰。倏如海嘯山崩。更是睡不安穩。索性翻身下榻。走至大士殿上。琉璃燈中的火焰。鬼越越一點如豆。鳳環將挾燭花的鉄篸。撥那燈中的燈草。上了些兒。火焰頓旺。瞧見正中慈航普渡的大匾下。大士像兒慈容似笑。栩栩若活。不由的合掌膜拜。口中却祈禱道。慈悲菩薩吓。

俺家嫂子葉青芙。目下尙不能皈依佛門。菩薩可能點化於他。早日回家。弟子纔心服菩薩。是個大慈大悲的佛爺了。不料話聲未畢。却聞空中冷冷的道。彭鳳環聽了。你可知道葉青芙。前生本是佛門種子。夙因未泯。今生和彭如賓了結前緣。重證舊果。正是他的大解脫。你且是座前的龍女轉胎。怎會忘了本來面目。迷戀紅塵。鳳環聽了空中神語。又驚又喜。合掌當胸道。弟子愚昧。忘却前因。菩薩果是有靈。便請帶了弟子。重回舊地。常伺菩薩座前罷。旋聞空中又道。爾本塵緣未滿。姑念一片至誠。千里尋嫂。志氣可嘉。速速閉目。本神當携爾重返舊地一遊。示爾修度秘詮。俾他日得成正果。鳳環便膜拜道謝。將雙目緊閉。暗暗猜疑。不知怎樣前去。猛覺肩上給人輕拍一下。頓時身子騰空。不知何往。但覺耳畔風聲虎虎。他也不敢開目瞧視。御風而行。似較日間師父司馬平的附劍飛行。更要迅速。約有頓飯時候。驀覺身子下沉。霎時間脚登實地。猛聞霹靂般一聲。舊地到了。本神去也。鳳環急行睜眼。那裏是菩薩的仙山。分明在山西韓家莊的大庭心中。却疑是夢。一樣眼珠。清醒白醒。那裏是夢。鳳環不禁蹬着脚罵道。見鬼

的菩薩。哄俺姑娘。可是韓家莊上的人。都給霹靂般的呼聲驚醒。紛紛出外察視。却見鳳環痴愁愁站立庭心。都覺驚奇。英玉上前携了他纖手。笑着問道。環妹敢是半途折回。沒到峨眉。鳳環憤憤的道。不用說了。已從白雲庵回來咧。月賓道。你又胡說了。那有這樣快。鳳環便將在中途遇見師父司馬平。同至白雲庵。青芙走避。菩薩哄人的事。仔細一說。衆人聽了。都道菩薩有靈。祇邱家鳳詢問鳳環。他留宿在庵中。司馬道長可留宿在彼處。還是他處去了。鳳環微怔道。師父嗎。不見得留宿在庵。可是他也沒有和我說。上他處去咧。家鳳不禁拍掌笑道。那裏是菩薩哄人。怕不是司馬道長。掉的玄虛。假託菩薩。將姑娘送回家嗎。衆人恍悟之間。眼前風兒一晃。司馬平已站立庭階。哈哈大笑道。却給邱姑娘一語道破。環姑娘可不要怪爲師哄你。你在菩薩座前。自願重回舊地。爲師便代菩薩一遭。送你回到舊地來了。衆人不禁捧腹大笑。鳳環掙紅了臉兒。好沒意思。原來司馬平先時在大士殿上。那塊慈航普渡的大匾背後。睡他自在覺兒。鳳環上殿把他驚醒。聽了他祈禱話兒。便裝神弄鬼把個實心眼的彭鳳環。哄回了家中。

彭月泉和孔氏。却向司馬平道謝一番。司馬平又知石賓夫婦。趕上四川去了。便笑道。他們長途跋涉。可撲了一個空了。司馬一瞧。衆人都在。祇有楚玉夫婦不見。便問韓能。方知毛定珍爲了冤仇已報。和楚玉同返湖南故鄉。展視先人廬墓之後。便待隨了楚玉。回至雲間拜謁翁姑去了。何日重來。也還未定。司馬平頻頻點頭道。楚玉已是離家數載。且已娶婦。理宜回家走遭。這時方才子夜。衆人夢中驚起。睡眠未足。沒有什麼事了。便各自安歇。司馬平自有莊丁伺候。在客舍中歇息。鳳環也死心塌地的睡在白雲庵中。待到天明。慧通大師不見了。司馬平。彭鳳環。師徒兩人知是去了。也不在意。再說石賓和彭鳳珠。一路上晝行夜宿。那一天已到川中。傍晚。到了一個桑家鎮。上市口。有一家李家客店。石賓見門面兒不惡。便思投宿該店。馬兒在李家店門首剛停之際。店中夥計早一窩風上前招接。夫婦兩人。走入店中。揀了一個正南的上房住下。石賓晚上喝了幾盃酒。閒着沒事。睡又太早。便背着雙手。緩步走出。在俺門口站着閒瞧。這條街東西長有二三里路程。挨次櫛比的店肆。都是明燈照耀。如同白晝。街上往來行

人倒也很是熱鬧。這時恰有一個夥計在門口添加燈燭。石賓便笑着道：「這兒的夜市煞是熱鬧。」夥計笑着應道：「石客人在這個月上。這兒的夜市很是不錯。過了這個月兒，便得冰清冷靜。店家都已取市，睡自在覺兒了。祇因這個鎮上很有幾家大資本的藥材行，每逢春天二月，各路販買販賣藥材的客商紛紛都集，各行賣買生意也頓刻忙碌起來了。」石賓聽畢，笑着道：「原來如此。」閒眺了一會，正待回身入內之際，猛可裏聽得一片聲呼，打打打莫放走。那廝早見東首裏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臉上滿佈怯色，向前飛逃。背後却有八九個精壯漢子，手中皮鞭桿棒，都有身上全是家丁裝束，嚷着追來。瞬間早已趕到，圍住窮漢，鞭棒齊下。窮漢在地上痛得亂滾，連喊救命。石賓見了，頓覺大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懲土豪夫妻仗義 誣名畫主僕逞兇

話說石賓見八九個精壯家丁，鞭棒亂下，打得窮漢滿地亂滾，殺猪般喊叫，不由的憤

起不平。便待上前排解。客店夥計見石賓軒眉怒目。拔步上前。急將石賓臂兒一拉道。石客人事不干己。莫管閒帳。這一班虎狼似的奴才。仗着主人威勢橫行。已慣。客人上前排解。管叫吃頓皮鞭。那又何苦。石賓聽了夥計話兒。更是憤怒。早一躍丈餘遠。到那班家丁背後。大聲喝道。你們莫仗人多。欺侮孤客。這時地上的窮漢業已打得頭破血淋。趨着不能轉動。那班家丁。正嫌乏味。驟見石賓挺身干預。異鄉口音。欺他孤身。早有一個三不知的莽人。睜眼罵道。那裏來的野賊種。仗着人多。欺侮你孤客。便怎樣說着。舉起桿棒。朝天一柱香式的。向石賓當頭落下。石賓身兒一閃。夾手搶住桿兒。輕輕望裏一拖。那個莽漢。身不由主的跌衝至石賓懷中。桿棒脫手。石賓拍的撻。一腿飛起。那人攢出丈餘。餘人發聲喊。鞭棒亂下。石賓一抖桿兒。桿影四散。早有數人的桿兒脫手。轉眼之間。八九個豪奴。抱頭鼠竄。逃個乾淨。石賓哈哈大笑。丟了桿棒。將地上窮漢扶起。向李家店走去。到了客店門口。正待扶了窮漢入內。客店中的夥計。形色慌張。攔住門兒道。石客人鬧下禍事了。小店可擔當不起。有什麼三長兩短。客人自料。石賓喝道。

天大的禍事。有俺擔當。說着。將窮漢扶入裏面。喚夥計另撥一間屋子。給窮漢安歇。鳳珠聞聲出視。問知所以。一面幫同石賓。將窮漢頭上打破之處。用布包紮。臉上的血跡。替他揩抹乾淨。一面命店中夥計。買到傷藥。給他服下。那窮漢感激非常。掙扎身子。意欲下跪道謝。人方站起。一歪腿。身子亂晃。勢將傾跌。石賓趕忙扶住道。你別亂動。好好兒躺罷。說着。將窮漢扶至坑前睡下。窮漢感極而涕。呻吟着連聲道謝。剛剛安定。驀聞店外一片聲喧。亂嚷着道。在這店中。在這店中。接着又有一個破鑼般聲兒。吆喝着道。好哇。野小子。姓石嗎。喚他出來。窮漢在坑上抖索索了道。他來找恩公了。怎生是好。石賓慰那窮漢休慌。正待出外之間。一個店夥計。業已惡狠狠奔入。冲着石賓道。石客人如今曹大官人親來發話了。客人自去料理罷。石賓哼了一聲。回頭向鳳珠道。大娘待俺會會那廝。鳳珠說聲仔細了。石賓大踏步出外。祇見店門首擠了不少人。擁定了一個高顴骨。小豹眼兒。鷹爪鼻子。尖下頷。口滲滲臉色。烏黑的一雙吊梢眉。透的相兒奸猾。身上穿着棗紅袍。用金線繡成獅子滾繡球兒。外繫鸞帶。足登青緞粉底靴兒。瘦細

身材八九尺高下的漢子。瞧料便是店夥計所說的曹大官人了。這邊早有人瞧見石賓。指給姓曹的瞧道。便是這個。石賓搶出店門。雙手抱拳。向姓曹的一拱道。山西石某在此。足下有何見教。姓曹的腆起臉兒。大模大樣。向石賓上下瞧了一回。也不回禮。便瞋着雙目。叱道。俺道姓石的是個三頭六臂的脚色。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原來是個山西小子。好哇。爲什麼你將大官人的家丁打傷。沒有別話多講。快拿三千兩給俺。作他們養傷費用。石賓哈哈大笑道。當得當得好。在俺的朋友也給你們打傷的了。俺朋友的身架兒。和你們家丁的身架。比較貴重。別的話兒。原不用多講。俺朋友的治傷費。須得六千兩。折去三千兩。快找給三千兩罷。姓曹的聽了石賓話兒。頓時大怒。戟指指着石賓道。你們瞧瞧。這廝藉端敲詐。若不重重嚴辦一下。那還了得。本鎮地面上。還能安靜嗎。你們快拿住他。細送縣城。石賓哼哼冷笑。那般姓曹的家丁。都知道石賓厲害。口中雖應着喊捉。脚下却不移一步。一陣空架兒。姓曹的見手下不敢上前。仗着有幾手拳脚。口中喊着姓石的休走。伸手向石賓胸口抓來。石賓閃身避過。正待回他一掌當

口彭鳳珠在內如飛奔出。喊聲官人休得動手。石賓明知鳳珠怕他鬧禍。便身子退後數步道。大娘你道可笑不可笑。這廝道俺打傷了他的家丁。索取三千兩養傷費。鳳珠向姓曹的笑着道。曹大官人休要動怒。俺家漢子生就的熱心腸。他見府上管家八九個人。打一個窮朋友。他上前排解。纔和管家起了衝突。說理各有不是。大官人親來發話。要索傷費三千兩頭。明是和拙夫取笑。俺們出門人多一事不如省一事。那兒不用花幾個錢。管家既被打傷。大官人別笑俺們娘兒手面小。這兒有一百銀兒在着。給管家作爲傷費如何。說到這兒。在懷中掏出四錠銀子。授給姓曹的。石賓好不詫異。欲待攔阻。却見鳳珠向他暗使眼色。料他定有用意。便不發話。站在一傍。瞧那姓曹的。可有意思。取人家的一百兩頭。姓曹那廝。瞧了鳳珠的俊俏樣兒。心上便是一個老大疙瘡。早風魔了半段。偏是鳳珠笑微微的說話。聲兒又嬌俏。話兒更和氣中聽。越發心眼兒上透着舒齊。眼珠兒一轉之間。先向衆家丁使了個眼色。又向石賓一瞧。鼻中哼了一聲道。好自在話兒。本大官人。誰希罕你們一百兩頭。姓石的聽了。你不拿三千兩銀

兒給俺也罷。來吓。拿他的婆娘帶回家去。將銀來贖。衆家丁哄應一聲。誰不想先討個便宜。抱人家的俊媳婦兒。便齊奔鳳珠。鳳珠煞是自在。石賓也似沒事人一般。眼兒祇瞧定姓曹的。夾着姓曹的也瞧定了石賓。候他上前攔阻衆家丁。他便要上前阻當。街坊閒人都替鳳珠捏把汗。嫩羊兒落入虎口。透足晦氣。那知這個娘兒們。不比嬌怯怯風吹得倒的絹人兒。在衆家丁火雜雜搶上身前的當口。突聞一聲嬌叱。搶前的幾個家丁。早已跌出。這一來頓把瞧熱鬧的閒人都替鳳珠放了一百廿個心。轉替曹大官人發愁。眼見便要醜出當場。果然轉眼之間。那班曹姓家丁。都給人家女娘打逃。曹大官人見不是路。回頭待跑。早給石賓喝住。姓曹的那裏走。怎不將俺家大娘帶去。候俺備銀取贖。這一來。祇聞東也噉的一聲笑。西也笑聲格格。曹大官人好不難堪。頓要惱羞成怒。鳳珠已躍到面前。拍的聲臉上吃了一掌。人家娘兒們的手脚。煞是活腳。接着又是一腿。把曹大官人踢倒在地。一脚踹住背脊兒。掄起兩個粉裝玉琢的小拳。打落如雨。曹大官人忙喊饒命。鳳珠笑道。你要活命嗎。快拿三千兩頭贖取。曹大官人連聲

喊有快快放俺。便去取來鳳珠。叱道：好自在話兒。拿來了再放。曹大官人沒法，便喚家丁將銀取到。鳳珠笑向石賓道：你給俺點着，可已足數。石賓真個點視，沒有短少。鳳珠纔一鬆脚。曹大官人掩面逃去。街坊閒人都道爽快。這一遭小曹也栽了觔斗啦。鳳珠却和石賓揣銀入內，喚店夥計報帳。如數給了房飯銀兩。店夥計笑着道：正經得了銀兒。早走爲妙。夫婦兩個沒閒和他多說。便由石賓暗問窮漢那裏人氏。何事給姓曹的毆打。那窮漢纔說出一番話兒。原來這個窮漢姓丁名仁霖，字萬滋。原是四川萬縣人。世代儒家。家境很是清貧。他有一個姑母，却嫁給這個曹大官人的祖父曹純爲室。曹純倒是一個忠厚善良的讀書人。在前家境原堪中飽。曹純臨死的一年上，在屋後發現了整萬藏銀。頓時富有。曹純死後，他的兒子曹裕棄儒爲商，很會居積。從此家境越發富裕。曹裕在四十歲上，纔得了一個兒子，歡喜得鳳凰似的，取名曹業。便是現在的曹大官人。他也酷有父風，慣會刻削。生性不消說，奸猾透頂。却有一件，他雖愛財若命，可是對於官府，可又極意結交，成大把銀兩，如水揮霍，偏是不惜。因此得了不少勢力。

便倚勢欺人。做了當地的一霸。其父曹裕死後。他大權在握。越發的敢做敢爲。且把一個女兒。配了現任萬縣縣尊的兒子。越發的無惡不作。這天丁仁霖爲着家中斷炊。便拿了一軸世傳的名畫。原是黃石谷所繪。持至曹業處押借一百兩銀兒。那知曹業見了那軸畫。便起好心。一面沒口子應許。設酒款待。一面暗命帳房寫了一張紙兒。候仁霖喝酒當子。那帳房先生。却一手拿筆。一手拿了一張折小的紙兒。上露丁仁霖三字的姓名。遞向席前。哈着腰道。請丁大官人應個景兒。簽一個花押。說着。遞過一枝蘸得墨濃的筆兒。曹業早胡攪着道。忙些什麼。用不到寫契紙的事。顯見曹某見外了。丁仁霖却接過筆兒道。理當理當。不暇去瞧契上所寫。規規矩矩的在他名兒下面。簽了一個花押。曹業頓時大悅。那帳房先生。擠眉弄眼了一陣。悄悄退下。仁霖吃喝既畢。道謝告辭。便要押畫的一百兩銀兒。曹業却哈哈大笑道。仁霖叔父。敢是多喝了幾杯酒。咧來吓。快扶了丁叔父回去。仁霖急道。沒有喝醉酒。承允借給的銀兒呢。曹業頓時一沉臉道。姓丁的。你自願將那軸畫兒作價一千兩。抵償你父生前所欠的一千兩頭。歷年

利僉俺瞧在沾親帶故份上。讓去你情情願願的簽了花押。怎的忽又胡纏啦。這一來頓把丁仁霖嚇得魂兒飛散。明知墮入曹業圈套。硬生生乾沒了一軸世傳的畫兒。業已簽了花押。自悔太大意了。祇得定了定神。轉向曹業道。你既愛好這畫。俺便售給了你罷。別和我鬧玩。好曹業一瞪雙目。喝着家丁道。你們都死盡了嗎。還不給俺攢他走路。家丁們一聲吆喝。硬拖仁霖出外。仁霖發急之下。破口大罵。便有八九個莊丁。提着鞭棒打來。仁霖且逃且罵。那班家丁仗勢欺凌。作踐仁霖。恰遇石賓相救。石賓問知前情。又問仁霖家中尙有何人。仁霖答稱父母早已棄世。祇剩一個老僕丁德。相依活命。這幾天又病倒了。石賓向鳳珠躊躇着道。家中又是一個病人。怎生處置。鳳珠沉吟着道。俺們走後。他也不能留在這裏。免受姓曹的欺凌。不知道他有遠處的親戚沒有。索興投親去罷。仁霖便道。幼年曾訂婚洛陽南街的劉姓女兒。老僕丁德屢次促俺投奔岳家。俺因阮囊羞澀。自覺沒臉前往。石賓和鳳珠都道。既有這門親戚。再好沒有。姓曹那廝。有三千兩銀兒在此。將去壯行色罷。仁霖雙手亂搖道。怎能生受。石賓笑道。一軸

名畫。原要這些價兒。何必推辭。待俺給你雇舟。說着忽忽出外。不多時趕回。先將仁霖扶上了船。銀兩也搬運入船。纔問明仁霖家中住處。喚船子找到那裏。將老僕丁德也背下了船。石賓夫婦。卽欲登岸。仁霖扶病拜謝。詢問恩公姓名。石賓老實說了。丁德尙莫明所以。仁霖說明情由。丁德的病兒頓輕大半。不由的喜極而涕。連連叩謝。石賓夫婦二人。囑他在途留神。主人道別登岸。不題這邊丁仁霖開船前往洛陽。且說石賓夫婦二人。幹了這件事。很覺爽快。回至李家店。已在二更左右。夫婦兩人。不待天明。乘夜出鎮。趕奔峨嵋。免得姓曹的前來陷害。幸得他們機警。原來曹大官人。憑空失去三千銀兩兒。怎不心痛。更兼當街出醜。掃盡威風。身上又被鳳珠打得各處疼痛。那裏便肯甘休。星夜使人趕奔縣城。密告親家萬縣縣官。他親家立出火籤。委派捕役。請同守城兵馬。火急趕至鎮上。已是天明。將李家店團團圍住。正待殺人。慌了李家店的掌櫃。苦巴巴的說明。姓石男女二人。早在二更前逃去的了。曹業懷恨丁仁霖。命捕役等前去捉拿仁霖。解縣追問。那知也已室空人去。曹業又遷怒李家店。說他店中不該容留匪

人。且有縱逃嫌疑。硬生生欲將李家店發封。掌櫃解縣嚴辦。這一來把李家店的掌櫃嚇得屁急尿流。挽人做好做歹。花了不少銀兩。纔得沒事。也算李家店晦氣。曹業吃了這一番苦兒。就歛迹不少。氣燄便低。當地的人都暗感石客人不置。閒話休多。書歸正傳。且說石賓彭鳳珠。這天正午時候。到了峨嵋山下。翻身落馬。將兩騎暫寄山下農家。纔徒步入山。找至白雲庵。叩門入內。會見了葉青芙。方知彭鳳環和司馬平。同到庵中和不別而行的事。石賓夫婦兩人。聞鳳環有司馬平偕行。便放了心。鳳珠便勸青芙回山西一遭。青芙初時堅執不允。入後給鳳珠苦苦相懇。說明到了山西。決不留難於他。勒令還俗。若能另闢一間淨室。留在那裏清修最妙。要是不能。仍讓他回庵就是。青芙和鳳珠本最相契。祇得勉強允下。便去稟明了師父。慧通大師也不加攔阻。石賓夫婦在庵中進了齋。在峨嵋山瀏覽了半天山間景色。這晚留宿庵中。一宵易過。天明下山。在農家取了兩騎。出銀酬謝了農家。又因青芙沒有牲口。好在川中生產駿騎。便出銀購買一頭。三人趕路前進。一路上平安無事。在仲夏初旬。到了山西韓家莊。衆人相見。

悲喜交集。鳳環却含着淚兒。向鳳珠道。姊姊。你可知道師父已是昇天去了。青芙鳳珠石寶都吃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遺事論師門奇人奇語 先機應兵解惡果惡因

話說葉青芙。石寶。彭鳳珠。回至韓家莊。忽聞陸地飛仙。司馬平死耗。頓時驚呆。鳳珠回念師恩。不由的痛淚紛落。詢問得的什麼症候。死在何處。鳳環見鳳珠問到這兩句。越發失聲痛哭。不能成語。便由林英玉說出司馬平的事兒。原來司馬平將彭鳳環送至韓家莊後。和韓能等言及茄門中子弟。因立地成佛。南宮顯身死在最高峯上。頂上三花茄瑜。又成殘廢。都動了怒火。在四處訪尋於他。欲和南宮顯等報仇。因此他異常留神。恐遭暗算。韓能便留他隱在莊上。暫避茄門子弟的銳氣。司馬平打了一個哈哈道。衆位那裏知道。俺司馬平一出母胎。三天之內。父母雙雙染疫而亡。接連着一場天火。燒得片瓦不成。家中除去俺和乳母逃得性命之外。餘人盡皆葬身火窟。乳母將俺領

回他的家中。撫養至六歲。一年上乳母得病身死。他的漢子。原多厭俺一個人。乳母在日。有他迴護。死後不多數天。便將俺典給村中。劉大戶處。作牧牛童兒。俺的相兒怪醜。性又怪拙。劉大戶一家人。都不愛俺。便是村上的兒童。也因俺的貌醜。不和俺同玩。因此每天放牛收牛。常是孤另另的一個兒。到了相近要農忙的日子。俺的侍候牛祖宗。越發勤了。天色微明。便牽牛放青。這一天將牛牽至草茂之處。結定牛繩。俺便坐在草地上閒眺。却見面前一條河中。淌來一條小船。船上有一個四十來歲的黃臉道長。站立在這小船的中間。又沒有槳。也沒有篙兒。那條船却很順溜的隨流淌去。那條河面也有一二丈開闊。水勢雖是不急。在理這樣一條小船。在這個河面。沒有篙槳。鎮船勢必打旋轉了。可是他竟平穩得很。徐徐淌去。俺覺得好玩。不由自主的沿着河岸。信步隨去。不知不覺的走了一二里路程。那條小船。忽地靠岸。船上的道長。身子一晃之間。已是到了岸上。俺更覺得奇異。那道長却向俺端詳了一陣。一會兒笑着點頭。一會兒搖首長歎。俺見他這般神情。疑他是個瘋子。駭得回身便跑。却給他一把抓住。問俺姓

名。俺那時也沒有什麼名兒。他們因俺長得醜。便喚俺司馬醜。有幾個索興喚俺醜兒。那道長問俺。俺便老實說了。他又問俺家中尚有什麼人。俺一一和他說明。他點着頭道。可憐可憐。命苦的醜孩子。不如拜我爲師。隨俺而去。他年還能有個成名之日。那時俺也不知道什麼成名不成名。雖覺那個道長頗頗和善。却不敢隨了他走。慌道莊上太公兇得緊。可不能隨師父走的。答着話兒。回身便跑。那道長却喊着道。醜孩子少停。可到這兒來找我好了。俺也不去理會他。一口氣奔回原處。却不見了俺的牛祖宗。不由的嚇慌了。別給人偷了去。那可沒有命活。且回去瞧瞧。說不定太公到此。見俺不在。將牛帶了去。祇是也免不得一頓打。懷着鬼胎。蹺回家去。恰聞太公在遠遠喊道。醜小子快把牛兒牽來哇。俺口中應了一聲來啦。心中的慌急。却不用說。自想空手回去。準沒命活。纔記起道長的話兒。他既願收俺爲徒。且隨他做道童去罷。便轉過方向。奔至道長停船處。果然那個道長。尙未走去。站在岸上。俺便跪倒在他的面前道。俺便拜師父爲師。隨着師父快走罷。那道長哈哈笑道。誰讓你先時不願隨我。此刻到來。我却

不收你了。仍去牧牛罷。俺慌着跪在地上。連連苦求。那道長忽地身兒一晃。早躍上了小船。說也奇怪。那船沒有篙兒點岸。船身自會離岸。這時俺可真的急了。拚着小命活不成。奮身望船上跳去。連俺也不信。那小船已離岸三四尺。俺竟跳上了船去。仍是好兒站着。那道長哈哈一笑道。倒也難爲你。說了這一聲。猛可裏見他口兒張處。一股白滲滲的氣兒。籠罩了船兒。旋聞他喝聲疾。那條小船。頓飛行如電。兩岸的樹木房屋。排山倒海價越過。轉眼到了一條大湖中。飛行更急。湖中的波浪雖惡。迎着船都劃然中分。一滴水花兒。也沒有濺到身上。俺這時又驚又奇。又喜又懼。却一句話兒也不敢問。沒多時又到了一條江中。却見江中來往的船隻。很是擁擠。且多巨大。迎面來的船。順着風勢。帆飽船穩。也甚快速。好似他們沒瞧見俺們的小船。祇顧迎頭撞來。堪堪相近。小船竟似活的一般。早輕輕避開。擦著大船而過。好幾次這樣的危險。都得安然避去。俺却嚇得通身汗濕。瞧俺師父。却似沒事人一般。隔了一刻。船行漸慢。船頭上那股白氣。也已不見。不多時靠船近岸。師父携了俺的臂兒。跳至岸上。笑向俺道。此處離你

家鄉已有二千餘里了。俺不禁吐舌。便又跪着道：師父定是一個仙人。這兒是什麼所在。師父的名兒叫什麼。都該和俺說了。他笑着道：此處已是陝西地面。地近潼關了。爲師姓馬。單名一個元字。人稱金面佛的。便是。說着。將俺扶起。且走且道：你既拜我爲師。便給你取個名兒。叫做司馬平罷。你須記着。日後處世。終要心平氣和。哇。俺那時也不知什麼。祇隨口應着。隨他走了三四里路程。到了一座很大的廟宇中。到後來纔知這座廟叫做天王廟。俺的師父便是廟中的當家。廟中有不少道士。都是師父的徒弟。俺在廟中。上半年習武。下半年習文。入晚又要學着靜坐。俺對於習文識字。不十分認真。習武却甚用心。靜坐更是有耐性。師父常對師兄等道：司馬平他年的造就。都比你們超勝咧。師兄們聽了師父話兒。時在背後將俺調侃。那時俺却一味的心平氣和。一個不睬不瞅。祇在功夫上研磨。轉眼間在廟中練了十年。師父那時已有五十多歲的人了。忽將廟務交給大師兄主持。他竟還復俗家裝束。在就近造成馬家莊。隱身不出。俺却和師弟趙虛舟兩人。不願在廟。也至莊上願隨師父左右。師父便將他的全身本

領傳授給俺們兩個。轉眼又是六年。俺師父纔對俺們道。你們兩個的本領。都已成就。再求深造。都在你們應世之後。所幹的事兒。邪正兩途。上瞧了。你們就該明白。一入邪途。任是絕頂本領的人。也難免殺身之禍呢。當下俺們拜謝受訓。俺師父却又向俺長歎了一聲道。司馬平。你別要忘了心平氣和。纔可免去兵解呢。俺敬遵師父的話兒。在江湖上混了三十年。自問所作所爲。未入邪途。祇是爲了一個何雲亮。忘掉了師訓。屢開殺戒。由此瞧來。俺難免受殺身之禍。應了師父的兵解一語咧。說至此處。司馬平怪目雙翻。神色十分沮喪。韓能等慌相勸慰。司馬平兀是不歡。歇去數天。他又忙着要走。衆人見他這幾天來。神色不寧。大異平日。豪爽之態。都覺奇異。韓能那能還肯容他。苦苦留住他。祇得留在韓家莊。一夕酒後。和韓能邱剛同在院子中間步。月明如水。人影和院角的花影兒。錯雜在地。司馬平顧着他的影兒。點着頭道。影兒影兒。那一天你和我分別哇。韓能聽了。暗暗吃驚。邱剛原是渾人。却笑着道道長哇。影兒和你一分別。你便要死了。怎說這個呆話。韓能聽了一個死字。更覺刺耳。忙用閒語岔開。指着天上。

明月道。你們瞧。一片清光。煞是可愛呢。司馬平鬢然道。清光可愛嗎。最高峯上兩次的月色。纔覺可愛。祇是兩次決鬥。造成了俺的罪惡。俺見着清明的月光。便覺心神恍惚了。韓能見司馬平的語氣。越發衰象。心上很是不快。便道俺們睡罷。三人正待入內之際。猛聞空中一聲裂帛價響。韓能邱剛一怔之間。瞥見司馬平神色頓變。口中喊着不是。你便是我。頓時化成劍光。衝入雲霄。早見西南角上。飛起一股紅錦般劍光。和司馬的金黃劍光相鬥。韓能不由的頻搓手掌。邱剛一眼瞧見韓能目中淚珠瑩然。心上好不奇異。便回身入內。大聲喊道。你們來瞧。司馬道長。不知和誰人在鬥劍咧。這一聲喊。驚動了彭月泉。鳳環。林英玉。邱家鳳。孔氏等人。都奔至院中。抬頭向空瞧視。果見一紅一黃。兩道劍光。在空相擊。那條紅光。煞是厲害。逼得黃光漸漸收縮。邱剛頓足大喊道。那可了不得。劍光一散。可就完了。話聲未畢。但見紅光如火。黃光頓滅。衆人驚駭之間。早見半空掉下一人。正是陸地飛仙司馬平。臉含笑容。向衆人一拱手道。事便完啦。衆人驚喜交加。司馬平業已登了大廳。盤膝就地。眉心一點鮮紅。其圓如珠。仔細瞧視。纔

知原是鮮血。韓能等齊行吃驚。司馬平却喚鳳環道。爲師今已受了敵人劍傷。眼見不久人世。你祖師所言兵解兩字。竟是應了。可見死生由命的話兒。原是不虛。如今爲師的沒有什麼話兒囑你。祇是心平氣和四個字。却要你遵守了。鳳環哽咽着道。如此說來。弟子也應兵解嗎。司馬平哈哈一笑道。談何容易。說着揮手命鳳環退下。司馬平的目光。又射向彭月泉。月泉知旨。趨至他的身前。司馬平微笑着道。老英雄。貧道生前。甚蒙推愛。如今去死不遠。貧道却要做個月老。環姑娘和邱公子。却是天生佳偶。後福無窮。莫道俺臨死胡言。哇。這一來。邱剛和彭鳳環。不由的相顧赧然。司馬平囑畢。月泉又向韓能道。小徒楚玉人。雖莽撞。性却誠厚。後日有事。還須公子顧念於他。韓能急道。道長何出此言。略受損傷。祇須調養數天。便可康強。司馬平一翻怪目道。略受損傷嗎。呵。貧道去也。說着。面色陡變。鳳環跪倒他的身前道。師父休去。快和弟子講來。那個惡徒。使師父受傷。司馬平正色道。環姑。你又忘了嗎。心平氣和。記着記着。莫逞意氣罷。爲師兵解而去。

問仇人姓名。鬧成不解之仇。說着。雙目頓瞑。眉心

鮮血暴流鼻

一按鼻端已無氣息。抱師痛哭。好容易給英

玉家鳳勸

月泉料理妥貼。那醉道人趙虛舟聞訊趕到。詢

問仇人姓氏。韓龍等將司馬平臨終情形細說一番。趙虛舟不得端倪。怏怏而去。韓家莊上衆人。却一個個懷着鬼胎。深恐茄門弟子前來暗算。不免日夜嚴行防範。過了數天。沒見動靜。方才心定。彭月泉因司馬平遺言囑咐。將鳳環許給邱剛。便挽韓能爲媒。訂了婚訂。這天葉青芙。石賓。彭鳳珠。從四川回至韓家莊。恰值司馬平死去一月之期。青芙等之人。便至司馬平墓前祭奠一番。青芙在韓家莊留宿數天。便要回川。却因鳳環與邱剛成婚有期。祇得暫行留下。待到鳳環和邱剛嘉禮成就。洞房春深之夕。青芙又背背的。不別而行。自回峨嵋去了。在青芙行後的第三天上。楚玉和毛定珍。從華亭聞知司馬平死訊。兩人都哭得死去還魂。楚玉更是傻氣發作。欲找茄門子。給衆人攔住。他祇得按下憤怒。其實他的本領。怎能和茄門中一較高下呢。胡虜寇邊。其勢正盛。山西邊界。正當要衝。韓能便提議爲國禦寇之計。衆人